

重刊緇門警訓序

步一

一性圓明人人具足瞥然妄念遽爾輪迴大
哀曠濟拔滯溺之沈流方便多門俾脩為以
復厥性然必忘至焉氣次焉弗能以志則氣
者往往陷於過差之地而不反由是而有具

步一

大根器乘本願輪滅却正法眼藏者出而為
惡辣鉗鎚嗔拳熱喝若迅雷疾霆之弗及掩
耳以烹鍊之以鈞陶之以掀翻而擴徹之以
至或為法語為小參為示衆為警策為訓誡
為箴銘以激厲之以鞭辟之以獎掖之以化

道而誘引之噫弘法願重愍物情深緇門警
訓一書之所以會萃成編者豈徒然哉乃若
大明嚴天等受厥照膜翳在眼妄生疑端則
又錯綜

金輪世主之公論先哲儒宗之偈讚於其中
焉或者以為直指單傳掃空文字有所立言
悖違宗旨必告之曰神機活脫石火電光殺
活縱擒不涉功用斯惟直接上根中下之流
不堪觀者眷彼雜花四法界內終之以事事
無碍明其不捨一法而無適不可者豈殆所

謂理悟則一事備無窮而顯權宜機應者之

準繩也歟嘉禾丞禪人刊行是書將使人人

因言以見事因事以見理因理以見心因心

以見性而復厥本有自然之天與夫因指以

見月因月以忘指因忘以忘月而忘厥所忘

之忘者同出而異名此又事理互融空有絕

待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者之剩語也尚何警

訓之有哉尚何警訓之有哉

成化六年歲次庚寅春三月朔武林清平山

空谷沙門景隆序

緇門警訓目錄

卷第一

為山大圓禪師警策

明教高禪師尊僧篇

孤山圓法師示學徒

勉學上

并序

勉學下

陟一

二

姑蘇景德寺雲法師務學十門

并序

上封佛心才禪師坐禪儀

長蘆慈覺贍禪師坐禪儀

勸參禪文

自警文

卷第二

龍門佛眼遠禪師坐禪銘

三自省察 鵝湖大義禪師坐禪銘

廬山東林混融禪師示衆

藍谷信法師自鏡錄序 釋難文

梁高僧傳法主遺誡小師

右街寧僧錄勉通外學

晉支遁禪師座右銘

周京師大中興寺道安法師遺誡九章

大唐慈恩法師出家箴

南嶽法輪寺省行堂記

周渭濱沙門亡名法師息心銘

洞山和尚規誡

慈雲式懺主書紳 願文

圭峰密禪師座右銘

白楊順禪師示衆

步一

永明智覺壽禪師垂誡

三

八溢聖解脫門 大智照律師比丘正名

捨緣銘 座右銘

規繩後跋

卷第三

撫州永安禪院僧堂記

禪月大師大隱龜鑑

右街宣僧錄三教總論 傳禪觀法

洪州寶峰禪院選佛堂記丞相張商英撰

三祖鏡智禪師信心銘

戒定慧三學 釋法四依

戒唯佛制不通餘人

撮畧諸文以嘆戒法

佛在世時偏弘戒法

示僧尼戒相廣畧 度尼教意

尼八敬法

出家起世

沙彌五德

三衣興意

引示袈裟功能

大教永斷繒綿皮物

舉現事以斥妄行

示衣財體如非

示敬護三衣鉢具法

示開制本緣

鉢制意

坐具教意

卷第四

漚囊教意 引大教說淨以斥倚濫

八財不淨長貪壞道

勸廣開懷利隨道擁
辯燒身指大小相違
律制雜學以妨正業
解行無實反輕戒律
三寶住持全由戒法

陟一

四

明理三寶功高歸之益大

住持三寶

化相三寶

仁宗皇帝讚三寶文

大慧禪師看經回向文

懶庵樞和尚語

六

四句偈

示比丘付已德行受食
示比丘慎勿放逸

菩薩三事無厭 戒定慧

誠觀檀越四事從苦緣起出生法

誠觀末法中校量心行法

誠觀破戒僧尼不修出世法

誠觀六難自慶修道法

戒賢論師祈禱觀音文

永嘉真覺禪師發願文

隨州大洪山遂禪師禮華嚴經文

桐江瑛法師觀心銘

卷第五

終南山宣律師賓主序

東山演禪師送徒弟兄脚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

少一

五

中峯和尚遺誡門人

誡間

千岳長禪師示衆

天衣懷禪師室中以淨土問學者

大智律師警言自甘塗炭者

永明壽禪師戒無證悟人勿輕淨土
慈雲式懺主三衣辯惑篇

卷第六

長蘆慈覺蹟禪師龜鏡文

慈受禪師示衆箴規 笑翁和尚家訓

黃龍死心新禪師小叅

褒禪山慧空禪師輪藏記

慈照聰禪師住石門查待制爲撰僧堂記

應庵華禪師答詮長老法嗣書

怡山然禪師發願文

開善密庵謙禪師答陳知丞書

司馬溫公解禪偈 仰山飯

白侍郎六讚偈 并序

天台圓法師自誠

卷第七

芙蓉楷禪師小叅 黃蘗禪師示衆

徐學老勸童行勤學文

月窟清禪師訓童行

山谷居士黃太史發願文

雲峰悅和尚小叅語

月林觀和尚體道銘

慈受深禪師小叅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

法昌遇禪師小叅

古鏡和尚回汾陽太守

陟一

雪竇明覺禪師壁間遺文

六

范蜀公送圓悟禪師行脚

保寧勇禪師示看經

大智照律師送衣鉢與圓照本禪師書

釋門登科記序 顏侍郎荅雲行人書

陳提刑貴謙荅真侍郎德秀書

卷第八

慈受禪師訓童行 勉僧看病

大慧禪師禮觀音文

天台智者大師觀心誦經法

觀心食法 大智律師三衣賦

鐵鉢賦 坐具賦

漉囊賦 錫教賦

贖禪師誡洗麴文

辨才淨法師心師銘

唐禪月大師座右銘

吉州龍濟山友雲菴和尚蛇穢說

大慧禪師荅孫知縣書

佛鑑勲和尚與佛果勤和尚書

荅投子通和尚書

陟一

七

卷第九

隋高祖文皇帝勅文

晉王受菩薩戒疏 即隋煬帝

婺州左溪山朗禪師召永嘉大師山居書

永嘉荅書 天台圓法師懺悔文

發願文 荆溪大師誦經普回向文

芭蕉泉禪師示衆

龍門佛眼禪師十可行十頌并序

示禪人心要 誠問話

大隋神照真禪師上堂二

雲峰悅和尚室中舉古

金陵保寧勇禪師示衆

古德渴熱行

覺範洪禪師送僧乞食序

為僧不預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

或庵體禪師上堂

示衆

小叅

結座

真淨文禪師頌

靈芝照律師頌

古德垂誠

勉看經

勉應緣

勉住持

洞山和尚自誠

雪峰存禪師入關

宏智禪師示衆

省病僧

大慧禪師示徒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冊

龐居士頌

自保銘

上竺佛光照法師示小師

圭峰禪師示學徒委曲

登廁規式

大智律師入廁垂訓

卷第十

陟一

八

讚佛傳法偈

禪林妙記前序

石屋禪師送慶侍者回里省師

結制小叅

上堂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鐘山鐵牛印禪師示童行法晦

撫州永安禪院新建法堂記無盡屋撰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

後漢書郊祀志

杭州淨慈寺守一法真禪師掃地回向文

隨州大洪山靈峰寺十方禪院記

唐脩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

梁皇捨道事佛詔

緇門警訓目錄

緇門警訓卷第一

漁山大圓禪師警策

夫業繫受身未免形累稟父母之遺體假衆緣而共成雖乃四大扶持常相違背無常老病不與人期朝存夕亡剎那異世譬如春霜

陟一

九

曉露倏忽即無岸樹井藤豈能長久念念迅速一剎那間轉息即是求生何乃晏然空過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不能安國治邦家業頓捐繼嗣緬離鄉黨剃髮稟師內勤剋念之功外弘不諍之德迺脫塵世冀期出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離何乃纔登戒品便言我是比丘檀越所須喫用常住不鮮忖思來處謂言法爾合供喫了聚頭喧喧但說人間雜話然則一期趣樂不知樂是苦因曩劫徇塵未嘗返省時光淹沒歲月蹉跎受用殷繁施利濃厚動經年載不擬弃離積聚滋多保持幻質導師有勅戒勛比丘進道嚴身三常不足人多於此耽味不休日往月來颯然白首後學未聞音趣應須博問先知將謂出家貴求衣食佛先制律啓創發蒙軌則威儀淨如冰雪止持作犯束

第一九四冊

歛初心微細條章革諸猥弊毘尼法席曾未
叨陪了義上乘豈能甄別可惜一生空過後
悔難追教理未嘗措懷玄道無因契悟及至
年高鵬長空腹高心不肯親附良朋惟知倨
傲未諳法律戢歛全無或大語高聲出言無

度不敬上中下座婆羅門聚會無殊椀鉢作
聲食畢先起去就垂角僧體全無起坐忙諸
動他心念不存此執則小小威儀將何束
歛後昆新學無因倣倣纔相覺察便言我是
山僧未聞佛教行持一向情存粗糙如斯之

見蓋為初心情情饕餮因循荏苒人間遂成
踈野不覺蹉跎老朽觸事面牆後學咨詢無
言接引縱有談說不涉典章或被輕言便責
後生無禮瞋心念起言語詆人一朝卧疾在
牀衆苦縈纏逼迫曉夕思忖心裏惘惶前路

陟

十

茫茫未知何往從茲始知悔過臨渴掘井矣
為自恨早不預修年晚多諸過咎臨行揮霍
怕怖惶惶殺穿雀飛識心隨業如人負債強
者先牽心緒多端重慶偏墜無常殺鬼念念
不停命不可延時不可待人天三有應未免

之如是受身非論劫數感傷嘆訝哀哉切心
豈可緘言迤相警策所恨同生像季去聖時
遙佛法生疎人多懈怠畧伸管見以曉後來
若不蠲矜誠難輪道

夫出家者發足超方心形異俗紹隆聖種震

懾魔軍用報四恩拔濟三有若不如此濫廁
僧倫言行荒疎虛霑信施昔年行處寸步不
移恍惚一生將何憑恃况乃堂堂僧相容貌
可觀皆是宿植善根感斯異報便擬端然拱
手不貴寸陰事業不勤功果無因克就豈可

一生空過抑亦來業無裨辭親決志披緇意
欲等超何所曉夕思忖豈可遷延過時心期
佛法棟梁用作後來龜鏡常以如此未能少
分相應出言須涉於典章談說乃傍于稽古
形儀挺特意氣高閑遠行要假良朋數數清

呀一

十一

於耳目住止必須擇伴昔時聞於未聞故云
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親附善者如霧露
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狎習惡者長惡知
見曉夕造惡即目交報歿後沉淪一失人身
萬劫不復忘言逆耳豈不銘心者哉便能澡

心有德晦迹韜名蘊素精神喧囂止絕若

欲

禪學道頓超方便之門心契玄津研幾精妙
決擇深奧啓悟真源博問先知親近善友此
宗難得其妙切須細用心可中頓悟正因便
是出塵階漸此則破三界二十五有內外諸

法盡知不實從心變起悉是假名不用將心
湊泊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任他法性周流
莫斷莫續聞聲見色蓋是尋常遮邊那邊應
用不關如斯行止實不枉披法服亦乃鬲報
四恩拔濟三有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

期往來三界之賓出沒為他作則此之一學
最妙最玄但辦肯心必不相賺若有中流之
士未能頓超且於教法留心溫尋貝葉精搜
義理傳唱敷揚接引後來報佛恩德時光亦
不虛棄必須以此扶持住止威儀便是僧中

法器豈不見倚松之葛上簷千尋附託勝因
方能廣益懇脩齋戒莫謾踰世生生殊
妙因果不可等閑過日兀兀度時可惜光陰
不求升進徒消十方信施亦乃孤負四恩積
累轉深心塵易墮觸途成滯人所輕欺古云

彼既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若不如
此徒在緇門荏苒一生殊無所益伏望與決
烈之志開特達之懷舉措看他上流莫擅隨
於庸鄙今生便須決斷想料不由別人息意
忘緣不與諸塵作對心空境寂只為久滯不

陟一

十二

通熟覽斯文時時警策強作主宰莫徇人情
業果所牽誠難逃避聲和嚮順形直影端因
果歷然豈無憂懼故經云假使百千劫所作
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故知三界
刑罰縈絆殺人努力勤脩莫空過日深知過

患方乃相勸行持願百劫千生處處同為法
侶乃為銘曰

幻身夢宅空中物色前際無窮後際寧尅出
此沒彼升沈疲極未免三輪何時休息貪戀
世間陰緣成質從生至老一無所得根本無
明因茲被惑光陰可惜刹那不測今生空過
來世窒塞從迷至迷皆因六賊六道往還三
界匍匐早訪明師親近高德決擇身心去其
荆棘世自浮虛衆緣豈逼研窮法理以悟為
則心境俱捐莫記莫憶六根怡然行住寂默

一心不生萬法俱息

明教嵩禪師尊僧篇

教必尊僧何謂也僧也者以佛為性以如來為家以法為身以慧為命以禪悅為食故不恃俗氏不營世家不脩形骸不貪生不懼死

陟一

十三

不滯乎五味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語其戒也潔清三惑而畢身不汚語其定也恬思慮正神明而終日不亂語其慧也崇德辨惑而必然以此脩之之謂因以此成之之謂果其於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

慈也者常欲安萬物悲也者常欲拯衆苦誓也者誓與天下見真諦惠也者惠群生以正法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揜密而行之鬼神不能測其演法也辨說不滯其護法也奮不顧身能忍人之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命也丐食而食而不為耻其寡欲也糞衣綴鉢而不為貧其無爭也可辱而不可輕其無怨也可同而不可損以實相待物以至慈脩己故其於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語無妄故其為信也至其法無我故其為讓也誠有

威可警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能福於世
能導於俗其忘形也委禽獸而不悵其讀誦
也冒寒暑而不廢以法而出也遊人間徧聚
落視名若谷響視利若游塵視物色若陽豔
煦嫗貧病瓦合輿僮而不為卑以道而處也

雖深山窮谷草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不可
以利誘不可以勢屈謝天子諸侯而不為高
其獨立也以道自勝雖形影相吊而不為孤
其群居也以法為屬會四海之人而不為混
其可學也雖三歲十二部百家異道之書無

不知也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法
則有文有章也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也其
絕學也離念清淨純真一如不復有所分別
也僧乎其為人至其為心溥其為德備其為
道大其為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為聖非世

陟一

十四

之所謂聖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此
可不尊乎

孤山圓法師示學徒

於戲大法下衰去聖逾遠披緇雖衆謀道尤
稀競聲利為已能視流通為兒戲遂使法門

罕聞教網將頽實賴後昆克荷斯道汝曹靈
心請法潔已依師近期於立身揚名遠異於
革凡成聖發揮像法捨子而誰故須脩身踐
言慎終如始勤爾學問謹爾行藏避惡友如
避虎狼事良朋如事父母奉師盡禮為法亡

軀有善毋自矜起過務速改守仁義而確乎
不拔處貧賤則樂以忘憂自然與禍斯違與
福斯會豈假相形問命誦求榮達之期擇日
選時苟免无屯之運此豈沙門之遠識實惟
俗子之妄情宜乎見賢思齊當仁不讓慕雪

山之求法學善財之尋師名利不足動於操
死生不足憂其慮倘功成而事遂必自邇而
陟遐不沽名而名自揚不召衆而衆自至智
足以照惑慈足以攝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
兼善天下使真風息而再振慧炬滅而復明

陟

十五

可謂大丈夫焉可謂如來使矣豈得身棲講
肆跡混常徒在穢惡則無所間然於行解則
不見可畏以至積習成性自滅其身始教慕
彼上賢終見淪於下惡如斯之輩誠可悲哉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斯之謂矣中人以

上可不誠歟抑又戒慧分宗太小異學悉自
佛心而派出意存法界以同歸既而未曉大
猷於是各權所據習經論則以戒學為弃物
宗律部則以經論為憑虛習大法者則滅沒
小乘聽小乘者則輕毀大法但見人師偏讚

遂執之而互相是非豈知佛意常融苟達之
而不見彼此應當互相成濟共熟機緣其猶
萬派朝宗無非到海百官莅事咸曰勤王未
見護一派而擬塞眾派守一官而欲廢庶績
原夫法王之垂化也統攝群品各有司存小

律比禮刑之權大乘類鈞衡之任營福如司
於漕輓製檣石掌於王言在國家之百吏咸
脩類我教之群宗競演果明此旨豈執異端
當須量已才能隨力演布性敏則兼學為善
識淺則顓門是宜若然者雖各播風猷而共

成慈濟同歸和合之海共坐解脫之林夫如
是則真迷途之指南教門之木鐸也居乎師
位諒無慚德趣乎佛果決定不疑汝無矜伐
小小見知樹立大大我慢輕侮先覺熒惑後
生雖云聽尋未補過咎言或有中汝曹思之

勉學上并序

中人之性知務學而或墮於學乃作勉學

嗚呼學不可須臾怠道不可須臾離道由學而明學可怠乎聖賢之域由道而至道可離乎肆凡民之學不怠可以至於賢賢人之學

陟

十六

不怠可以至於聖冉求之學可以至於顏淵而不逮具體者中心怠耳故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患力不足者中道廢今女畫顏淵之學可以至於夫子而不齊於聖師者短命死耳如不死安知其不如仲尼哉以

其學之不怠也故曰有顏氏子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或問聖人學耶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凡民與賢猶知學豈聖人怠於學耶夫天之剛也而能學柔於地故不干四時焉地之柔也而能剛於天故能出金石焉

陽之發生也而亦學肅殺於陰故靡草死焉陰之肅殺也而亦學發生於陽故薺麥生焉夫為天乎地乎陽乎陰乎交相學而不怠所以成萬物天不學柔則無以覆地不學剛則無以載陽不學陰則無以啟陰不學陽則無

以閉聖人無化也則天地陰陽而行者四者
學不怠聖人惡乎怠或者避席曰予之孤陋
也幸子發其蒙願聞聖人之學中庸子曰復
坐吾語汝書不云乎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
念作狂是故聖人造次顛沛未嘗不念正道
陟一
而學之也夫子大聖人也拔乎其萃出乎其
類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入太廟每事
問則是學於廟人也三人行擇其善者而從
之則是學於偕行也入周則問禮於老子則
是學於柱史也豈仲尼之聖不若廟人行人

柱史耶蓋聖人懼夫不念正道而學之則至
於狂也矣故曰必有如丘之忠信焉不如丘
之好學也曰聖人生而知之何必學為曰知
而學聖人也學而知常人也雖聖人常人莫
有不由於學焉孔子曰君子不可不學子路
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斬而用之達乎犀革
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
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
矣噫聖人之學無乃括羽鏃礪使深入乎豈
生而知之者兀然不學耶

勉學下

夫聖且賢必務於學聖賢以下安有不學而成人哉學猶飲食衣服也有聖乎賢乎衆庶乎雖三者異而饑索食渴索飲寒索衣則不異矣學也豈得異乎惟禽獸土木不必學也嗚呼愚夫嗜飲食而不怠冒貨利而不休及就於學朝學而夕怠者有矣夫有春學而冬怠者有矣夫苟如嗜飲食冒貨利之不知怠者何患於不為博聞乎不為君子乎曰世有至愚者不辯菽麥之異不知寒暑之變豈

今學耶豈可教耶曰至愚由不教也由不學也苟師教之不倦彼心之不息者聖域可躋而陞乎何憂菽麥之不辯乎且愚者渴而知飲饑而知食寒而知衣既知斯三者則與草木殊矣惡乎不可學也不可教也人之至

陞一

大

愚豈不能日記一言耶積日至月則記三十言矣積月至年則記三百六十言矣積之數年而不息者亦幾於博聞乎又日取一小善而學行之積日至月則身有三十善矣積月至年則身有三百六十善矣積之數年而不

怠者不亦幾於君子乎為愚為小人而不變者由不學耳中庸子喟然嘆曰吾嘗見耻智之不逮才之不敏而輟於學者未見耻飲食不如他人之多而輟飲食者輟飲食則殞其命何必耻於不多耶輟學問則同夫禽獸土木何必耻才智之不如他人耶苟耻才智不如則不學則亦應耻飲食不如他人則廢飲食以是觀之豈不大誤乎吾亦至愚也每揣才與智不逮他人者遠矣由知飲食之不可輟而不敢怠於學也行年四十有四矣雖病

且困而手未嘗釋卷所以懼同於土木禽獸耳非敢求臻聖域也亦非求乎聞達也雖或彷徨戶庭夷猶原野以暫頤養目觀心思亦未嘗敢廢於學也由是登山則思學其高臨水則思學其清坐石則思學其堅看松則思學其貞對月則思學其明萬境森列各有所長吾悉得師而學之萬境無言而尚可學人之能言雖萬惡必有一善也師一善以學之其誰曰不然乎中庸子曰世有求之而或不得者也世有求之而必得者也求之而或不得

陸一

十九

者利也求之而必得者道也小人之於利也雖或萬求而萬不得而求之彌勇君子之於道也求之必得而望塗懷怯自念力不足者此求利小人之罪耳仲尼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言求之而必得也

姑蘇景德寺雲法師務學十門并序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余十有五而志于學荏苒光景倏忽老至歲月既深粗知其趣翻嘆疇昔殊失斯旨限迫桑榆學不可逮因述十門岳裕後昆俾務學以成功助弘

教而復顯云爾

不脩學無以成

涅槃經云凡有心者皆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蓋為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此性虛通靈明常寂若謂之有無狀無名若謂之無聖以之靈群生無始不覺自迷煩惱覆蔽遺此本明能生諸緣枉入六趣由是大覺憫物迷盲設戒定慧三學之法其道恢弘示從真以起妄軌範群品令息妄以歸真若能信受佛語隨順師學乃駕苦海之迅航則

登聖道之梯陞誰能出不由尸何莫由斯道
焉

不折我無以學

說文云我施身自謂也華嚴云凡夫無智執
著於我法華云我慢自矜高諂曲心不實由

陞一

二千

執我見憍慢貢高不愧無智妄自尊大見善
不從罔受教誨於賢不親去道甚遠欲求法
者當折我心恭默思道屈節卑禮以敬事長
尊師重道見賢思齊鳩摩羅什初學小教頂
禮盤頭達多此下敬上謂之賢尊盤頭達多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晚求大法復禮鳩摩羅什此上敬下謂之尊
賢故周易曰謙德之柄也書云汝惟不矜賢自
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
爭功晏子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
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子夏曰敬而無失

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不擇師無以法

鳥之將息必擇其林人之求學當選於師師
乃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古今多矣為模
範者世唯二焉上則智慧博達行業堅貞猶

第一九四冊

密室燈光徹窓隙次乃解雖洞曉行亦藏瑕
如犯罪人持燈照道斯二高座皆蘊師法其
如寡德適時名而不高望風依附畢世荒唐
東晉安師十二出家貌黑形陋師輕視之驅
役田舍執勞三年方求師教授辨意經執卷

陟

二

入田因息就覽暮歸還師經已閣誦師方驚
嘆乃為剃髮至受具戒恣其游學授佛圖澄
見以奇之異哉小童真世良驥不遇青眼因
駕鹽車自非伯樂奚彰千里之駿故出家者
慎宜詳擇察有匠成之能方具資稟之禮故

南山云真誠出家者怖四怨之多苦厭三界
之無常辭六親之至愛捨五慾之深着能如
是者名真出家則可紹隆三寶度脫四生利
益甚深功德無量比真教凌遲慧風掩翳俗
懷侮慢道出非法並由師無率誘之心資缺
奉行之志二彼相捨妄流鄙境欲令道光焉
可得乎

不習誦無以記

記諸善言諷而誦之迦葉阿難具足住持八
萬法藏西域東夏高德出家幼年始習皆學

誦持竺佛圖澄能誦佛經數百萬言佛陀跋
陀此云覺賢同學數人習誦為業餘人一月
工誦覺賢一日能記其師嘆曰一日之學敵
三十夫然人至愚豈不日記一言以日繫月
以月繫年積工必廣累課亦深其道自微而
生何患無所立矣

不工書無以傳

書者如也敘事如人之意防現生之忘失須
繕寫而編錄欲後代以派傳宜躬書以成集
則使教風不墜道久彌芳故釋氏經律結集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貝多孔子詩書刪定竹簡若不工書事難成
就翻思智者無礙之辯但益時機自非章安
秉筆之力豈留今日故罽賓高德盤頭達多
從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口誦千偈但
當遵佛能寫名字慎勿微世精草隸焉

陟一

三

不學詩無以言

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不善則千里之外
違之詩陳褒貶語順聲律國風敦厚雅頌溫
柔才華氣清詞富彬蔚久習則語論自秀纔
誦乃舍吐不俗彼稱四海習鑿齒此對彌天

第一九四冊

釋道安陳留阮瞻時忽嘲曰大晉龍興天下
為家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被綾
紗孝龍對曰抱一以逍遙唯寐以致誠剪髮
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弃彼榮故無心
於貴而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此乃氣蘊蘭

芳言吐風采雖不近乎靜俗而可接於清才
佛法既委王臣弘道須習文翰支遁投書北
闕道林方逸東山自非高才豈感君主宜省
狂簡之言徒虛語耳

非博覽無以據

高僧傳云非博則語無所據當知今古之興
亡須識華梵之名義游三藏之教海玩六經
之詞林言不妄談語有典據故習鑿齒讚安
師曰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書略皆偏
覩陰陽算數悉亦能通佛經妙義故所游刃

陟

二十三

真宗皇帝詔李侍讀飲仲容起固辭曰告官
家徹臣器上問何故謂天子為官家對曰巨
嘗記蔣濟萬機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
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喜曰真所謂君
臣千載一遇此由學問藏身多識前言無所

累矣

不歷事無以識

予曰吾非聖人經事久矣洎入太廟每事問者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羅漢雖聖亦鹽不知方朔雖賢劫灰罔辯多見而識之未見而昧

矣李後主得畫牛一軸畫則出於欄外夜乃歸於欄中持貢閣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群臣俱無知者惟僧錄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

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岬得之滴水摩色深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記後杜鎬檢三館書自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此乃博聞強識見幾而作也

不求友無以成

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故君子以朋友講習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品藻人物商榷同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劉孝標云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

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雪霜零而不渝其色斯乃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東晉道安未受戒時會沙彌僧光於逆旅共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游後光學通經論隱飛龍山安後復

陳一

二十四

從之相會所喜謂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私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時僧道護亦隱飛龍乃共言曰居靜離俗每欲匡心大法

豈可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軫宜各隨力所被以報佛恩衆僉曰善遂各行化

不觀心無以通

維摩云諸佛解脫當依衆生心行中求何以故晉華嚴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無不從心造如心佛亦爾如佛衆生然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既為生佛之母亦為依正之源故楞嚴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欲言心有如空篋聲求不可見欲言其無如空篋聲彈

之亦響不有不無妙在其中故般舟云諸佛從心得解脫心者清淨名無垢五道鮮潔不受色有解此者大道成遵此十門上行下做不倦終之則吾佛之教可延於後世苟謂不然祖道必喪傾望後裔覽而警焉

陟一

二十五

上封佛心才禪師坐禪儀

夫坐禪者端心正意潔已虛心疊足跏趺收視反聽惺惺不昧沈掉永離綴憶事來盡情拋棄向靜定處正念諦觀知坐是心及返照是心知有無中邊內外者心也此心虛而知

寂而照圓明了了不墮斷常靈覺昭昭揀非虛妄今見學家力坐不悟者病由依計情附偏邪迷背正因枉隨止作不悟之失其在斯焉若也歛澄一念密契無生智鑑廓然心華頻發無邊計執直下消磨積劫不明一時豁

現如忘忽記如病頻瘳內生歡喜心自知當作佛即知自心外無別佛然後順悟增修因修而證證悟之源是三無別名為一解一行三昧亦云無功用道便能轉物不離根塵信手拈來五分主伴乾坤眼淨今古更陳觀體

神機自然符契所以維摩詰曰不起寤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也然當知水澄月現鏡淨光全學道之人坐禪為要苟不爾者脩途輪轉汨沒四生酸鼻痛心難以自默聊書六槩助發真源果不廢脩即同叅契

長蘆慈覺禪師坐禪儀

學般若菩薩先當起大悲心發弘誓願精脩三昧誓度衆生不為一身獨求解脫爾乃放捨諸緣休息萬事身心一如動靜無間量其飲食不多不少調其睡眠不節不恣欲坐禪

時於閒靜處厚敷坐物寬繫衣帶令威儀齊整然後結加趺坐先以右足安左脛上左足安右脛上或半趺坐亦可但以左足壓右足而已次以右手安左足上左掌安右掌上以兩手大拇指面相拄徐徐舉身前向復左右

陟一

二十六

搖振乃正身端坐不得左傾右側前躬後仰令腰脊頭項骨節相拄狀如浮屠又不得聳身太過令人氣急不安要令耳與肩對鼻與臍對舌拄上腭唇齒相着目須微開免致昏睡若得禪定其力最勝古有習定高僧坐常

開目向法雲圓通禪師亦訶人閉目坐禪以爲黑山鬼窟蓋有深旨達者知焉身相既定氣息既調然後寬放臍腹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念起即覺覺之即失久久忘緣自成一片此坐禪之要術也竊爲坐禪乃安樂法門而人多致疾者蓋不善用心故也若善得此意則自然四大輕安精神爽利正念分明法味資神寂然清樂若已有發明者可謂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若未有發明者亦乃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但辨肯心必不相賺然而道高魔

盛逆順萬端但能正念見前一切不能留礙如楞嚴經天台止觀圭峰備證儀具明魔事預備不虞者不可不知也若欲出定徐徐動身安詳而起不得卒暴出定之後一切時中常依方便護持定力如護嬰兒即定力易成

陟

二七

矣夫禪定一門最爲急務若不安禪靜慮到遮裏總須茫然所以探珠宜靜浪動水取應難定水澄清心珠自見故圓覺經云無礙清淨慧皆依禪定生法華經云在於閒處脩攝其心安住不動如須彌山是知超凡越聖必

假靜緣坐脫立亡須憑定力一生取辦尚恐
蹉跎况乃遷延將何敵業故古人云若無定
力甘伏死門掩目空歸宛然流浪幸諸禪友
三復斯文自利利他同成正覺

勸叅禪文

夫解須圓解還他明眼宗師脩必圓脩分付
叢林道伴初心薄福不善親依見解偏枯脩
行懶惰或高推聖境孤負已靈寧知德相神
通不信凡夫悟道或自恃天真撥無因果但
向胸襟流出不依地位脩行所以粗解法師

不通教眼虛頭禪客不實行門此偏枯之罪
也或則渾身破碎滿面風埃三千細行全無
八萬威儀總缺或則追陪人事緝理門徒身
遊市井之間心染閭閻之態所以山野常僧
未免農夫之誚城隍釋子反爲儒士之羞此
懶惰之罪也何不再離煩惱之家重割塵勞
之網飲清風而訪道流探微言而尋知己澄
神祖域息意宗乘靜室虛堂歛禪衣而冥坐
青山綠水携杖錫以經行忽若心光透漏疑
滯冰消直下分明豈昧三祇之極果本來具

足何妨萬行之因華由是宗說兼通若果日
麗虛空之界心身俱靜如琉璃含寶月之光
可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衆流入海總號天
池反觀前非方知大錯忠言逆耳敢冀銘心
此世他生同爲法侶

步一

二天

自警文

神心洞照聖默爲宗既啓三緘宜遵四實事
關聖說理合金文方能輔翼教乘光揚祖道
利他自利功不浪施若乃竊議朝廷政事私
評郡縣官寮講國土之豐凶論風俗之美惡

可安然坐談無義

以至工商細務市井閒談遠鄙兵戈中原寇
賊文章技藝衣食貨財目恃已長隱他好事
揄揚顯過指摘微瑕既乖福業無益道心如
此游言並傷實德坐消信施仰愧龍天罪始
濫觴禍終滅頂何也衆生苦火四面俱焚豈

緇門警訓卷第一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冊

緇門警訓卷第二

陟

龍門佛眼遠禪師坐禪銘

心光虛映體絕偏圓金波匝匝動寂常禪念
起念滅不用止絕任運滔滔何曾起滅起滅
寂滅現大迦葉坐卧經行未嘗間歇禪何不

陟

坐坐何不禪了得如是始踰坐禪坐者何人
禪是何物而欲坐之用佛覓佛佛不用覓覓
之轉失坐不我觀禪非外術初心鬧亂未免
回換所以多方教渠靜觀端坐收神初則紛
紜久久恬淡虛閑六門六門稍歇於中分別

分別纔生已成起滅起滅轉變從自心現還
用自心反觀一徧一反不再圓光頂戴靈焰
騰輝心心無礙橫該豎入生死永息一粒還
丹點金成汁身心客塵透漏無門迷悟且說
逆順休論細思昔日冷坐尋覓雖然不別也

大狼藉剎那凡聖無人能信匝地忙忙大須
謹慎如其不知端坐思惟一日築著伏惟伏惟

三自省察

是身壽命如駒過隙何暇閑情妄為雜事既
隆釋種須紹門風諦審先宗是何標格

道業未辦去聖時遙善友師教誠不可捨自
生勉勵念報佛恩惟已自知大心莫退
報緣虛幻不可強為浮世幾何隨家豐儉苦
樂逆順道在其中動靜寒溫自愧自悔

戴湖大義禪師坐禪銘

參禪學道幾般樣要在當人能擇上莫只忘
形與死心此箇難醫病最深直須坐究深淵
源此道古今天下傳正坐端然如泰山巍巍
不要守空閑直須提起吹毛利要剖西來第
一義瞠却眼兮剔起眉反覆看渠渠是誰還

如捉賊須見賊不怕賊埋深處藏有智捉獲
剎那頃無智經年不見影深嗟兀坐常如死
千年萬歲只如此若將此等當禪宗拈花微
笑喪家風黑山下坐死水浸大地漫漫如何
禁若是鐵眼銅睛漢把手心頭能自判直須

步二

二

着到悟為期哮吼一聲獅子兒君不見磨磚
作鏡喻有由車不行兮在打牛又不見岩前
湛水萬丈清沈沈寂寂杳無聲一朝魚龍來
攪動波翻浪湧真堪重辟如靜坐不用工何
年及第悟心空急下手兮高著眼管取今生

教了辨若還默默恣如愚知君未解做工夫
抖擻精神着意看無形無影悟不難此是十
分真用意勇猛丈夫却須記切莫聽道不須
參古聖孜孜為指南雖然舊閣開山地一度
贏來得也未要識坐禪不動尊風行草偃悉

皆論而今四海清如鏡頭頭物物皆吾聽長
短方圓只自知從來絲髮不曾移若問坐禪
成底事日出東方夜落西

廬山東林混融禪師示衆

避萬乘尊榮受六年饑凍不離草座成等正

覺度無量衆此黃面老爺出家樣子後輩忘
本反為口體不務耕桑見成利養為便不奉
君親免事征役為安假名服竊世緣以闢諍
作佛事老不知悔死為園菌良可悲夫汝輩
出家當思齊草座之前自省園菌之下可爾

陳一

三

藍谷信法師自鏡錄序

余九歲出家于今過六十矣至於逍遙廣廈
顧步芳除體安輕軟身居閑逸星光未旦十
利之精饌已陳日彩方中三德之珍羞總萃
不知耕穫之煩弊不識鼎飪之劬勞長六尺

之軀全百年之命者是誰所致乎則我本師之願力也余且約計五十之年朝中飲食蓋費三百餘碩矣寒暑衣藥蓋費二十餘萬矣爾其高門邃宇碧砌丹楹軒乘僕豎之流几案沐褥之類所費又無涯矣或復無明暗起邪見橫生非法弃用非時飲散所費又難量矣此皆出自他力資成我用與夫汲汲之位豈得同年而較其苦樂哉是知大慈之教至矣大悲之力深矣況十號調御以我為子而覆之八部天龍以我為師而奉之皇王雖貴

不敢以臣禮畜之則其貴可知也尊親雖重不敢以子義瞻之則其尊可知也若乃悠悠四俗茫茫九土誰家非我之倉儲何人非予之子弟所以提盂入室緘封之膳遽開振錫登衢施慢之容肅敬古人以一食之惠猶能效節一言之顧尚或亡軀况從頂至踵皆如來之養乎從生至死皆如來之蔭乎向使不遇佛法不遇出家方將曉夕犯霜露晨昏動隴畝馳驟萬端逼迫千計弊襜塵絮或不足以蓋形藿茹食食或不能以充口何暇盱衡

廣宇策杖開庭曳履清談披襟閑譚避寒暑
擇甘辛呵斥童稚徵求捧汲縱意馬之害羣
任情猿之矯樹也但三障雲聳十纏縈結痴
愛亂心狂愚患惱自悔自責經瞬息而已遷
悲之恨之歷旬朔而俄變或復陞堂致禮耻
尊儀而雨泣對格披寸慙聖教而垂淚或鵲
衣犬食困辱以治之損財去友孤窮而苦之
竟不能屈慢山清欲火捨廉弊之聲色免鑊
湯之深誅豈不痛哉豈不痛哉所以常慘常
啼酸辛而不極空藏地藏救接而無方余又

步二

四

反覆求已周旋自撫形容耳目不減於常流
識悟神清參差於名輩何福而生中國何善
而預出家何罪而戒檢多違何蒙而剛強難
化所以縈紆日昊佇嘆中宵莫識救之之方
未辨革之之術然幼蒙庭訓早霑釋教頗聞
長者之遺言屢謁名僧之高論三思之士假
韋絃以是資九折之賓待箴銘而作訓故乃
詳求列代披閱群篇採同病之下流訪迷津
之野客其有蔑聖言輕業累縱逸無耻頑疎
不檢可為懲勸者並集而錄之仍簡十科分

為三軸朝夕觀覽庶裨萬一若乃坐成龍報
立驗蛇身牛泣登坡馳鳴遶寺或杖楚交至
遍體火然或戈戟去來應時流血或舌銷眉
落或失性發狂或取把菜而作奴或侵束紕
而然足寄神園木割肉酌施主之恩托跡園

陟二

五

靡變骨受謗人之罰昔不見而今見先不知
而始知號天扣地莫以追破膽摧肝非所及
當此時也父母百身而無贖親賓四馳而不
救貨賂委積而空陳左右撫膺而奚補向之
歡娛美樂為何在乎向之朋流眷屬為何恃

乎嗚呼朝為盛德唱息於長廊夕為傷子哀
慟於幽房匪斯人之獨有念余身兮或當倘
百年而一遇將耻悔兮何央可不愴乎可不
懼乎故編其終始備之左右佇勗書紳之誠
將期戰勝之功其有名賢雅誥哲人殊跡道

化之滄隆時事之臧否亦附而錄之以寄通
識古人云百年影徂千載心在實望千載之
後知予心之所在焉

釋難文

希顏首座字聖徒性剛果通內外學以風節

自持遊歷羅歸隱故廬跡不入俗常閉門宴坐非行誼高潔者莫與友也名公貴人累以諸刹招之堅不荅時有童行名參已欲為僧侍左右顏識其非器作釋難文以却之曰知子莫若父知父莫若子若予之參已非為僧

器蓋出家為僧豈細事乎非求安逸也非求溫飽也非求蝸角利名也為生死也為眾生也為斷煩惱出三界海續佛慧命也去聖時遙佛法大壞汝敢妄為爾寶梁經云比丘不修比丘法大千無唾處通慧錄云為僧不預

十科事佛徒勞百載為之不難得乎以是觀之予濫廁僧倫有詒於佛况汝為之邪然出家為僧苟不知三乘十二分教周公孔子之道不明因果不達已性不知稼穡艱難不念信施難消徒飲酒食肉破齋犯戒行商坐賈

陟三

六

偷姦博奕覬覦院舍車蓋出入奉養一已而已悲夫有六尺之身而無智慧佛謂之癡僧有三寸舌而不能說法佛謂之啞羊僧似僧非僧似俗非俗佛謂之烏鼠僧亦曰秃居士楞嚴故曰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造

種種業非濟世舟航也地獄種子爾縱饒彌勒下生出得頭來身已陷鍊圍百刑之痛非一朝一夕也若今為之者或百或千至于萬計形服而已焉論其中何有哉所謂熬翰而鳳鳴也碌碌之石非玉也蕭敷艾榮非雪山忍草也國家度僧本為祈福今反責以丁錢示民於僧不然使吾徒不足待之之至也只如前日育王璉永安嵩龍井淨靈芝照一狐之掖自餘千羊之皮何足道哉於戲佛海穢滓未有今日之甚也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

言師古曰狐掖下之少輕柔難得黃雉作掖

梁高僧解法主遺誡小師

塵世匪堅浮生不久我先陰以謝汝齒髮漸高無以世利下其身無以虛名苟其利莫輕仁賤義莫嫉善妬才莫抑遏無辜莫沈埋有

附二

七

德莫踈慵人事莫懶墮焚修莫耽洩睡眠莫強知他事莫空腹高心莫營私利已莫恃強欺弱莫利已損他無以長而慢後生無以少而欺老宿無以財華下視物無以意氣高揖人無以不善苦相親無以善而去憎惡無以

片能稱我是無以少解道他非無以在客慢
主人無以為主輕旅客無以在事失綱紀無
以徇衆破條章無以誹謗惟他人無以穿鑿
覓他過好向佛法中用意多於塵境上除情
袈裟下失却人身寔為苦也捺落裡受諸異
報可謂屈焉况端拱無為安閑不役徐行金
地高坐華堂足不履泥手不彈水身上衣而
口中食豈易消乎圓却頂而方却袍為何事
也其或剛柔得所進退含容堪行即行可止
即止無貪眼下數省時中一點相當萬金消

得予以千叮萬囑苦口甘言依余言者來世
相逢若不依余言者擬向何處出頭珍重
珍重

右街寧僧錄勉通外學

夫學不厭博有所不知蓋開如也吾宗致遠
以三乘法而運載焉然或魔障相陵必須禦
侮禦侮之術莫若知彼敵情敵情者西竺則
韋陀東夏則經籍矣故祇桓寺中有四韋陀
院外道以為宗極又有書院大千界內所有
不同文書並集其中佛俱許讀之為伏外道

而不許依其見也此上古德高僧能懾伏異
宗者率由博學之故譬如夷狄之人言語不
通飲食不同孰能達其志通其欲其或微解
胡語立便馴和矣是以習鑿齒道安以詆訾
而伏之宗雷之輩慧遠以詩禮而誘之權無

步二

二復禮以辨惑而柔之陸鴻漸皎然以詩式
而友之此皆不施他術唯通外學耳况乎儒
道二教義理玄邈釋子既精本業何妨鑽極
以廣見聞勿滯於一方也

晉支遁禪師座右銘

勤之勤之至道非孜孜爲淹滯弱來神奇茫
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內馳殉赴
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消若露垂我身非
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寐寥清舉
潔累禪池謹守明禁雅說玄規緩心神道抗

志無爲遼朗三蔽融治六疵空洞五陰虛豁
四支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既陳又玄其
知婉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
周京師大中興寺道安法師遺誡九
章以訓門人其詞曰

敬謝諸弟子等夫出家為道至重至難不可
自輕不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縈仁負
義奉持淨戒死而有已所謂難者絕世離俗
永割親愛迴情易性不同於衆行人所不能
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

步三

九

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導人也行必可履言
必可法被服出家動為法則不貪不諍不讒
不匿學問高遠志在玄默是為名稱參位三
尊出賢入聖滌除精鬼故得君主不望其報
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攝捐妻滅

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辭勞恨者以其志
行清潔通於神明懷怕虛白可奇可貴自獲
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着邪弃
正忘其真實以小黠為智以小恭為足飽食
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

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
無所成名如此之事可不深思無常之限非
旦即夕三塗苦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深故以
申示有情之流可為永誡

其一曰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冊

卿已出家永遠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行辭親之日上下涕零剖愛榮道意凌太清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穢積遂盈師友慙耻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宜

當專精

其二曰

卿已出家弃俗辭君應自誨勵志果青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羣金玉不肯惟道為珍約已守節甘苦樂負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

操趨走風塵坐不暖席馳驚東西劇如徭役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蚩弄同學弃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今故誨勵宜各自憐

其三曰

沙二

卿已出家永辭宗族無親無疎清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感超然縱容豁然離俗志存玄妙執真守操得度廣濟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著染觸空諍長短銖兩升斛與世諍利何異僮僕經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

自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浴

其四曰

卿已出家號曰道人父母不敬君帝不臣普
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富貧尚其
清修自利利人減割之重一米七斤如何怠

慢不能報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
死入太山燒鍊為食融銅灌咽如斯之痛法
句所陳今故誨約宜改自親

其五曰

卿已出家號曰息心穢雜不着惟道是欽志

參清潔如玉如冰當修經戒以濟精神衆生
蒙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沈縱其四
太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深如是出家
與世同塵今故戒約幸自開神

其六曰

步一

十一

卿已出家捐世形軀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
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清白
不履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
痛難可具書今故戒勵宜崇典謨

其七曰

卿已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廉坐起令端飲食雖疎出言可食夏則忍熱冬則忍寒能自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供是不妄前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齊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

切蒙恩今故誠汝宜各自敦

其八曰

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成立身無聞可謂徒生今故誨

汝宜自端情

其九曰

卿已出家永遠二親道法革性俗服離身辭親之日乍悲乍欣邈爾絕俗超出埃塵當修經道制已履真如何無心更染俗因經道已

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友致累恚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將身

大唐慈恩法師出家箴

捨家出家何所以稽首空王求出離三師七

證定初機剃髮染衣發弘誓去貪嗔除鄙吝
十二時中常謹慎鍊磨真性若虛空自然戰
退魔軍陣勤學習尋師匠說與同人堪倚仗
莫教心地亂如麻百歲光陰等閑喪墮前賢
教先聖盡假聞思修得證行住坐卧要精專

少二

士

念念無差始相應佛真經十二部縱橫指示
菩提路不習不聽不依行問君何日心開悟
速須究似頭然莫待明年與後年一息不來
即後世誰人保得此身堅不蠶衣不田食織
女耕夫汗血力為成道業施將來道業未成

爭消得哀哀父哀哀母嚙苦吐甘大辛苦就
濕回乾養育成要襲門風繼先祖一旦辭親
求剃落八十九十無依托若不超凡越聖流
向此因循全大錯福田衣降龍鉢受用一生
求解脫若因小利繫心懷彼岸涅槃爭得達

善男子汝須知遭逢難得似今時既遇出家
披縷褐猶如浮木值盲龜大丈夫須猛利緊
束身心莫容易倘能行願力相扶決定龍華
親授記

南嶽法輪寺省行堂記超然居士趙

令矜撰

嘗謂諸苦之中病苦為深作福之中省病為最
是故古人以有病為善知識曉人以看病
為福田所以叢林為老病之設今叢林聚眾
凡有病使歸省行堂不准修省改行以退病

涉一

十三

亦欲人散夜靜孤燈獨照之際究索大事豈
徒然哉既命知堂以司藥餌又戒常住以足
供須此充佛之規制近世不然堂名延壽鄙
俚不經病者不自省咎補躬乖方湯藥妄投
返成沈痼至有酷疾不參堂以務疎逸言大

失建堂命名之意也知堂名存實廢或同路
人常住急於日用殊不存撫又復失優波待
老病之意也由是病人呻吟痛楚日益增極
過在彼此非如來咎縱有親故問病率皆鄉
曲故舊心既不普事忽有差今法輪病所與

然一新蓋有本今人是事色色成辦無可論
者惟有病人宜如何哉省躬念罪世之有識
者皆能達此衲僧今上直截機緣當於頭痛
額熱之時薦取掉動底於聲冤叫苦之際領
畧徹困心密密究思是誰受病人既不見病

從何來人病雙亡復是何物直饒見得分明
正好為他將息

周渭濱沙門亡名法師息心銘

法界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身銘其膺曰古
之攝心人也誠之哉誠之哉無多慮無多知

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
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
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
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嶽將成防未在本
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爾六情莫窺于色莫

聽于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
小蚰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為愚
蔽捨弃淳樸耽溺淫靡識馬易奔心猿難制
神既勞役形必損斃邪徑終迷修途永泥英
賢才能是曰昏憒誇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

陟三

十四

行薄其高連崩塗舒汗卷其用不恒內懷
僞伐外致怨憎或談于口或書於手要人令譽
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謂之咎賞玩暫時悲
憂長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迹滅
影沈厭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

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
何勝何劣何重何輕何貴何賤何辱何榮澄
天愧淨皦日慚明安夫岱嶽固彼金城敬貽
賢哲斯道利貞

洞山和尚規誡

夫沙門釋子高上為宗既絕攀緣宜從淡薄
割父母之恩愛捨君臣之禮儀剃髮染衣持
巾捧鉢履出塵之徑路登入聖之階梯潔白
如霜清淨若雪龍神欽敬鬼魅歸降專心用
意報佛深恩父母生身方霑利益豈許結託

門徒追隨朋友事持筆硯馳騁文章區區名
利役役趨塵不思戒律破却威儀取一生之
容易為萬劫之艱辛若教如斯徒稱釋子

慈雲式懺主書紳

知白汝知日之所為害善之法偏宜遠之損

陟

十五

惡之道益其用之口無自伐心無自欺勿抱
內靈勿揚外儀欲人之譽畜己之私殺義之
始陷禍之基自恃其德必有餘譏自矜其達
必有餘非眷屬集樹汝宜遠之利養毛蠅汝
宜畏之釋而思之懲惡之餘何則是宜清香

一炷紅蓮數枝口勿輟誦意勿他思安禪禮
像其則勿虧量衣節食其志勿移造世文筆
如佛戒之說人長短如法慎之縱對賓侶口
勿多辭頻驚光影坐勿消時芭蕉虛質非汝
久期蓮花淨土是汝真歸俾夜作晝勤而

行之

頌文

願我此身安隱修道離諸緣障正法無難國
土豐樂常居林野樂獨寐靜衲衣菜食隨分
知足常畏信施如禦強敵常離眷屬如遠大

怨常保禪慧如護珍寶常弃諸惡如去弊疾
法衣錫杖禦魔甲兵繩床香罐資道調具捨
此之外更無所貪習俗生常願莫相近嗜欲
名利永非我徒毀讚虛嚮猶風過耳安忍違
從志全道業

圭峯密禪師座右銘

寅起可辦事省語終寘尤身安勤戒定事簡
疎交將他非不足辨已過當自修百歲既有
限世事何時休落髮墮僧數應須伴上流胡
為逐世變志慮尚囂浮四恩重山嶽錙銖未

能醉蜚蜚居大厦汲汲將焉求死生在呼吸
起滅若浮漚無令方服下番作阿鼻由

白楊順禪師示衆

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只
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

沙二

十六

菩提之種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為衆如
為己身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
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

永明智覺壽禪師垂誡

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

劫來業識種子汝等但能消除情念斷絕妄
緣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心如木石相似直
饒未明道眼自然成就淨身若逢真正導師
切須勤心親近假使叅而未徹學而未成歷
在耳根永為道種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
人身纔出頭來一聞千悟須信道真善知識
為中最大因緣能化衆生得見佛性深嗟末
世誰說一禪只學虛頭全無實解步步行有
口口談空日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
果便說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淫無妨

般若生遭王法死陷阿鼻受得地獄業消又
入畜生餓鬼百千萬劫無有出期除非一念
回光立即翻邪為正若不自懺自悔自度自
修諸佛出來也無救你處若割心肝如木石
相似便可食肉若吃酒如吃屎尿相似便可

陳三

十七

飲酒若見端正男女如死尸相似便可行淫
若見已財他財如糞土相似便可侵盜饒你
鍊得到此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証無
量聖身始可行世間逆順事古聖施設豈有
他心只為末法僧尼少持禁戒恐賺他向善

俗子多退道心所以廣行遮護千經所說萬
論所陳若不去淫斷一切清淨種若不去酒
斷一切智慧種若不去盜斷一切福德種若
不去肉斷一切慈悲種三世諸佛同口敷宣
天下禪宗一音演暢如何後學畧不聽從自

毀正因反行魔說只為宿熏業種生遇邪師
善力易消惡根難拔豈不見古聖道見一魔
事如萬箭攢心聞一魔聲如千錐剗耳速須
遠離不可見聞各自究心慎莫容易

八溢聖解脫門

禮佛者敬佛之德也念佛者感佛之恩也持戒者行佛之行也看經者明佛之理也坐禪者達佛之境也參禪者合佛之心也得悟者證佛之道也說法者滿佛之願也實祭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然此八事猶如四方四隅關一不可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六波羅密亦須兼行六祖云執空之人滯在一隅謂不立文字自迷猶可又謗佛經罪障深重可不戒哉

大智照律師比丘正名

梵語茲蕪華言乞士內則乞法以治性外則
肉食以資身父母人之至親最先割捨鬚髮
世之所重盡以剝除富溢七珍弃之猶同於
草芥貴尊一品視之何啻於煙雲極厭無常
深窮有本欲高其志必降其身執錫有類於
枯蔕擎鉢何殊於破器肩披壞服即是弊袍
肘串絡囊便同席袋清淨活命已沾八聖道
中儉約修身即預四休行內九州四海都為
游處之方樹下塚間悉是棲遲之處攀三乘
之逸駕蹈諸佛之遺踪稟聖教以無違真佛

陟二

十八

弟子遇世緣而不易實大丈夫可以戰退魔
軍揮開塵網受萬金之勝供諒亦堪消為四
生之福田信非虛托乞士為義期斯之謂乎

捨緣銘

追遠報恩棄儒從釋刮磨舊習洗滌世緣截
斷衆流辭立千仞文章筆硯盡把焚除雪月
風花無勞朝詠酒散財色更莫回頭聲利榮
華豈須着眼末流狂妄正法澆漓但欲變形
何嘗涉道雖云捨俗俗習不除盡說出塵塵
緣不斷纔親誦肆擬作闍黎未入叢林望為

長老避溺投火豈覺盲癡却步求前寔為顛
倒釋心儒服代不乏人釋服儒心世途目擊
律防嚴暴禪息妄緣深究苦空常思厭離邪
師惡友畏若豺狼善薰良朋親如父母低心
似地緘口如愚摧挫我人消停意氣端居靜

陟二

十九

室課念遣時送想樂邦一心待盡若能如此
吾復何憂厭或不然子當裁酌

座右銘

四體不勤百事無關端坐受用寧知所來但
養穢軀鮮營淨福縱懷慚耻尚恐難堪况處

學庠濫參聽教求人長短壞彼規繩假托他緣閃避衆法輕陵先覺熒惑後生規度利名結構朋黨不遭惡疾必有餘殃 曹精神終無成結昇沈由己善惡無門福謝禍來雖悔何及斯言匪妄汝曹思之

規繩後跋

咨爾學衆聽吾直言父母生身義當侍養師長受度理合供承而乃遠別鄉間躬栖講肆是宜親仁擇善建志立身討論不吝於寸陰持守無忘於跬步若乃縱無明之逸馬任業

識之野獫見善不遷作惡無耻或遭責罰或被擯治豈不負累宗親耻辱師傳濫他淨衆枉彼施心號無慚人遭不如意且十律檢畧示條章來學同遵令法久住

緇門警訓卷第二

緇門警訓卷第三

陟三

撫州永安禪院僧堂記無盡居士撰

古之學道之士灰心泯志於深山幽谷之間
穴土以爲廬紉草以爲衣掬溪而飲煮藜而
食虎豹之與隣猿狙之與親不得已而聲名

陟三

腥羶文彩發露則枯槁同志之士不遠千里
裹糧躡屩來從之游道人深拒而不受也則
爲之樵蘇爲之春炊爲之洒掃爲之刈植爲
之給侍奔走凡所以效勞苦致精一積月累
歲不自疲厭覲師見而愍之賜以一言之益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而超越死生之岸烏有今日所謂堂殿宮室
之華床榻卧具之安氈幄之溫簟席之涼窓
牖之明巾單之潔飲食之盛金錢之饒所須
而具所求而獲也哉嗚呼古之人吾不得而
見之矣因永安禪院之新其僧堂也得以發
吾之緒言元祐六年冬十一月吾行郡過臨
川聞永安主僧老病物故以堯率從悅之徒
了常繼之常陞座說法有陳氏子一歷耳根
生大欣慰謂常曰諦觀師誨前此未聞當有
淨侶雲集而僧堂狹陋何以待之願出家貲

第一九四冊

百萬爲衆更造明年堂成高廣宏曠殆甲江
右常遣人來求文曰公追常於山而及此也
幸卒成之吾使謂常擊鼓集衆以吾之意而
告之曰汝比丘此堂既成坐卧經行惟汝之
適汝能於此帶刀而眠離諸夢想則百丈即

汝汝即百丈若不然者昏沉睡眠毒蛇伏心
暗冥無知晝入幽壤汝能於此跏趺宴坐深
入禪定則空生即汝汝即空生若不然者獼
猴在檻外觀檀栗雜想變亂坐化異類汝能
於此橫經而誦研味聖意因漸入頓因頓入

圓則三藏即汝汝即三藏若不然者春禽畫
啼秋虫夜鳴風氣所使曾無意謂汝能於此
閱古人話一見千悟入紅塵裏轉大法輪則
諸祖即汝汝即諸祖若不然者狗齧枯骨鴉
啄腐鼠鼓喙呀唇重增饑火是故析爲垢淨

勝三

二

列爲因果判爲情想感爲苦樂漂沤汨溺極
未來際然則作此堂者有損有益居此堂者
有利有害汝等比丘宜知之汝能斷毗盧髻
截觀音臂割文殊目折普賢脰碎維摩座焚
迦葉衣如是受者黃金爲瓦白銀爲壁汝尚

堪任何況一堂戒之勉之吾說不虛了常諮
參悅老十餘年盡得其末後大事蓋古德所
謂金剛王寶劍云元祐七年十二月十日南
康赤烏觀雪夜擁爐書以爲記

禪月大師大隱龜鑑

在塵出塵如何處身見善努力聞惡莫親縱
居暗室如對大賓樂情養性逢危守貧如愚
不愚修仁得仁謙讓爲本孤高作隣少出爲
貴少語最珍學無廢日時習知新榮辱慎動
是非勿詢常切責已切勿尤人抱璞則足興

文厄陳古聖尚爾吾徒奚伸安聞世俗自任
天真奇哉快哉坦蕩怡神

右街寧僧錄三教總論

問曰略僧史求事端其故何也答曰欲中興
佛道令正法久住也曰方今天子重佛道崇

陟三

三

玄門行儒術致太平已中興矣一介比丘力
輪何轉而言中興佛道耶答曰更欲助其中
興耳苟釋氏子不知法不修行不勤學科不
明本起豈能副帝王之興乎或曰子有何力
令正法久住乎答曰佛言知法知摩夷護持

攝受可令法不斷也又曰諸師已廣著述何待子之爲耶荅曰古人著述用則闕如曾不知三教循環終而復始一人在上高而不危有一人故奉三教之興有三教故助一人之理且夫儒也者三王以降則宣用而合宜道

也者五帝之前則冥符於不宰昔者馬史躋道在九流之上班書拔儒冠藝文之初子長欲反其朴而還其淳尚帝道也孟堅思本其仁而祖其義行王道焉自夏商周至于今凡幾百千齡矣若用黃老而治則急病服其緩

藥矣由此仁義薄禮刑生越其禮而逾其刑則儒氏拱手矣釋氏之門周其施用以慈悲變暴惡以喜捨變慳貪以平等變冤親以忍辱變瞋害知人死而神明不滅知趣到而受業還生賞之以天堂罰之以地獄如範脫土若模鑄金邪範漏模寫物定成其寢陋好模嘉範傳形必告其端嚴事匪口談人皆目擊是以帝王奉信群下歸心草上之風翕然而偃而能旁憑老氏兼假儒家成智猶待於三愚焉邦合遵於衆聖成天下之壘壘復終日

之乾乾之於御物也如臂使手如手運指或擒或縱何往不臧邪夫如是則三教是一家之物萬乘是一家之君視家不宜偏愛偏愛則競生競生則損教已在其內自然不安及已不安則悔損其教不欲損教則莫若無偏

陟三

四

三教既和故法得久住也且如秦始焚坑儒術事出李斯後魏誅戮沙門職由寇謙之崔浩周武廢佛道二教矜衒已之聰明蓋朝無正人唐武宗毀除寺像道士趙歸真率劉玄靖同力謗誣李朱崖影助此四君諸公之報

驗何太速乎奉勸吾曹相警互防勿罹愆失帝王不容法從何立况道流守實不爲天下先沙門何妨饒禮以和之當合佛言一切恭信信于老君先聖也信于孔子先師也非此二聖曷能顯揚釋教相與齊行致君於犧黃

之上乎苟弗斯言譬無賴子弟無端鬪競累其父母破產遭刑然則損三教之大猷乃一時之小失日月食過何損於明君不見秦焚百家之書聖人預已藏諸屋壁坑之令勦絕楊馬二戴相次而生何曾無噍類耶梁武捨

道後魏勃興拓跋誅僧子孫重振後周毀二
教隨牽復之武宗陷釋門去未旋踵宣宗十
倍興之側掌豈能截河漢之流張拳不可暴
虎兇之猛况爲僧莫若道安安與習鑿齒交
游崇儒也爲僧莫若慧遠遠送陸修靜過虎

陟三

五

溪重道也余慕二高僧好儒重道釋子猶或
非之我既重他他豈輕我請信安遠行事其
可法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孟子曰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斯之謂歟

傳禪觀法

禪法濫觴自於秦世僧叡法師序關中出禪
經其文則明心達理之趣也然譬若始有其
方未能修合弗聞療疾徒曰醫書矧以大教
既敷群英分講註之者矜其辭義科之者逞
其區分執塵搖松但尚其乘機應變辭紛挫
銳唯觀其智刃辭鋒都忘所詮不求出離江
表遠公慨禪法未敷於是苦求而得也菩提
達磨祖師觀此土之根緣對一期之繁紊而
宣言曰不立文字遣其執文滯逐也直指人
心明其頓了無生也其機峻其理圓故不免

漸修之徒篤加訕謗傳禪法者自達磨為始
馬直下相繼六代傳衣橫枝而出不可勝紀
如曹溪寶林傳所明也道法師本於直指
人心下劑去今依舊
入本補

洪州寶峯禪院選佛堂記張商英撰

崇寧天子賜馬祖塔號慈應謚曰祖印歲度
僧一人以奉香火住山老福深即祖殿後建
天書閣承閣為堂以選佛名之使其徒請記
於予予三辭而請益堅余謂之曰古人謂選
佛而及第者涉乎名言爾子以名堂予又記

之無乃不可乎憐子之勤謾為之記夫選者
選擇之謂也有去有取有優有劣施之於科
舉用之於人才此先王所以厲世磨鈍之具
非所以選佛也使佛而可選也取六根乎取
六塵乎取六識乎取三六則一切凡夫皆可
以作佛去三六則無量佛法誰修誰證取四
諦六度七覺八正九定十無畏乃至十八不
共法三十七助道品乎取之則有法也去四
諦六度乃至三十七助道品乎去之則無法
也去取有無眇然如絲之留於心中歟然如

陸三

六

埃之入乎肖次此在修多羅藏或謂之二障或謂之四病或謂之不了義或謂之戲論或謂之遍計邪見或謂之微細流注取之非佛也去之非佛也不去不取亦非佛也佛果可以選乎曰先生之論相宗也吾祖之論禪宗也凡與吾選者心空而已矣弟子造堂而有問宗師踞坐而有答或示之以玄要或示之以料揀或示之以法鏡三昧或示之以道眼因緣或示之以向上一路或示之以末後一句或示之以當頭或示之以平實或揚眉瞬

目或舉拂敲床或畫圓相或劃一畫或拍堂或作舞契吾機者知其心之空也知其心之空則佛果可以選矣余曰世尊舉花迦葉微笑正法眼藏如斯而已矣後世宗師之所指示何其紛紛之多乎吾恐釋氏之教中衰於此矣佛三深河東人也甘粗糲耐辛苦又從關西真淨遊孤硬卓立必能宏其教蓋釋氏之教枯槁以遺其形寂寞以灰其慮戒定密行鬼神所莫窺慈悲妙用幽顯所同仰迫而後應則吾衆喪其伴侶不得已而後言則六聚亡

其畛域生死之變人之所畏也吾未嘗有生
安得有死則奚畏之有利害之境人之所擇
也吾未嘗有利安得有害則奚擇之爲夫如
是則不空於外而內自空不空於境而心自
空不空於事而理自空不空於相而性自空
不空於空而空自空空則等等則大大則圓
圓則妙妙則佛嗟乎吾以此望子子尚無忽
哉

三祖鐘智禪師信心銘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

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
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
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
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
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
失功遣有沒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
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
須更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
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纔有
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

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粗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步三

八

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沈不好不好勞神何用踈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為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浪由斟酌夢幻虛華何

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

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禹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

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
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
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
道斷非去來今

戒定慧三學

陟三

九

資持云一切佛法不出三學以衆生迷心爲
惑動慮成業由業感報生死無窮欲脫苦果
要除苦因故先以戒治其業次以定慧澄其
惑業分善惡故止作兩行以相翻惑唯昏散
故定慧二法而對破病因藥差機藉教脩然

後業盡惑除情亡性顯教門雖廣豈越於斯

釋法四依

則見祖懷究竟指歸唯在了義

依法不依人者人唯情有法乃軌模性空正

理

性空通大小也

體離非妄即用此法爲正法依涅槃

極教盛明斯轍

涅槃云依法者即是法性不依人者即是聲聞緣覺

若能反彼俗心憑準聖量隱心行務知非性
空秉持此心以爲道路一分知非明順空理
一分觀厭明違有事如此安心分名修趣法
性真道依義不依語者語是言說止是張筌
義爲達理化物之道化僧也證解已後絕慮杜

言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故經有捨筏之喻人
懷目擊之談莊子云目存豈不以言詮意義得
意息言月喻妙指無宜不曉上明義假語顯
今謂得義義乃是言真行道者常觀常破常
觀依語常破隨義謂言隨義還是誦言上謂得義

忘言仍須遣
義無有也

依智不依識者識謂現行隨塵分見眼色耳
聲就迷不覺與牛羊而等度同邪凡而共行
上明六識妄念人畜共依故有淪墜已
下今依佛智即唯識觀今損過漸明也大聖
示教境是自心下愚永執塵為識外所以化

導無由捨之是知滯歸凡識倒遣聖心愚迷
履歷常淪三倒勇勵特達念動即知知倒難
清名為依識知流須返名隨分智如是加功
漸增明大後見塵境知非外來境非心外是
自心相安有愚迷生憎生愛思擇不已解異

陟三

十

牛羊

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此之兩經並聖
言量凡入道者率先曉之則無壅不通有疑
皆決但為群生性識深淺利鈍不同致令大
聖隨情別說然據至道但是自心故經云三

界上下法我說唯是心此就世界依報以明
心也又云如如與真際涅槃及法界種種意
生身佛說唯心量此據出世法體以明心也
終窮至實畢到斯源隨流赴感還宗了義

戒唯佛制不通餘人

行宗云大千界內佛爲法王律是佛勅唯聖
制立自餘下位但可依承良以如來行果極
圓窮盡衆生輕重業性等覺已下猶非所堪
況餘小聖輒敢擬議有如國家賞罰號令必
從王出臣下僭越庶人失信亡敗無日佛法

亦爾若容他說群生不奉法不久住故也

撮畧諸文以嘆戒法

資持引標宗云是汝大師以能軌物也或云
人足能有所至也或云大地生成住持也道
品樓柱聖道所依也禪定城郭定慧所憑也

附三

十一

乃至如池如鏡如纓絡如頭如器又智論中
如重寶如命如船如鳥翅等尋之可知又篇
聚中先明戒護具列八喻如王小子如月光
如如意珠如王一子如人一目如貧資糧如
王好國如病良藥又戒太序如海無涯如寶

無厭僧祇戒本如猿猴鎖如馬轡勒廣在經律不復繁引良以戒德高廣故非一物可喻偏舉諸像各得一端不能全似

佛在世時偏弘戒法

又云雖談衆典然於毗尼最所留意故篇聚

云世尊處世深達物機凡所施爲必以威儀爲主是也又經通餘人所說律唯金口親宣大權影響但知祇奉况餘小聖安敢措詞又復諸經說有時限律則通於始終義鈔云始於鹿苑終至鶴林隨根制戒乃有萬差等具

斯三意永異餘經偏弘之言想無昧矣

示僧尼戒相廣略

鈔云問律中僧列二百五十戒戒本具之尼則五百此言虛實五百之言乃出智論與律不同故問決之答兩列定數約指爲言約即畧也故諸部通言不必依

數論其戒體唯一無作約境明相乃量塵沙且指二百五十以爲持犯蹊徑耳律中尼有三百四十八戒可得指此而爲所防今準智論云尼受戒法畧則五百廣則八萬僧則畧有二百五十廣亦同尼律儀

度尼教意

業疏云女人機發

律中佛姨母大受道尼同五百女人求佛出家深

厭生死求佛出家以無私道遠化益故抑而不許後還舍衛便自剃髮披衣倚僧坊立祈聽受戒時為三請便授敬法必具依行即感

步三

十二

具戒記云女性鄙弱人少敬信故無私化之益反更毀辱正法減半由佛不許却還城中輒自變形復至祇桓倚門而住阿難代請佛令傳教能行八敬即與出家愛道等聞即發具戒疏又云二十眾受者為明女報惑深智

淺喜生慢怠必欲受具僧尼各十方發勝心

又云若依神州自宋已前究勘僧史尼一眾

受謂從大僧一眾邊受如諸律中八敬受者但專愛道

餘五百尼十一眾受故求那跋摩此勘功總鑑聖

者言若無二眾但一眾受如愛道之緣者得

也何以知然及論本法止前方便未有可成

還約僧中羯磨方感後師子國鐵索羅等十

一尼學宋語通方二眾受

尼八敬法

事鈔尼眾篇云善見佛初不度女人出家為

滅正法五百年後爲說八敬聽出家依教行
故還得千年今時不行隨處法滅會正記云
佛成道後十四年姨母求出家佛不許度阿
難爲陳三請佛令慶喜傳八敬向說若能行
者聽汝出家彼云頂戴持言八敬者一者百

陟三

十三

歲比丘尼見初受戒比丘當起迎送禮拜問
訊請令坐二者比丘尼不得罵謗比丘三者
不得舉比丘罪說其過失比丘得說尼過四
者式叉摩那已學於戒應從衆僧求受大戒
五者尼犯僧殘應半月在二部僧中行摩那

墻六者尼半月內當於僧中求教授人七者
不應在無比丘處夏安居八者夏訖當詣僧
中求自恣人如此八法應尊重恭敬讚歎盡
形不應違

出家超世

業疏云橫約諸有無思離染故樹出家樂處
閑靜若有貪着終成金鎖引出方便唯斯一
道如華手經云有四法轉身即在善來比丘
蓮華化生現增壽命一者自樂出家亦勸助
人令欣出家二者求法無倦亦勸他人三者

自行和忍亦勸他行四者習行方便深發大願又出家功德經云若能放人出家受戒功德無邊譬如四天下滿中羅漢百年供養不如有人為涅槃故於一日夜出家受戒謂猶前施雖多有竭是欲界繫為法出家非三界業故說過前又云縱此寶塔至忉利天亦劣出家功德者一時欣出雖未可數然其積微是高勝本

沙彌五德

鈔引福田經云一者發心出家懷佩道故二

者毀其形好應法服故三者委棄身命遵崇道故四者永割親愛無適莫故五者志求大乘為度人故記云此之五德出家大要五眾齊奉不唯小眾終身行之不唯初受又業疏云斯德始終通於五眾俱堪物養人天師範

陟三

十四

故使誦持無輕受體及形服也

三衣興意

鈔引薩婆多云欲現未曾有法故一切九十六種外道無此三名為異外道故分別功德論為三時故制有三衣冬則着重夏則着輕

春則着中亦爲諸虫故智論云佛聖弟子住於中道故着三衣外道裸身無耻白衣多貪重着也十誦爲異外道故便以刀截知是慚愧人衣雜含經云修四無量者並剃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也準此而名則慈悲者之服華

嚴云著袈裟者捨離三毒等四分云懷抱於結使不應着袈裟薩婆多五意制三衣也一衣不能障寒三衣能障故二不能有慚愧三不中入聚落四乃至道行不生善五威儀不清淨故制令畜三便具上義僧祇云三衣者

賢聖沙門標幟鉢是出家人器非俗人所爲應執持三衣瓦鉢即是少欲少事等當宗外部多爲寒故制三四分又云三世如來並着如是衣故業疏云如律中說如來因諸比丘畜長不自節約是以初夜着一衣乃至後夜

陟三

十五

着第三明旦因制如衣法初

引示袈裟功能

又引大悲經云但使性是沙門汗沙門行形是沙門披着袈裟者於彌勒乃至樓至佛所得入涅槃無有遺餘悲華經云如來於寶藏

佛所發願成佛時我袈裟有五功德一者入
我法中或犯重邪見等四衆於一念散心尊
重必於三乘受記二者天龍人鬼若能恭敬
此人袈裟少分即得三乘不退三者若有鬼
神諸人得袈裟乃至四寸飲食充足四者若

衆生共相違反念袈裟力尋生悲心五者若
在兵陣持此小分恭敬尊重常得勝他若我
袈裟無此五力則欺十方諸佛濟緣引賢愚
經云佛告阿難古昔無量阿僧祇劫此閻浮
提於山林中有一師子名踰迦羅毗秦言軀

體金色光相明顯時獵師剃頭着袈裟內佩
弓箭以毒箭射之師子驚覺即欲馳害見着
袈裟念言此人不久必得解脫所以者何此
染衣者三世聖人標相我若害之則爲惡心
向三世聖賢

大教永斷繒綿皮物

鈔又引央掘經繒綿皮物若展轉來離殺者
手施持戒人不應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
悲不破戒涅槃云皮革履屣僑奢耶衣如是
衣服悉皆不畜是正經律今有一方禪衆皆

着艾布豈非順教

記云已前律制但據蠶家大教轉來不許受用乃知聲聞行劣但取離非菩薩慈深遠推來處雖離殺手無非殺來足踏也坐具身披衣也皆霑業分非大士可忍豈比丘所宜請考

陞三

十六

經文少懷信仰廣叙利害見章服儀離殺手者非蠶家故不受者應法大小俱順故受者非悲違大順小故小從大出望制雖順約義還違故知持戒行慈方符聖旨縱情受用全乖道儀故章服儀云且自非悲之語終為永

斷之言據此為論頗彰深切次引涅槃乃終窮囑累決了正教明文制斷何得遲疑

舉現事以斥妄行

記云據僧傳中所叙南岳道休二師不衣綿帛並服艾絮故南山律師云佛法東漸幾六百載唯斯衡岳慈行可歸今時禪講自謂大乘不拘事相綾羅闢美紫碧爭鮮肆恣貪情背違聖教豈不聞衡岳但服艾絮以御風霜天台四十餘年唯披一衲永嘉食不畊鋤衣不蠶口荆谿大布而衣一床而居良由深解

大乘方乃專崇苦行請觀祖德勿染邪風則
稟教修身真佛子矣

示衣財體如非

業疏云但以邪心有涉貪染爲利賣法禮佛
讀經斷食諸業所獲贓賄皆曰邪命物正乖

陟三

上七

佛化故特制也如經中說比丘持糞掃衣就
河所洗諸天取汁用洗自身不辭穢也外道
持淨氎次後將洗諸天遙遮勿汚池也由邪
命得體不淨故以此文證心清淨者是正本
也雖求清淨財體應法綾羅錦繡俱不合故

世多用絹細者以體由害命特須制約今五
天及諸胡僧俱無用絹作袈裟者親問彼云
以衣爲梵服行四無量審知行殺而故服之
義不應也以法衣順道錦色班綺耀動心神
青黃五綵真紫上色流俗所貪故齊削也資
持云感通傳中天人云佛法東傳六七百載
南北律師曾無此意安用殺生之財而爲慈
悲之服師何獨拔此意南山答曰余因讀智
論見佛着粗布伽梨因懷在心何得乖此及
聽律後便見蠶衣卧具縱得已成並斬壞塗

埽由此重增景仰又云復見西來梵僧咸着布毳具問答云五天竺國無着蠶衣由此興念著章服儀等義淨三藏內法傳中反加毀誹彼學小乘有部故多偏執今宗大乘了義非彼所知

示敬護三衣鉢具法

事鈔云十誦護三衣如自皮鉢如眼目乃至云所行之處與衣鉢俱無所顧戀猶如飛鳥若不持三衣入聚落俗人處犯罪僧祇亦云比丘三衣一鉢須常隨身違者出界結罪除

病當敬三衣如塔想五分三衣謹護如身薄皮常須隨身如鳥毛羽飛走相隨四分行則知時非時不行所行之處與衣鉢俱猶如飛鳥羽翮相隨諸部並制隨身今時但護離宿不應教矣記云今時希有護宿何況常隨多

陟三

十八

有畢生身無法服是則末世護宿猶為勝矣但內無淨信慢法輕衣真出家兒願遵聖制業疏云所以衣鉢常隨身者由出家人虛懷為本無有住著有益便停故制隨身若任留者更增餘習於彼道分曾無思擇故有

由也

示開制本緣

資持云象鼻者即犯衆學不齊整注顯然今皆垂肘豈知步步越儀犯吉今準感通傳天人所示凡經四制世多迷執畧爲引之

彼云元佛初度五人爰及迦葉兄弟並制袈裟左臂坐具在袈裟下西土王臣皆披白氎搭左肩上故佛制衣角居臂異俗此制也後徒似漸多年少比丘儀容端美入城乞食多爲女愛由是制衣角在肩後爲風飄聽以尼師

壇鎮之此二制也後有比丘爲外道難言袈裟既爲可貴有大威靈豈得以所坐之布而居其上比丘不能答以事白佛由此佛制還以衣角居于左臂坐具還在水下此三制也於後比丘着衣不齊整外道譏言狀如媼女猶如象鼻

陟三

十九

由此始制上安鉤紐令以衣角達於左臂達至置於腋下不得令垂如上過也今須準此也左肩若垂臂肘定判非法步步結罪舊云今在左臂爲正但不得垂矣角者非也

鉢制意

事鈔引僧祇云鉢是出家人器非俗人所宜

十誦云鉢是恒沙諸佛標誌不得惡用善見云三乘聖人皆執瓦鉢乞食資生四海以爲家居故名比丘中阿含云鉢者或名應器言體者律云大要有二泥及鐵也五分律云有用白銅鉢者佛言此外道法若畜得罪佛自

作鉢坯以爲後式十誦律云畜金銀木石等鉢非法得罪言色者四分云應熏作思色赤色律文廣有熏法素瓦白鐵油漆者並爲非法言量者四分云大受三斗小受斗半中品可知此律姚秦時譯彼國用姬周之斗着準

唐斗上鉢受二斗下者五升乃至云然則諸部定量雖無一指然多三斗斗半爲限但此器名應器須依教立律云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趣足而已言通增減必準正教

坐具教意

鈔引四分爲身爲衣爲卧具故制長佛二搩呌手廣一搩手半廣長更增半搩手諸部論單搩不定今依五分佛一搩手長二尺準唐尺則一尺六寸七分強此用二尺爲搩手準姬周尺也十誦云新者二重故者四重伽論亦

同鼻柰耶云新尼師壇故者緣四邊以亂其
色若作者應安緣五分須搢四角不搢則已
四分云若減量作若疊作兩重並得十誦不
應受單尼師壇離宿吉羅摩得伽云離宿不
須捨墮非佛制故亦不應離宿記云爲身者

陟三

二十

恐坐地上有所損故次爲衣者恐無所藉三
衣易壞故爲卧具者染身不淨汗僧床榻
故

緇門警訓卷第三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冊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冊

緇門警訓卷第四

澆囊教意

呀四

鈔云物雖輕小所爲極大出家慈濟厥意在此今上品高行尚飲蟲水况諸不肖焉可言哉故律中爲重蟲命偏制飲用二戒由事常

陟四

現有用者多數故也記云出家之人脩慈爲本慈名與樂無殺爲先物類雖微保命無異此乃行慈之具濟物之緣大行由是而生至道因茲而尅同傳負識勿以爲輕

引大教說淨以斥倚濫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資持引地持論云菩薩先於一切所畜資具爲非淨故以清淨心捨與十方諸佛菩薩如比丘將現前衣物捨與和尚闍黎等涅槃云雖聽受畜要須淨施篤信檀越是也今時講學專務利名不耻五邪多畜八穢但隨浮俗豈念聖言自下壇場經多夏臍至於淨法一未露身寧知日用所資無非穢物箱囊所積並是犯財慢法欺心自貽伊戚學律者知而故犯餘宗者固不足言誰知報逐心成豈信果由種結現見袈裟離體當來鐵葉纏身爲

第一九四冊

人則生處貧窮衣裳垢穢爲畜則墮於不淨
毛羽腥臊况大小兩乘通名淨法倘懷深信
豈憚奉行故荆谿禪師輔行記云有人言凡
諸所有非已物想有益便用說淨何爲今問
等非已財何不任於四海有益便用何不直

付兩田悲敬而閉之深房封於囊篋實懷他
想用必招愆盜犯忽謂已財仍違說淨說淨而
施於理何妨任已執心後生倣倣故知不說
淨人深乖佛意兩乘不攝三根不收若此出
家豈非虛喪於戲

八財不淨長貪壞道

鈔云一田宅園林二種植生種三貯積穀帛
四畜養人僕五養繫禽獸六錢寶貴物七瓊
褥金鏤八象金飾床及諸重物此之八名經
論及律盛列通數顯過不應又律經言若有

陟四

畜者非我弟子五分亦云必定不信我之法
律由此八種皆長貪壞道汙染梵行有得穢
果故名不淨也乃至云律中在事小機意狹
故多開畜又涅槃云若諸弟子無人供須時
世飢饉飲食難得爲欲護持建立正法我聽

弟子受畜金銀車乘田宅穀米貿易所須雖聽受畜如是等物要須淨施篤信檀越記云上明大乘機教俱急下明小乘機教俱緩律在事者違事故輕則顯經宗於理違理故重小機意狹不堪故開反上大乘堪任故重世

人反謂小乘須戒大教通方幾許悞哉

勸廣開懷利隨道擁

僧綱篇云真誠出家者怖四怨之多苦厭三界之無常辭六親之至愛捨五欲之深着良由虛妄之俗可棄真實之道應歸是宜開廓

遠意除蕩鄙懷不吝身財護持正法況僧食十方普同彼取自分理應隨喜而人情忌憚用心不等或有閉門限礙客僧者不亦蚩乎鳴鐘本意豈其然哉出家捨着尤不應爾但以危脆之身不能堅護正法浮假之命不肯

陳四

三

遠通僧食違諸佛之教損檀越之福傷一時衆情塞十方僧路傳謬後生所敗遠矣改前迷而復道不亦善哉慳食獨喫俄累或問僧之業是謂大迷事有限外客無窮以有限之食供無窮之僧事必不立答曰此乃鄙俗之淺度瑣人之短

懷豈謂清智之深識達士之高見夫四輩之
供養三寶之福田猶天地之生長山海之受
用何有盡哉故佛藏經言當一心行道隨順
法行勿念衣食所須者如來白毫相中一分
供諸一切出家弟子亦不能盡由此言之勤

脩戒行至誠護法由道得利以道通用乃至
云俗教尚謂憂道不憂貧况出家之士高超
俗表不憂護法而憂飲食其失大甚也

辯燒身指大小相違

資持云義淨三藏寄歸傳廣斥世人燒身然

指意謂菩薩大士之行非出家比丘所宜古
珠章記相傳引誠講者寡聞用爲口實此由
不知機有淺深教分化制律明自殺方便偷
蘭燒指然香違制得吉梵網所制若不燒身
臂指非出家菩薩犯輕垢罪此蓋小機急於

自行期盡報以超生大士專在利他歷塵劫
而弘濟是以小律結其大過大教嘆其深功
况大小兩教俱是聖言一抑一揚豈容乖異
且經明出家菩薩那云不許比丘彼云捨身非沙門所
爲傳列苦行遺身豈是專存通俗彼云經中

俗通荆溪所謂依小不燒則易依大燒之則難
保命貪生物情皆爾今以義判且為三例一
若本白衣不在言限或全不受戒依此經中
足指供養勝施國城若依梵網直受大戒順
體奉持然之彌善二若單受小戒位局比丘

陟四

四

不燒則順本成持燒之則依篇結犯三若兼
受大戒名出家菩薩燒則成持不燒則成犯
若先小後大或先大後小並從大判不犯律
儀若此以明粗分進否豈得雷同一槩頗斥
為非然有勇暴之夫情存矯誑邀人利養規

世聲名故壞法門乃佛教之大賊自殘形體
實儒宗之逆人直是惡因終無善報今時頗
盛靜俗豈知則義淨之誠亦有取矣

律制雜學以妨正業

鈔文云五分云為知若會等

知事差僧及學
法食會集等

書不得為好廢業不聽卜相及問他吉凶四
分開學誦文書及學世論為伏外道雜法中
新學比丘開學算法十誦好作文頌莊嚴章
句是可怖畏不得作毗尼母論佛言吾教汝
一句一偈乃至後世應行者即行之不應行

者亦莫行之後世比丘所說亦爾記云以書
筭卜術俗典文頌俱是世法非出家業爲因
緣故時復開之今時釋子名實俱喪能書寫
則稱爲草聖通俗典則自號文章擇地則名
爲山水卜術則呼爲三命豈意捨家事佛隨

佛四

五

順俗流之名本圖厭世超昇翻集生死之業
故智論云學習外典如以刀割泥泥無所成
而刀自損又如視日光令人眼暗然往古高
僧亦多異學或精草隸或善篇章或醫術馳
名或陰陽顯譽皆謂精窮傍涉餘宗無非志

在護持助通佛化故善戒云若爲論議破於
邪見若二分經一分外書不犯四分開誦此
其意耳今或沽名邀利附勢矜能形厠方袍
心染浮俗畢身虛度良可哀哉

解行無實反輕戒律

資持云十誦中律制比丘五夏已前專精律
部若違持犯辦比丘事然後乃可學習經論
今越次而學行既失序入道無由大聖呵責
終非徒爾又彼律云佛見諸比丘不學毗尼
遂讚嘆毗尼面前贊歎波離持律第一後諸

上座長老比丘從波離學律也今持纔霑戒
品便乃聽教叅禪焉僧行儀一無所曉况復
輕陵戒檢毀訾毗尼貶學律爲小乘忽持戒
爲執相於是荒迷塵俗肆恣兇頑嗜杯斝自
謂通方行姪怒言稱達道未窮聖旨錯解真
乘且戒必可輕汝何登壇而受律必可毀汝
何削髮染衣是則輕戒全是自輕毀律還成
自毀妄情易習至道難聞拔俗超羣萬中無
一請詳聖訓能無從乎

歸敬三寶興意

歸敬儀云然則熏習日久取會無由事須立
敬設儀開其信首之法附情約相顯於成化
之功然後肝膽塗地形骸摧折知宇宙之極
尊則敬逾天屬天屬即父母也晚教義之遠大則道
越常迷經即七畧乃至云小乘論云敬者以慚
陟四

六

爲體也由我德薄前境尊高故行敬也今反
無慚不耻深可咲也大乘論云由信及智故
敬於彼信故非邪智故與敬故引誠教信智
及慚敬之本矣又引論云歸依者回轉之語
由昔背正從邪流蕩生趣今佛出世興言極

尊遂即回彼邪心轉從正道故也於是乃立歸法有五等之差始於背俗之初終於入道之極皆歸三寶以爲心師之迹也所師極矣所爲大夫故增一阿含經云無恭敬心於佛者當生龍蛇中以過去從中來今猶無敬多

睡凝等斯爲良證大悲經云佛過去時行菩薩道見三寶舍利塔像師僧父母耆年善友外道諸仙沙門婆羅門無不傾側謙下敬讓由是報故成佛已來山林人畜無不傾側以敬於佛又俗禮云母不敢儼若思安定辭傲

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是也

求歸三寶功益

敬儀云是知初心後進必須憑師善友今依止三寶常樂親近故大智論云若菩薩未入法位遠離諸佛壞諸善根沒在煩惱自不能

陟四

七

度安能度人是故不應遠離諸佛譬如嬰兒不離其母行道不離糧食熱時不離涼風寒時不欲離火度水不離好船病苦不離良醫是故菩薩常不離佛何以故父母親友人天王等不能益我度諸苦海唯佛世尊令我出

苦是故常念不離諸佛又如善生經云若人受三自歸所得果報不可窮盡如四大寶藏舉國人民七年之中運出不盡受三歸者其福過彼不可稱計又校量功德經云四有洲中滿二乘果有人盡形供養乃至起塔不如男子女人作如是言我某甲皈依佛法僧所得功德不可思議以諸福中三寶勝故

列示三寶名相

歸敬儀云然三寶為敬謁之尊是以明其相狀行者云歸命常住法身所謂如來成就十

力四無所畏五眼六通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三念處等一切種智無上調御功德智慧微妙清淨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安慰世間普覆一切無障無礙無所分別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而能示現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常舉右手安接衆生放大光明除無明暗百福莊嚴萬德圓滿兩甘露雨轉正法輪濟益衆生出生死海是故號佛衆聖中尊無上法王

十二部經梵語一修多羅二祇夜三和伽陀四加陀五優陀那六尾陀那七阿

波陀那八伊帝目多伽九闍陀伽十凡佛畧
十一阿浮連摩十二優波提舍唐言一契經
二重項三授記四孫起五無問六因緣七譬
喻八本事九本生十方廣十一未曾有十二
論議上中下善義味清淨自然具足開現梵行
最上第一度於彼岸甚深實相平等大慧自
性清淨心行處滅言語道斷而此正法境界

陟四

八

無礙為衆生說不違實義由是無上出世良
樂破滅衆生無始煩惱

三乘淨僧所行三慧開思修也是菩薩道披弘誓

鎧策精進馬執忍辱弓放智慧箭煞煩惱賊
直心深心決定正趣無上第一平等正道不

離念佛念法念僧受行諸佛一切言教常以
六度度諸衆生常以四攝攝諸含識為尊為
導為依為救安置衆生佛菩提道是故號僧
法朋善友常以方便利益世間是良福田真
供養者

三寶住持全由戒法

資持云三寶四種一體理體就理而論化相
一種局據佛世住持一位通被三時功由戒
力運載不絕故如舟馬何以然耶由佛法二
寶並假僧弘僧寶所存非戒不立如標宗中

順則三寶住持違則覆滅正法又如華嚴云
具足受持威儀教法能令三寶不斷等

明理三寶功高歸之益大

歸敬儀云由此三寶常住於世不爲世法之
所凌慢故稱寶也如世珍寶爲世所重今此

陟四

九

三寶爲諸群生三乘七衆之所歸仰故云正
歸若無專信雜事邪神雖受歸戒不得聖法
故經云歸依於佛者真名清信士終不妄歸
依其餘諸天神斯何故耶以真三寶性相常
住堪爲物依自餘天帝身心苦惱有爲有漏

無力無能自救無暇何能救物唯出世寶有
力能持言歸依者如憑王力得無侵害今憑
正寶威福無涯故使神龍免金翅之誅信士
超夜叉之難五種三歸皆歸此寶或即名之
同相三寶由理通三世義盡十方常住三寶

此爲至極經云若人得聞常住二字是人生
生不墮惡趣斯何故耶以知法佛本性常故
一時聞解熏本識心業種既成淨信無失况
能立願歸依奉爲師範固當累劫清勝義無
陷沒如經有人受三歸依彌勒初會解脫生

死此乃出苦海之津梁入佛法之階位

住持三寶

住持三寶者人能弘道萬載之所流慈道假
人弘三法於斯開位遂使代代興樹處處傳
弘匪假僧揚佛法潛沒至如漢武崇盛初聞

佛名既絕僧傳開緒斯竭及顯宗開法遠訪
身毒致有迦竺來儀演布聲教開物成務發
信歸心實假敷說之勞誠資相狀之力名僧
寶也所說名句表理為先理非文言無由取
悟故得名教說聽之緣名法寶也此理幽奧

非聖莫知聖雖云亡影像斯立名佛寶也但
以群生福淺不及化源薄有餘資猶逢遺法
此之三寶體是有為具足漏染不足陳敬然
是理寶之所依持有能尊重相從出有如俗
王使巡歷方隅不以形徵故敬齊一經云如

陟四

十

世有銀金為上寶無銀有鍤亦稱無價故末
三寶敬亦齊真今不加敬更無尊重之方投
心何所起歸何寄故當形敬靈儀心存真理
導緣說化義極於斯經云造像如麥獲福無
量以是法身之器也論云金木土石體是非

情以造像故敬毀之人自獲罪福莫不表顯
法身致令功用無極故使有心行者對此靈
儀莫不涕泣橫流不覺加敬但以真形已謝
唯見遺踪如臨清廟自然悲肅舉目摧感如
在不疑今我亦爾慈尊久謝唯留影像導我

慢幢是須傾屈接足而行禮敬如對真儀而
焉說法今不見聞心由無信何以知耶但用
心所擬三界尚成豈此一堂頑癡不動大論
云諸佛常放光說法衆生罪故對面不見是
須一像既爾餘像例然樹石山林隨相標立

導我心路無越聖儀

化相三寶

化相三寶者謂釋迦如來爲佛寶也所說滅
諦爲法寶也先智苦盡爲僧寶也此化相三
寶或名別相體是無常四相所遷滅過千載

沙四

十一

但可追遠用增翹敬以賢劫中三佛已往無
我第四群生何依長淪苦海解脫無路是以
能仁膺期出世三祇修鍊萬行功圓纖瑕去
而法性凝清片善具而報化微妙爾後上生
兜率下降王官三十歲居道樹成佛四十九

年住世教化說法三百五十度宣演八萬四千門王臣外護於四海九州師僧內傳於人間天上利益廣大傳法難思故有偈云
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為牀坐徧三千若不傳法度衆生畢竟無能報恩者

傳法有五

一受持 二看讀 三誦誦 四解說 五書寫
外護內護流傳即佛法僧寶不斷也

仁宗皇帝讚三寶文

讚佛

天上天下金僊世尊一心十號四智三身度脫五陰超踰六塵生靈歸敬所謂能仁

讚法

萬法唯心心須至靜由彼一心能生萬行背覺爲妄悟真則聖稽首法門昭然佛性

讚僧

六度無懈四恩匪常爲人眼目助佛津梁體潤一兩心熏衆香道無不在此土他方

大慧禪師看經回向文

某甲業力障魔神志錯亂所歷根鈍自然想

來脫略混淆顛倒重疊臨文徇意字誤句差
乖清濁之正音泥解會之邪見或事奪其志
心不在經問對起居斷絕隔越又誦懈怠因
事憤真嚴潔或涉於垢塵肅敬或成於瀆慢
身口服用之不淨衣冠禮貌之弗恭供不如

陟四

十二

儀處非其地卷舒揉亂墜落汚傷種種不專
不誠大慙大懼恭願諸佛菩薩法界虛空界
一切聖衆護法善神天龍等慈悲憐憫懺滌
罪愆悉令誦經功德周圓畢遂某甲回向心
願尚慮譯潤或誤註解或非傳授差殊音釋

舛錯校對仍改之失書寫刊刻之訛其師其
人悉爲懺悔仗佛神力使罪消除常轉法輪
起濟含識

懶庵樞和尚語

佛誠羅睺羅頌云十方世界諸衆生念念已
證善遊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
屈六凡四聖同此一性彼既如是我何不然
直須內外資熏一生取辦更若悠悠過日是
誰之咎古德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
度此身

天台智者大師云何不絕語言置文字破一微塵出大千經卷一微塵者衆生妄念也大千經卷者衆生佛性也衆生佛性爲妄念所覆妄念若破則佛性現前此老人爲固執文字語言者興此歎也此亦是金鋸刮膜之義

陟四

十三

他日眼開方知得力

楞嚴經云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若不以戒攝心者縱饒解齊佛祖未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況平平之人清涼國師以十願律身者良有以也戒以慎爲義又

曰洗心曰齋防患曰戒

四句偈

經中四句偈者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也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則不能受持四句偈若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則能受持四句偈山野看來人人皆能受持知者萬中有一何故如此祇爲此經被他前塵蓋覆不自覺知也

示比丘忖已德行受食

忖已德行全缺應供者德行全可以應供德

行缺則不可應供今之比丘或年三四十歲或年五六十歲未嘗一日不應供也德行全耶德行缺耶所以云學道不通理覆身還信施長老八十一其樹不生耳年齒既高園中葦不生教有明文不可不信若也一念回光

日消萬兩黃金

示比丘慎勿放逸

增一阿含經云眼以色爲食耳以聲爲食鼻以香爲食舌以味爲食身以觸爲食意以法爲食涅槃以無放逸爲食如今叢林中三八

念誦鳴鐘集衆維那白云衆等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慎勿放逸此語與增一頗同往往聞者以爲常例如風過樹略不察采佛祖之意遂成虛設矣

菩薩三事無厭

陟四

十四

智論云菩薩唯有三事無厭一者供養佛無厭二者聞法無厭三者供給僧無厭今之學者雖未至菩薩地位撥棄因果者或有之更不究先聖之微言殊不知即理而事即事而理事理圓融法爾如是故永明云擬欲蛙嫌

海量螢掩日光乎

戒定慧

戒定慧三學者衆生自性本有之物不因修證而得非唯諸佛菩薩具足一切凡夫悉皆具足自性無善惡無持亦無犯是自性戒自

性無靜亂無取亦無捨是自性定自性本無知而無所不知是自性慧諸佛菩薩知有故得受用一切凡夫不知有故不得受用知有不知有似乎少異而戒定慧未嘗少異也

誠觀檀越四事從苦緣起出生法終

南山宣律師爲弟子慈忍作

損害生命名苦業筋骨斯盡名苦緣經云食者從耕種鋤刈收治颺簸害藏運輦舂磨炊爨蒸煑聊設供給奉送又種菜造牆溉灌田園營爲醬酢計一鉢食出一鉢汗汗在皮肉

陞四

十五

即是其血一食功力出於作者一鉢之血况復一生凡受幾食始從耕種乃至入口傷殺無數雜類小虫是以佛戒日受一食支持性命寄過一生衣服者養蠶殺蠶取柔織絡染浣裁縫衆緣調度無量辛苦計上下衣資凡

殺幾蠶出幾氣力蠶蠶入湯受幾痛苦是故
佛教著糞掃衣障弊陋質糞得修道房舍者
從起立牆壁穿坑掘地傷殺土蟲斫伐材木
傷林樹蟲造磚瓦時殺泥水蟲放火陶冶殺
柴草虫作人苦力施主費財飲食衆緣勞損
甚大始成一房是故行者依於塚樹草蓐自
安念食是苦節身而食念衣殺命著糞掃衣
念房舍卧具從苦緣生志樂頭陀三月一移
念四事難消少欲知足經云受檀越食如饑
饑世食子肉想受施主衣如熱鐵纏身入房

舍時如入鐵鑊受牀座時如熱鐵牀寧破此
身猶如微塵不以破戒之身受人供給三塗
苦報皆爲愛衣貪食樂好房舍若破戒因緣
還償施主或作奴婢鞭打驅策或受畜生形
披毛帶角生償筋骨死還皮肉負重力盡起
而復倒虛受信施樂不足言及償施主苦過
萬倍是故教汝知慙知愧慎護後世莫破戒
受施名爲淨心

誠觀末法中校量心行法

凡夫解義皆因聽學爲知法人身犯四重畜

八不淨財食飲俗饌無羞無耻知而故犯不畏後世是故令汝校量心行先淨禁戒後方聽經汝用五誠得名淨心古者大德講華嚴經唯一卷疏於後法師作三卷疏今時講者十地一品出十卷疏各逞功能競顯華誦文

陟四

上六

字浩博寄心無所然文者當體即義何須入語今時愚人競求於名不求於法法尚不可著何況著文字法離文字言語斷故大集經云經文是一講者異說各恃已見壞亂正法天神瞋故三災俱起以是因緣佛法淡薄如

一斛水解一升酪看似酪色食即無味諦思講論人情測佛佛智境界豈人能測如是審察名爲淨心

誠觀破戒僧尼不修出世法

僧尼破戒者所謂蓄養奴婢僮僕牛驢車乘

田宅種植園林花菓金銀粟帛屏風檀被好枕細席箱匱盆瓮銅器槃椀上好三衣牙牀坐褥房舍退屋厨庫碓磨脂麪藥酒雜鮭醬酢異種口味王公貴重多人顧識生緣富貴數過親舊餉送吊問申訴衙府身爲衆首門

徒強盛講說相難好喜音樂常居一寺評量
僧事迭相擯罰借問早潦豐儉盜賊水火毒
獸之事經過酒店市廛屠膾獵射之家親友
婦女琴瑟詩賦圍碁雙陸讀外書典高語大
咲嫌恨諍競飲酒食肉綾羅衣服五色鮮明

陟四

十七

勤剃鬚髮不利如鋒畜八不淨財寶富足於
此等事貪求愛著積聚不離名真破戒經云
此等比丘名禿居士名披袈裟賊名禿獵師
名三塗人名無羞人名一闍提名謗三寶名
害一切檀越眼目名生死種子名障聖道遠

離此等十種惡名即爲淨心

誠觀六難自慶修道法

一者萬類之中人身難得如提謂經說今得
人身難於龜木二者雖得人身中國難生此
土即當邊地之中具足大乘正法經律三者

雖有正法信樂復難今隨力信不敢疑謗四
者人身難具今受男形根無殘缺相貌成就
五者雖具男形六根無缺五欲纏染出家甚
難今得割愛出家修道披著佛衣受佛淨戒
六者雖受禁戒隨戒甚難汝可於戒律中尊

重愛樂慚愧慎護於此六事若不觀察即便
放逸深障聖道既超六難常應喜慶難得已
得得已莫失如是思量名為淨心

戒賢論師祈禱觀音文

聞性空持妙無比思修頓入三摩地無緣慈

力赴群機明月影臨千澗水比丘某甲稽首
歸命大慈悲父觀世音菩薩仰願它心道眼
無疑見聞動大哀憐冥熏加被一者願某甲
早斷漏結速證無生三業圓明六根清淨二
者願某甲一聞千悟獲大總持具足辯才四

無礙解凡是聖教熏習其心一歷耳根永無
忘失功德智慧莊嚴其身根根塵塵周徧法
界三者願某甲上求佛果下度羣生梵行早
圓三輪空寂直至成佛於其中間捨身受身
常為男子隨佛出家發菩提心自利利他行

陟四

十八

願無盡然後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
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剎生
彼國已滿諸大願足菩薩行與諸衆生皆成
佛道

永嘉真覺禪師發願文

稽首圓滿徧知覺寂靜平等本真源相好嚴
特非有無慧明普照微塵刹稽首湛然真妙
覺甚深十二修多羅非文非字非言詮一音
隨類皆明了稽首清淨諸賢聖十方和合應
真僧執持禁戒無有違振錫攜鉢利含識卵

生胎生及濕化有色無色想非想非有非無
想雜類六道輪迴不暨停我今稽首歸三寶
普爲衆生發道心羣生沉淪苦海中願因諸
佛法僧力慈悲方便拔諸苦不捨弘願濟含
霸化力自在度無窮恒沙衆生成正覺說此

偈已我復稽首歸依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法
僧前承三寶力志心發願修無上菩提契從
今生至成正覺中間決定勤求不退未得道
前身無橫病壽不中夭正命盡時不見惡相
無諸恐怖不生顛倒身無苦痛心不散亂正

陳四

九

慧明了不經中陰不入地獄畜生餓鬼水陸
空行天魔外道幽冥鬼神一切雜形皆悉不
受長得人身聰明正直不生惡國不值惡王
不生邊地不受貧苦奴婢女形黃門二根黃
髮黑齒頑愚暗鈍醜陋殘缺盲聾瘡癰凡是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

可惡畢竟不生出處中國正信家生常得男
身六根完具端正香潔無諸垢穢志意和雅
身安心靜不貪不癡三毒永斷不造衆惡恒
思諸善不作王臣不爲使命不願榮飾安貧
度世少欲知足不長畜積衣食供身不行偷

盜不殺衆生不啖魚肉敬愛含識如我無異
性行柔輒不求人過不稱己善不與物諍怨
親平等不起分別不生憎愛他物不恃自財
不恡不樂侵犯恒懷質直心不卒暴常樂謙
下口無惡說身無惡行心不諂曲三業清淨

在處安隱無諸障難竊盜劫賊王法牢獄枷
杖鉤鎖刀鎗箭槩猛獸毒虫墮峯溺水火燒
風飄雷驚霹靂樹折岩頽堂崩棟朽搥打怖
畏趁逐圍繞執捉繫縛加誣毀謗橫註鉤牽
凡諸難事一切不受惡鬼飛災天行毒癘邪

魔魍魎若河若海崇山穹嶽居止樹神凡是
霸祇聞我名者見我形者發菩提心悉相覆
護不相侵惱晝夜安隱無諸驚懼四大康強
六根清淨不染六塵心無亂想不有昏滯不
生斷見不着空有遠離諸相信奉能仁不執

已見悟解明了生生修習正慧堅固不被魔攝大命終時安然快樂捨身受身無有怨對一切衆生同爲善友所生之處值佛聞法童真出家爲僧和合身身之服不離袈裟食食之器不乖孟鉢道心堅固不生憍慢敬重三

弟子

二十

寶常修梵行親近明師隨善知識深信正法勤行六度讀誦大乘行道禮拜妙味香花音聲讚唄燈燭臺觀山海林泉空中平地世間所有微塵已上悉持供養合集功德迴助菩提思惟了義志樂閒靜清素寂默不愛喧擾

不樂群居常好獨處一切無求專心定慧六通具足化度衆生隨心所願自在無礙萬行成就精妙無窮正直圓明志成佛道願以此善根普及十方界上窮有頂下極風輪天上人間六道諸身一切含識我所有功德悉與

衆生共盡於微塵劫不惟一衆生隨我有善根普皆充薰飾地獄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餓鬼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畜生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天人

阿脩羅恒沙諸含識八苦相煎迫南無佛法
僧因我此善根普免諸纏縛南無三世佛南
無脩多羅菩薩聲聞僧微塵諸聖衆不捨本
慈悲攝受群生類盡空諸含識歸依佛法僧
離舌出三塗疾得超三界各發菩提心晝夜

陟四

二十一

般若生生勤精進常如救頭然先得菩提
時誓願相度脫我行道禮拜我誦經念佛我
脩戒定慧南無佛法僧普願諸衆生悉皆成
佛道我等諸含識堅固求菩提頂禮佛法僧
願早成正覺

隨州大洪山遂禪師禮華嚴經文

南無毘盧教主華嚴慈尊演寶偈之金文布
琅函之玉軸塵塵混入剎剎圓融十兆九萬
五千四十八字一乘圓教大方廣佛華嚴經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

惟心造常願供養常恭敬七處九會佛菩薩
常願證入常宣說五周四分華嚴經常願供
養無休歇九十剎塵菩薩衆常願悟入常宣
說大方廣佛華嚴經伏願某甲生生世世在
在處處眼中常見如是經典耳中常聞如是

經典口中常誦如是經典手中常書如是經典心中常悟如是經典願生生世世在在處處常得親近華藏一切聖賢常蒙華藏一切聖賢慈悲攝受如經所說願悉證明願如善財菩薩願如文殊師利菩薩願如彌勒菩薩願如普賢菩薩願如觀世音菩薩願如毘盧遮那佛以此稱經功德以此發願功德願與四恩三有法界一切衆生消無始以來盡法界虛空界無量罪垢願與四恩三有法界一切衆生解無始以來盡法界虛空界無量冤

業願與四恩三有法界一切衆生集無始以來盡法界虛空界無量福智同遊華藏莊嚴海同入菩提大道場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

桐江瑛法師觀心銘

心焉心焉本自天然卓爾獨立湛寂孤堅妙

陟四

二十三

中至妙玄中又玄無來無去不變不遷非迷非悟絕聖絕賢思不可及強以言詮由體明覺遂生諸緣鏡含萬象海納百川收之兮神潛方寸舒之兮光充大千變化自在作用無邊乃生乃佛爲實爲權迷之則浩浩不返悟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冊

之則了了相傳心焉汝靈心焉汝霸語汝豈
忘誨汝須聽汝具萬法兮本自圓成萬法具
汝兮其體空平境非實境名是假名汝昔不
悟兮枉受玲玢汝今自覺兮可保堅貞觸途
莫滯念起即惺六塵不染三毒乃清休更鼓
之令濁兮失本明宜自澄之令淨兮歸元精

緇門警訓卷第四

緇門警訓卷第五

終南山宣律師賓主序

陟五

夫損己利他者蓋是僧家之義也害物安身者非爲釋子之理也有賞善罰惡之能斷是非不平之事若是先人後己并諸佛之慈心

步五

如或爾死我活乖六和之妙行爲主者倘存仁義感十方衲子之雲臻若乃私受人情招千里惡名之遠播爲賓者懷恭執禮有義而到處安身苟取狂圖無義而隨方惹怨今者幸生中國得賴空門脫萬丈之火坑拋千重

之羈網如囚出獄似鳥開籠履布金積善之場住七寶無殃之地天龍恭敬神鬼欽崇非桑蠶而着好衣不耕田而食美饌何須結怨饗利非理圖財求蝸角之虛名閉人天之坦路取龜毛之小利穿地獄之深坑積恨結於今生受波吒於後世縱使滿堂金玉牽纏自己愚身直饒羅綺盈箱闢亂子孫業重必求儉用免逼迫於心田知足除貪播馨香於意地或住梵刹或掛雲堂莫論他非但省已過若有才高之者把三藏以研窮志淺之流覽

五乘而課誦切莫口行慈善肚裡刁鎗面帶
笑容心藏劒戟貧者不恤老者不憐忘慈親
鞠養之深恩乖師長提携之厚德如斯用意
退十方檀越之信心執假迷真惹四海英賢
之譏誚是以丁寧勸諭仔細精專聞之者破
我慢之高山覽之者塞昏迷之巨海皆希稟
信普願回心只宜來世勝今生莫道今生勝
來世奉勸大衆疾須覺知大限臨頭悔之莫
及

東山演禪師送徒弟行脚

大凡行脚須以道心爲重不可受現成供養
等閑過日須將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每日
十二時中裂轉面皮討箇分曉始得若只隨
羣逐隊打關過日忽然死了閻羅老子打筭
飯錢莫道我不曾說與你來若是做工夫須

陟五

二

要時時檢點刻刻提撕那裏是得力處那裏
是不得力處那裏是打失處那裏是不打失
處若如此檢點做工夫時定有到家時候有
一等辨道人經又不看佛又不禮纔上蒲團
便打瞌睡及至醒來胡思亂想纔下蒲團便

與人說雜話若是如此辨道至彌勒佛下生時也未有人手底時節須是猛着精采提一箇無字晝叅夜叅與他厮睚不可坐在無事家裏又不可在蒲團上死坐須要活弄恐雜念紛飛起時千萬不可與他厮睚轉鬪轉多

有人到這裡不識進退解免不下成風成顛壞了一生宜向紛飛起處輕輕放下轉身下地行一遭又上蒲團開兩眼捏兩拳豎起脊梁依前提起所叅話頭便覺清涼如一鍋沸湯攪一杓冷水相似若如此做工夫日久歲

深自有到家時節工夫未入手不可生煩惱恐煩惱魔入心若覺得力不可生歡喜恐歡喜魔入心種種禪病說之不盡如衆中有老成道伴千萬時時請益若無將前輩祖師教人做工夫語言看一遍如親見相似如今向

陟五

三

此道者難得其人千萬努力向前望汝早早打破漆桶歸來與老僧揩背偈曰瞻風撥草離家時一念途中善護持近日叢林風味別脚頭到處着便宜

石屋珙禪師送慶侍者回里省師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冊

汝師年老中山寺朝暮無人可瞻侍不歸掃
洒執巾瓶師資禮法合也未汝母兼又年紀
高除汝一人更無二望斷秋風未見歸倚門
日日長垂淚離師棄母入山來所圖畢竟成
何事安貧樂道固所難住箇茅菴豈容易也

要種竹栽松也要鋤山掘地也要運水搬柴
也要澆蔬灌芋也要行道諷經也要攝心除
睡藜羹黍飯塞飢瘡淡薄粥通腸胃人生
皆為口體忙我亦未免形骸累自家心地如
未明業識茫茫無本據水邊林下暫經過吾

汝皆非义居計月江和尚有書來勉汝歸寧
有深意開緘未讀便抽身不負來音全孝義
有言孝為百行先在俗在僧誰不然侍師奉
母名敬田何須入衆并參禪忽然思靜又嫌
喧短策不妨閑徃還

結制小叅

佛祖門風將委地說着令人心膽碎扶持全
在我兒孫不料兒孫先作弊紛紛走壯向奔
南昧却正因營雜事滿目風埃滿面塵業識
茫茫無本據縱饒掛搭在僧堂直待板鳴歸

被位聚頭寮舍鼓是非收足蒲團便瞌睡癡
雲變隼性天昏石火交煎心鼎沸暫時寂寂
滯輕安一向冥冥墮無記百丈清規不肯行
外道經書勤講議因果分明當等閒罪福昭
然渾不懼或遷一榻一間房放逸總由身口

陝五

四

意頭上瓦脚下磚身上衣口中味一一皆出
信心檀越人家施未成道業若爲消捫心幾
箇知慚愧今日三明日四間處光陰盡虛棄
一朝老病來相尋閻翁催請死符至從前所
作業不忘三塗七趣從茲墜袈裟失却復再

難鱗甲羽毛披則易看它古之學道流直忘
人世輕名利煮黃精煨紫芋飯一搏水一器
爲療形枯聊接氣石爛松枯竟不知洗心便
作累生計物外清閒一味高世上黃金何足
貴劫空田地佛花開香風觸破娘生鼻選佛
場中及第歸圓覺伽藍恣遊戲茲因結制夜
小叅不覺所言成此偈

上堂

六月七月天不雨農家曉夜忙車水背皮焦
裂脚底疼眼花無力欲悶死公人又來逼夏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冊

稅稅絲納了要盤費大麥小麥盡量還一日
三食不周備思量我輩出家兒現成受用都
不知進道身心無一點東邊浪宕西邊嬉三
箇五箇聚頭坐開口便說它人過及乎歸到
暗室中背理虧心無不做莫言跬在異類中

陟五

五

來生定作栽田翁前來所說苦如此那時難
與今時同古德訓徒有一語對人天衆拈來
舉緇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苦

中峯和尚遺誡門人

佛法無你會處生死無你脫處一報之身如

風燈石火念念如救頭然尚無你了辦處著
甚死急平地上討許多忙亂眨得眼來早已
四五十歲了也你喚甚麼作佛法任你以百
千聰明一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乃至一千
七百則陳爛葛藤及與百氏諸子從頭解註

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遶說時似悟對
境還迷此事向道無你會處你轉要會轉不
相應你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
千人萬人拶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箇要
會的妄念惟有具大信根向已躬下真參實

悟乃能荷負你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故
古教謂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
量不能測佛智如今有等人拾得橘皮自認
為火到處高談闊論主張一路道我會佛法
要人恭敬有甚得便宜處幻者三四十年的

此事上著到展轉於佛法二字尚不相應所
以日夜懷慚安敢濫膺師位尋常遇甘言厚
幣不啻毒箭入心累避之而不可此蓋多生
緣業所致乃虛妄本非道力使之然也每見
道流沒要緊遇弟子不順意事一點無月恣

縱業識狂心毒行平地上跨陷人喚作我持
公論殊不知從無量劫來被此等公論結縛
無明未曾有一事以公論而會道念且今日
所持底公論你還知多少人在你背後掩鼻
之不暇生死無你脫處自家一箇生死大事

陟五

六

粘皮綴骨念念無間無量劫來百千伎倆一
齊弄盡只是此心不肯休歇徒向千佛萬祖
累發重誓逗到今日撞在三衣下喚作道流
奈何依舊識它目前不破動便生心起念莫
非滋長生死結縛忘却最初出家本志似與

麼熱亂得千生萬生徒長業輪於理何益好
教你知衆生結縛濃厚無你奈何處你若無
力處衆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
寂丐食鶉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
慚人所以知佛法無你會處生死無你脫處
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捱捱住
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驀尔撥
透始信余言之不相誣矣

誠閒

世人未有不以閒散為樂而共趣之逆問其

故乃曰昔嘗以榮辱是非累日與事物相交
馳心志勞而形體痛以至結於清想接於夢
寐靜而思之人生幾何不得一日之安雖富
貴奚益也由是一切棄之思欲行歌坐忘觀
青天白雲以自放浪於事物之表或有避父

陟五

七

師之訓厭身世之勞望治生如避水火必欲
拔塵遠俗以遂其閒余曰忙固勞形役慮也
閒則坐消白日又何益於理哉二者皆欣厭
之情妄耳故聖人有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之
旨正不必厭此忙而欣彼之閒也余將直言

之夫人欲學入世間之道苟不服勤勞後則事無貴賤皆無由成然悟世間虛妄欲究聖賢出世之道倘不忘食廢寢則根無利鈍又何從而得之故雪山大士捨身命如微塵數事知識如恒河沙積劫迨今歷試諸難蓋欲

示後學者知道之不易聞也故入世間則忠於君孝於親悉盡其義不可不忙出世間則親師擇友朝參暮扣以盡其道又不可不忙既盡其義又盡其道將見体如泰山之不動心等太虛之無為豈一閒字可與同日語哉

或入世不能盡其義出世不能盡其道惟孜孜以安閒不擾為務而不肯斯須就勞者故聖人斥之為無慚人凡有識者安肯負此無慚而復嗜閒於踈散之域也余故書此以為投閒者之誠

千崑長禪師示衆

參禪為第一持戒為第二作福為第三禮誦為第四既作出家兒須行四種事不可縱汝心不可恣汝意不可懶汝身不可昏汝智諦觀苦與樂痛念生與死莫憂衣與食莫貪名

與利時中惺惺著胸中蕩蕩地行坐合清規
動靜依先制常近善知識常遠惡朋輩若能
信我言成佛極容易若不信我言出家徒勞
牙是百姓光頭是脩羅聚會是地獄抽芽是
畜生羣隊快脫袈裟來快出山門去且自做

步五

俗人莫與我同住

天衣懷禪師室中以淨土問學者

若言舍穢取淨厭此欣彼則是取舍之情衆
生妄想若言無淨土則違佛語脩淨土者當
如何脩衆無語復自答云生則決定生去則

實不去又云譬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絕
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

大智律師警自甘塗炭者

世之學佛者其始莫不皆曰為生死事大及
乎聲利所動世緣所汨則生死大事置而弗
論或為人扣擊則它辭託跋不能自決或云
此不須問或云不必用知或云符到奉行莫
作計較或云隨處受生出入自在或云且生
不高不下之家復男子身或云把定精神見
善惡相不得隨去或令預候之時或教臨終

奪陰或云百骸潰散一物長靈或云形散氣
消歸於寂滅如是種種臆度矯亂皆不出凡
夫外道斷常二見逮乎四大解分痛苦所道
識神無主隨業輪回決無疑矣假令定日尅
時坐脫立化世德可致未足為奇斯由不見

陟五

九

十六觀經不知九品生相不信弥陀願力而
堅恃所具自甘塗炭豈不為之悲哉

永明壽禪師戒無證悟人勿輕淨土
問曰但見性悟道便超生死何用繫念彼佛
求生它方答曰真修行人應自審察如人飲

水冷暖自知今存龜鑑以破多惑諸仁者當
觀自己行役見性悟道受如來記紹祖師位
能如馬鳴龍樹否得無礙辯才證法華三昧
能如天台智者否宗說皆通行解兼脩能如
忠國師否此諸大士皆明垂言教深勸往生

蓋是自利利他豈肯悞人自悞况大雄讚嘆
金口丁寧希後昔賢恭稟佛敕定不謬誤也
仍往生傳所載古今高士事跡顯著非一宜
勤觀覽以自照知又當自度臨命終時生死
去住定得自在否自無始來惡業重障定不

現前此一報身定脫輪迴否三途惡道異類
中行出沒自由定無苦惱否天上人間十方
世界隨意寄託定無滯碍否若也了了自信
得及何善如之若其未也莫以一時貢高却
致永劫沉淪自失善利將復尤誰嗚呼哀哉

何嗟及矣

慈雲式懺主三衣辯惑篇

佛制法衣但三一曰安陀會二曰鬱多羅偈
三曰僧伽梨此三法衣定是出家之服非在
家者所披僧祇云三衣者賢聖沙門標識非

俗人所為智論云佛聖弟子住於中道故着
三衣外道裸形無恥白衣多貪重着雜阿含
云修四無量者並剃髮服三法衣而出家也
據斯以知定非俗服世云梵網經有通俗着
者人見彼經廣列王臣道俗盡得受戒應教

陟五

十

身所着袈裟等言便令士女受菩薩戒者着
七條衣觀彼經文未必全尔袈裟正翻為漆
或翻卧具據翻漆者祇是通制道俗受戒須
服壞色恐其漆同特艷乖於法制乃云應教
身所着染皆使壞色或有風俗不可盡制而

出家菩薩必須染壞故復文云比丘應與俗服有異何曾通俗着七條衣或翻卧具者南山云三衣總名梵網經云披九條七條五條袈裟即其文也若尔者又何妨袈裟之語別在出家亦即文云比丘皆應與俗服有異尋

天台及藏法師章疏俱作染壞義釋並無通俗三衣之說雖方等經中通俗脩懺入道場時許着三衣但是單縫不許却剃佛言此三衣者一名單縫二名俗服荆溪師云若却剃者即是大僧受持之衣是故此衣應須別造

世有借出家人衣深為未可故知雖三衣非出家服出輔行記信其梵網若已許着方等何故要須單縫乃至阿含佛令取阿難鬱多羅僧與婆四吒女着等此出自聖意暫尔赴機滅後下凡須依定制一切戒律涅槃重宣最後

陟五

十一

之言方為拈定三衣許俗彼經無文餘或云攘灾免厄許與小片至如戲女暫挂獵師假披或云得四寸而飲食斯充挂一片而羅刹不敬蓋顯三衣之功用非許四民之受持出家閑邪之人尚昧持衣之軌在塵煩雜之衆

寧知奉法之儀南山云若受用有方則不生
罪戾必領納垂式便自陷深憊一生無衣覆
身一死自負聖責何慮無惡道分觀斯之言
自坐深過忍將非法誤累在家更有憊妄不
能緘默多見道俗競挂絡子濫觴久矣滋彰

近矣耳三衣五納制聽二典絡子名狀出自
何文設以三衣破片而迴作者比丘衣指抵
合補治今不失受持豈容披其破片更立異
名何殊遭賊失衣比丘乎或云院內執作暫
挂無妨者安隨會正是院內之衣何不着耶

至於俗家弟子若免灾厄不應常挂袈裟之
片若許常挂何不全許三衣而但許一片耶
南山引僧祇龍着袈裟免金翅難乃云必不
順教則所被無力袈裟違教尚云無力况今
絡子特新裁染公然製造若名若体全是非

法驗知披挂得罪無福今略書三種違教之
咎庶幾讀之有過無大必改為善一者絡子
名体都無所載制聽二教一切所無既乏五
功濫叅三賤違教之責冥報非虛二者制聽
二教唯佛一人自菩薩聲聞述而不作今既

自制絡子仁者便是佛耶三者隋外道輩非
佛者流南山云以雜色線縫於衣上作條幅
者是外道法結偷蘭遮况乎造非法衣殊乖
先制非外道輩斯何人哉幸願四方道人行
大乘者讀文尋竟莫守已情擔麻棄金殊非

陟五

十二

智者革弊從正斯則達人應知無上佛乘解
無道俗傳持之軌誠在律儀涅槃扶律談常
正在於此律範若壞法假誰傳豈生為人不
護眼目斷常住命非旃陀羅耶昔靜霸法師
值周武行雷自恨不能護法出家奚為乃坐

石奮刀徧身剖肉引腸挂樹以手捧心而卒
嗚呼古賢護法其若是乎我等既數未能宜
守法制莫致毀損殃墜自他矣

緇門警訓卷第五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冊

緇門警訓卷第六

陟六

長蘆慈覺禪師龜鏡文

夫兩挂垂陰一華現瑞自爾叢林之設要之本為衆僧是以開示衆僧故有長老表儀衆僧故有首座荷負衆僧故有監院調和衆僧

陟六

故有維那供養衆僧故有典座為衆僧作務故有直歲為衆僧出納故有庫頭為衆僧主典翰墨故有書狀為衆僧守護正教故有藏主為衆僧迎待檀越故有知客為衆僧請召故有侍者為衆僧看守衣鉢故有寮主為衆

僧供侍湯藥故有堂主為衆僧洗濯故有浴主水頭為衆僧禦寒故有炭頭爐頭為衆僧乞丐故有街坊化主為衆僧執勞故有園頭磨頭莊主為衆僧滌除故有淨頭為衆僧給侍故有淨人所以行道之緣十分備足資身之具百色現成萬事無憂一心為道世間尊貴物外優閑清淨無為衆僧為眾回念多人之力寧不知恩報恩晨參莫請不捨寸陰所以報長老也尊卑有序舉止安詳所以報首座也外遵法令內守規繩所以報監院也六

和共聚水乳相參所以報維那也為成道故
方受此食所以報典座也安處僧房護惜什
物所以報直歲也常住之物一毫無犯所以
報庫頭也手不把筆如救頭然所以報書狀
也明窓淨案古教照心所以報藏主也韜光
晦迹不事追陪所以報知客也居必有常請
必先到所以報侍者也一瓶一鉢處眾如山
所以報寮主也寧心病苦粥藥隨宜所以報
堂主也輕徐靜默不昧水因所以報浴主水
頭也緘言拱手退已讓人所以報炭頭爐頭

也付已德行全關應供所以報街坊化主也
計功多少量彼來處所以報園頭磨頭莊主
也酌水運籌知慙識愧所以報淨頭也寬而
易從簡而易事所以報淨人也所以叢林之
下道業惟新上上之機一生取辦中流之士

陟六

二

長養聖胎至如未悟心源時中亦不虛棄是
真僧寶為世福田近為末法之津梁畢竟二
嚴之極果若或叢林不治法輪不轉非長老
所以為眾也三業不調四儀不肅非首座所
以率眾也容眾之量不寬愛眾之心不厚非

監院所以護衆也修行者不安敗群者不去
非維那所以悅衆也六味不精三德不給非
典座所以奉衆也寮舍不修什物不備非直
祇所以安衆也畜積常住減尅衆僧非庫頭
所以贍衆也書狀不工文字滅裂非書狀所

以飾衆也几案不嚴喧煩不息非歲主所以
待衆也憎貧愛富重俗輕僧非知客所以替
衆也禮貌不恭尊卑失序非侍者所以命衆
也打疊不勤守護不謹非寮主所以居衆也
不閑供侍惱亂病人非堂主所以恤衆也湯

水不足寒暖失儀非浴主水頭所以浣衆也
預備不前衆人勦念非爐頭炭頭所以向衆
也臨財不公宣力不盡非街坊化主所以供
衆也地有遺利人無全功非園頭磨頭莊主
所以代衆也懶惰併除諸緣不具非淨頭所

陟六

三

以事衆也禁之不止命之不行非淨人所以
順衆也如其衆僧輕師慢法取性隨緣非所
以報長老也坐卧參差去就乖角非所以報
首座也意輕王法不顧叢林非所以報監院
也上下不和鬭諍堅固非所以報維那也貪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册

婪美膳毀訾粗食非所以報典座也居處受用不思後人非所以報直歲也多貪利養不惜常住非所以報庫頭也事持筆硯馳騁文章非所以報書狀也慢易金文看尋外典非所以報藏主也追陪俗士交結貴人非所以報知客也遺忘召請久坐衆僧非所以報侍者也以已妨人悞藏誨盜非所以報寮主也多嗔少喜不順病緣非所以報堂主也桶杓作聲用水無節非所以報浴主水頭也身利溫暖有妨衆人非所以報爐頭炭頭也不念

修行安然受供非所以報街坊主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非所以報園頭磨頭莊主也涕唾墻壁狼籍東司非所以報淨頭也專尚威嚴宿無善教非所以報淨人也蓋以旋風干匝尚有不周但知捨短從長共辦出家之事所冀師子窟中盡成師子梅檀林下純是梅檀令斯後五百年再覩靈山一會然則法門興廢係在僧徒僧是敬田所應奉重僧重則法重僧輕則法輕內護既嚴外護必謹設使粥飯主人一期王化叢林執事偶爾當權常

宜敬仰同袍不得妄自尊大若也貢高我慢
私事公酬萬事無常豈能長保一朝歸衆何
面相看因果無差恐難回避僧爲佛子應供
無殊天上人間咸所恭敬二時粥飯理合精
豐四事供須無令缺少世尊二千年遺蔭蓋

陟六

四

覆兒孫白毫光一分功德受用不盡但知奉
衆不可憂貧僧無凡聖通會十方既曰招提
悉皆有分豈可妄生分別輕厭客僧且過寮
三朝權住盡禮供承僧堂前暫爾永齋等心
供養俗客尚猶照管僧家忍不逢迎若無有

限之心自有無窮之福僧門和合上下同心
互有短長遠相蓋覆家中醜惡莫使外聞雖
然於事無傷畢竟減人瞻仰如師子身中蟲
自食師子肉非外道天魔所能壞也若欲道
風不墜佛日常明壯祖域之光輝補

皇朝之聖化願以斯文爲龜鏡焉

慈受禪師示衆箴規

尊無量本大同小異

陞堂念誦諷經小參但是衆集宜須先赴遊
方上士規矩隨身豈可乖慵遭人檢點一回
可恕三犯何顏不思百丈真風便見投子道

底靜牌纔掛宜各默然縱不掛時豈可談笑
古佛垂訓守口如瓶二六時中常宜緘默三
業不戒萬禍潛生善諳魯祖風便口掛壁上
自己案前常令潔淨只安香匣禪策經文貴
圖齊整不得安世俗文字藥裹香爐種種所

陟

五

須宜收案下出聲持誦噪吵稠人背靠扳頭
輕欺大眾虛占案分掛物明窓不合律儀叢
林安許端身正意默爾披尋諦味聖言契合
心地不虛開卷始會看經平時隣案道人切
忌交頭接耳賓客相看禮不可免茶湯纔罷

叙話已周相引出寮不可久坐若是舊時道
伴遠地親情相邀林下水邊方可傾心談論
至於交關買賣引惹雜人盡非衲子所爲便
可一筆勾下粥後歸寮同伸問訊上中下座
恭敬爲先苟或不然輕人慢已放叅開籠須

白知寮出入掀簾要垂後手登床宴坐不可
垂衣舉動經行更宜緩步使人動念魔障易
生衆口爍金自家何樂洗衣把針宜于齋后
不急之務道業荒唐不可將湯瓶泡衣洗面
卓上裁紙糊卓偷煮點心包藏藥石竹竿要

知觸淨熨斗須看閑忙執在一隅恐妨衆用
古聖補破遮寒縫了便休豈可朝昏事侍針
線煎點茶湯叢林盛禮大衆雲集方可跏趺
盞裏收歸衆人齊退私藏茶末取笑傍觀隻
手揖人是何法度有故不赴須白知寮小坐

茶湯輒不可免新到入寮宜懷謙下未諳法
度請問耆年隨方毗尼在人建立安籠占案
不必着忙欸細之間自然穩便入寮煎點本
爲衆人意在志誠茶須通喫使了家事舊處
安排瀉却湯瓶即時添注山行水次戒護開

談張口如弓發言如箭雌黃之事品藻他人
說食說錢呵風罵兩牆壁有耳法令無親忽
然虎口遭傷始見鋒頭太露凡遇茶毗陰晴
齊赴各懷悽愴同運悲心恐彼前人虛生浪
死口持經呪有負柴薪豈可猖狂恣聲談笑

勝六

六

衣盂估唱本爲破慳後人不知返成貪愛偷
量長短暗窺舊新賤唱資分過如常賣不知
反責猶說便宜識者傍觀面慚汗下若是海
門上士禪院高賓但爲死者結緣莫被活人
嗤咲柔和善順上下可觀我慢貢高諸聖不

祐八萬細行三千威儀二六時中頭頭可見
穿堂直過豈不厚顏尊嚴間行恐招薄福祿
衣登殿草履遊山莫踐法堂回互耆宿五更
洗面本爲修行吐唾施盆喧聒大衆暗中動
念自昧不知日徃月來面黃身瘦浴湯少使

籌子休拈作福雖多不如避罪廊舍吐嚙案
上抓頭違背聖賢自從已便時時檢點步
隄防直須小却身心便好大着腸肚十日知
寮廝相供養晚眠早起務在精誠苦切勞心
先人後已大衆衣鉢切要關防一事不周衆

人動念煎茶掃地換水裝香莫教冷却湯瓶
免見禪和煩惱寮中首座務要柔和規矩先
行繩墨自定依時上案簡徑開談有一不周
衆人共議遊山翫水出入有時惡性道人善
言誘勸倘不聽從密白方丈護善遮惡取信

陟六

七

檀那淨髮圍爐禮宜謙讓右件規矩委曲預
聞日用時中各宜照顧一撥便轉善不可加
三喚不回相聚何益况乃心塵難掃性水易
湍中器中根可上可下克賓法戰不勝曾罰
鑽飯一堂文遠勝劣爭禪輪却糊餅兩個叢

林榜樣後學依從焦山不說兩般禪只要罰
油十六兩頌曰

烏龜忽爾艾燒頭千古令人哭不休奉勸後
生高着眼莫教罰了一斤油

笑翁和尚家訓

日亦然子夜亦然睡時宜後起宜先收單摺
被候開靜動止回旋向左肩
晨朝粥罷莫猖狂盥漱低頭少使湯頭若痒
時須待浴手中乾淨不相妨
寢靜身心展鉢時出宜先筋入先匙食巾收

摺須臨後左右和南禮奠廚
粥了和南飯後茶放叅藥石莫諠譁出堂入
戶清規合猶見叢林有作家
座元門首板丁當是甚禪和敢入堂追罰百
錢由自可高懸一榜最難當

入室陞堂念誦時從規合自具威儀近來一
等無羞耻直褻中間小袖兒
脫着衣鞋要整齊掩門宜緩放籌低密持咒
語輕彈指淨桶常將右手提
入浴披衫貴靜恭需湯擊板合從容不應觸

布安槽上雙脚如何着桶中
禮拜持經遣睡魔不須將此當嘍囉一朝突
出娘生眼執藥方知病轉多
頂笠腰包號水雲尋師切勿憚辛勤法門冷
淡須防護莫學尋常救火軍

陟六

黃龍死心新禪師小參

夫小參者謂之家教何謂家教譬如人家有
三箇五箇兒子大底今日幹甚事小底今日
幹甚事是與不是晚間歸來父母一一處斷
叢林中亦復如是院門今日幹甚事是與不

是住持人當一一處斷觀今之時節叢林淡
薄人根狹劣不可說也有一般破落戶長老
馳書達信遮邊討院住那邊討院住便揀箇
好日入院又道我是長老方丈裏自在受快
活遮般底喚作地獄澤如今叢林中若論參
禪固是難得其人我有見你遮一隊漢在遮
裏心憤憤口悱悱道我會禪會道入方丈裏
趂口快撐兩轉語便行不是遮箇道理又有
一般漢影影響響認得箇頑空便道只是遮
箇事又有一般道見虛空裏光影又有一般

道無有不是者錯了也救不得了也遮般底
只宜色身安樂莫教一頓病打在延壽堂內
如落湯螃蟹手忙脚亂見神見鬼遮邊討巫
師那邊討鑒博卜凶卜吉問好問惡你不見
我佛如來爲三界鑒王四生慈父鑒一切衆

陟六

九

生心病只爲你不信自心向外馳求被邪魔
魍魎入你心中做得許多見解要識你自心
麼如太陽當晝天下皆明那裏更有暗處若
到遮箇田地亦無吉凶又象亦無是非好惡
便能向是非頭上坐是非頭上卧乃至娼坊

酒肆虎穴魔宮盡是當人安身立命之處只
爲你無量劫來業識濃厚心中趨趨款款縮
縮絆絆信之不及便被世間情愛纏縛得來
七顛八倒江南人護江南人廣南人護廣南
人淮南人護淮南人向北人護向北人湖南

人護湖南人福建人護福建人川僧護川僧
浙僧護浙僧道我鄉人住院我去讚佐他一
朝有箇不周全翻作是非到處說苦哉苦哉
恁麼行脚掩彩殺人鈍置殺人若是箇漢一
畫畫斷多少自由自在若也畫不斷處處被

愛之所縛愛色被色縛愛院被院縛愛名被
縛愛利被利縛愛身被身縛你何不退步思
量你遮臭皮袋有甚麼好處當時只爲你有
一念愛心便入母胎中受父精母血交構成
一塊膿團母喫熱時便受鑊湯地獄母喫冷
時便受寒氷地獄及至撞從母胎裏出來受
寒受熱受饑受飽受病受苦煎煎逼逼直至
今日只爲不能返觀便有許多是非生滅我
生你死你死我生生死死死生隨業
受報無有休時近來又有一般奴狗受雇得

錢買度牒剃下狗頭披佛袈裟奴郎不辨菽
麥不分人吾法中破壞吾法一向裝裹个渾
身棲腰捺胯胡揮亂擻要做大漢大漢不恁
麼攸要做大漢須是退步莫面前背後奴唇
婢舌嫌好道惡說遮裏飲食豐厚那裏寮舍

陟六

十

穩便不消得如此諸上座人身難得佛法難
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你諸
人要參禪麼須是放下着放下箇甚麼放下
箇四大五蘊放下無量劫來許多業識向自
已根脚下推窮看是甚麼道理推來推去忽

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刹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豈不暢快平生莫只管冊子上念言念語討禪討道禪道不在冊子上縱饒念得一大藏教諸子百家也只是閒言語臨死之時總用不

看古人悞了方求明師決擇去其砂石純一具寔秤斤定兩恰如人開雜貨鋪相似無種不有來買甘草便將甘草與他來買黃連便將黃連與他不可買黃連却將甘草與他又似你有一塊金將入紅爐裏煅煉煉來煉去

煉得熟也方上鉗鎚打作瓶盤釵釧瓶重幾兩盤重幾兩一一分明然後却將此瓶盤釵釧鎔成一金喚作一味平等法門若不如此盡是籠洞具如顛預佛性你還會麼你還信麼山僧適來答遮僧四轉語道死中有活活

陟六

十一

中有死死中怕死活中怕活將此四轉語驗盡天下衲僧且道天下衲僧將甚麼驗良久云大體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語錄

褒禪山慧空禪院輪藏記無爲居士楊傑作

法界本無衆生生衆緣乎妄見如來本無言教言教爲乎有情妄見者衆生之病言教者如來之藥以藥治病則病無不治以言覺妄則妄無不覺此如來不得已而言賢智不得已而述也故阿難陀集而爲經優彼離結而爲

律諸菩薩衍而爲論經律論雖分乎三藏戒定慧蓋本乎一心藏以示其函容心不可以凝滯是以雙林大士接物隨機因權表寔聚言教而爲藏載寶藏而爲輪以教依輪則教流而無礙以輪顯教則輪運而無窮使披其

教者理悟變通見其輪者心不退轉然後優游性海解脫意筌無一物不轉法輪無一塵不歸華藏非有深智者其孰能與於此哉

慈照聰禪師住襄州石門請查待制
爲撰僧堂記

乾明寺者去郡百里古曰石門因勅易之高峻峻谷虎豹所伏岐路磽确人烟曩絕非志於道者固能棲其心也遊宦之徒羈束利名雖觀其勝絕而罕能陟其境道守郡日知有學者法字守榮自雍熙王年參尋而至後安

禪之堂卑隘陳壞於是發心重構克堅其志
衆落求化多歷年所召良工市美材迄景德
三年始告成凡五間十一架春有學徒慧果
携錫至京請余識之將刊于石乃書曰自佛
法廣被達磨西來具信根者求證本源星居

涉六

十二

曠野蔽身草木衣不禦寒食不充腹及正法
漸漓人法替急百丈禪師乃營其棟宇以安
老病邇來禪刹競構宏壯少年初學恣卧其
間殊不知化緣者勞形苦骨施財者邀福懺
罪明因果者如卧鐵牀若當冤敵自非朝夕

密密增長聖胎其次親善知識者志求解脫
可以暫容其形龍神攸護其戒心汨蓋躋身
利溫煖不察無明不知命縮惟記語言自謂
究竟韶盡遷謝墮彼惡趣丈夫猛利得不動
心者哉榮公生鳳翔號邑出家於雍州鄠縣

白雲山淨居禪院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八日記

應庵華禪師答詮長老法嗣書

老僧自幼出家正因也方袍圓頂正因也念
生死未明撥草瞻風親近真善知識正因也
至於出世領衆今三十餘年未嘗毫髮厚已

也方丈之務未嘗少怠也晝夜精勤未嘗敢懈也念衆之心未嘗斯須忘也護惜常住之念未嘗敢私也行解雖未及古人隨自力量行之亦不負愧也痛心佛祖慧命懸危甚於割身肉也念報佛祖深恩寢食不遑安處也

陸六

十三

念方來衲子心地未明不啻倒懸也雖未能盡古人之萬一然此心不欺也長老隨侍吾三四載凜然卓卓可喜去年夏末命悅衆是吾知長老也吾謝鍾山寓宣城昭亭未幾赴姑蘇光孝方兩月長老受鳳山之請道由姑

蘇首來相見道義不忘如此也別後杳不聞耗正思念間懷淨上人來承書并信物方知入院之初開堂爲吾燒香乃知不負之心昭廓也今既爲人天眼目與前來事體不同也果能如吾自幼出家爲僧行脚親近真善知

識以至出世佳持其正因行藏如此行之則吾不妄付授也又何患宗門寂寥哉至祝無以表信拂子一枝法衣一頂幸收之紹興壬午七月初七日住平江府光孝應庵老僧曇華書復語錄

怡山然禪師發願文

皈命十方調御師演揚清淨微妙法三乘四
果解脫僧願賜慈悲哀攝受但某甲自違真
性枉入迷流隨生死以飄沈逐色聲而貪染
十纏十使積成有漏之因六根六塵妄作無

邊之罪迷淪苦海深溺邪途着我耽人舉枉
措直累生業障一切慙尤仰三寶以慈悲灑
一心而懺悔所願能仁拯拔善友提携出煩
惱之深源到菩提之彼岸此世福基命位各
願昌隆來生智種靈苗同希增秀生逢中國

長遇明師正信出家童真入道六根通利三
業純和不染世緣常修梵行執持禁戒塵業
侵嚴護威儀蝟飛無損不逢八難不缺四緣
般若智以現前菩提心而不退脩習正法了
悟大乘開六度之行門越三祇之劫海建法

陳六

十四

幢於處處破疑網於重重降伏衆魔紹隆三
寶承事十方諸佛無有疲勞修學一切法門
悉皆通達廣作福慧普利塵沙得六種之神
通圓一生之佛果然後不捨法界徧入塵勞
等觀音之慈心行普賢之願海他方此界逐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冊

類隨形應現色身演揚妙法泥犁苦趣餓鬼
道中或放大光明或見諸神變其有見我相
乃至聞我名皆發菩提心永出輪迴苦火鎮
冰河之地變作香林飲銅食鐵之徒化生淨
土披毛戴角負債啣冤盡罷辛酸咸霑利樂
疾疫世而兄爲藥草救療沉痾饑饉時而化
作稻粱濟諸貧餒但有利益無不興崇次期
累世冤親現存眷屬出四生之汨沒捨萬劫
之愛纏等與舍生齊成佛道虛空有盡我願
無窮情與無情同圓種智

開善密庵謙禪師吞陳知承書

某啓欣審官舍多暇焚香靜默坐進此道何
樂如之叅禪如應舉應舉之志在乎登第若
不登第而欲功名富貴光華一世者不可得
也叅禪之志在乎悟道若不悟道而欲福德

陟六

十五

智惠超越三界者不可得也竊嘗思悟道之
爲易登第之爲難何故學術在我與奪在彼
以我之所見合彼之所見不亦難乎是以登
第之難也叅究在我證入在我以我之無見
合彼之無見不亦易乎是以悟道之爲易也

然參禪者衆悟道者寡何也有我故也有我則不能證入亦易中之難也讀書者衆及第者亦衆何也見念故也見合則推而應選是難中之易也故見合爲易無我爲難無我爲易無爲難無無爲易亦無無無爲難是名

無無爲易亦無無無亦無爲難亦無無無亦無爲易和座子撞翻爲難故龐居士云煉盡三山鍊鎔銷五嶽銅豈欺人哉因筆及此庶火爐邊國頭說無生話時聊發一咲

司馬溫公解禪偈

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悵悵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

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

忿怒如列火利欲如鋸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

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

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
作因果

言爲百代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
不壞身

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

陳六

士

光明藏

道德脩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
佛菩薩

仰山飯戶部尚書阮中大撰

阮戶部外集

仰山飯仰山飯粒粒如珠似銀爛食者須知

來處難畧爲諸人試拈看東泉西疇春早時
畊夫餉婦寒且飢土膏脉起農事動牛領生
瘡猶挽犁夏苗欲秀未成實無雨四天惟烈
日背枯面裂汗流膏耘耨只愁稂莠出秋深
稻熟如黃雲晝穫夜舂甘苦辛里胥催督王
祖急官債私逋皆及身官債未償被鞭扑私
債未償賣田屋父母妻兒飽幾曾家家留米
羞齋粥住持老僧公門求丐士緣化主撮收
手胼足胝不敢憚擲風沐雨何曾休五更雲
堂門尚閉普供厨中人早起惟憂清衆粥飯

遲日日朝朝悉如是米瀝滿地凝如脂去粗
存精運甗炊沸湯烟焰飀釜熱執務捨力艱
勞疲長板聲終木魚吼端坐禪床捧盂受細
論變生造熟功却恐閭黎難下口不從香積
世界來又非鬼神供爾齋一匙一杓至一鉢

陝六

十七

皆是求福檀信財維那白槌似璫響十聲佛
名孺同唱行益纔遲忿怒生第二戒中念都
忘古人都爲學道忙徧參知識遊諸方木皮
草葉供鐺煮豈有此飯充飢腸百歲光陰如
夢幻參請工夫宜早辦若還心地不分明佛

也難消仰山飯

白侍郎六讚偈并序

出長慶集

樂天常有願願以今生世俗文筆之因翻爲
來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也今年登七十老
矣病矣與來世相去甚邇故作六偈跪唱於

佛法僧前欲以起因發緣爲來世張本也

讚佛

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堂
堂巍巍爲天人師故我禮足讚嘆仍依

讚法

過見當來千萬億佛皆因法成法從經出是
大法輪是大寶藏故我合掌至心迴向

讚僧

緣覺聲聞諸大沙門漏盡果滿衆中之尊假
和合力求無上道故我稽首和南僧寶

讚衆生

毛道凡夫火宅衆生胎卵濕化一切有清善
根苟種佛果終成我不輕汝汝無自輕

懺悔

無始劫來所造諸罪若輕若重無大無小我

求其相中間内外了不可得是名懺悔

發願

煩惱願去涅槃願住十地願登四生願度佛
出世時願我得親寂先勸請請轉法輪佛滅
度時願我得值寂後供養受菩提記

陟六

十八

天台圓法師自誠

三界悠悠一箇圓羈鎖生靈受酸楚本來面
目久沈埋野馬無羈恣飄鼓欲火燒殘功德
林逝波傾入無明塢紛紛萬類器中蚊蚋蚋
鳴亂沈還舉亦曾天帝殿中遊也向閻公鍋

裏煮循環又撞入胞胎交構腥臊成沫聚一
包膿血暫扶持數莖白骨權撐拄七情馳騎
不知歸六賊爭鋒誰作主春風不改昔時波
依舊貪嗔若狼虎改頭換面弄機關忍氣吞
聲受辛苦貴賤賢愚我與人是非榮辱今猶

古金烏玉兔自摩空雪髮朱顏盡成土我嗟
瞥地一何晚隨波逐浪空流轉追思古聖與
先賢掩袂令人獨羞赧而今捉住主人翁生
死魔來我誰管昔時伎倆莫施呈今日生涯
須自勉是非窟裡莫回頭聲利門前高着眼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但於自己覓愆尤肯與時流較長短一點靈
光直照西萬端塵事任舒卷不於蝸角竊虛
名獨向金臺預高選從他病死與生老只此
一回相括惱脩行惟下有稍難堅起脊梁休
放倒莫教錯認定盤星自家牢守衣中寶願

陟六

十九

同法界冤與親共駕白牛遊直道

緇門警訓卷第六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冊

緇門警訓卷第七

芙蓉楷禪師小叅

陟七

夫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脫生死本心息念斷絕攀緣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閑利養埋沒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如石

陟七

上栽花見利見名如眼中着屑况從無始以來不是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只要盡却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邋邋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檐拾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只披紙玄泰上座只着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卧只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身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教古人爲住持體

第一九四冊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册

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
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
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
作飯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
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惟置一茶堂

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辦道又况活計具
足風景不疎花解咲鳥能啼木馬長鳴石牛
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流水無聲嶺
上猿啼露顯中宵之月林間鶴唳風回清曉
之松春風起而枯木龍吟秋葉彫而寒林華

發玉階鋪苔蘚之紋人面帶煙霞之色音塵
寂爾消息沉然一味蕭條無可輒向山僧今
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
去陞堂入室拈槌豎拂東呵西棒張眉努目
如癩病發相似不惟屈枕上座况亦孤負先

涉七

二

聖你不見達磨西來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
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
不曾措了一辭二祖不曾問着一句還喚達
磨作不為人得麼二祖做不求師得麼山僧
每至說着古聖做處便覺無他容身慚愧後

人軟弱又况百味珍羞遞相供養道我四事
具足方可發心只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
隔世去也時光似箭深爲可惜雖然如是更
在諸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強教你不得諸仁
者還見古人偈麼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齏

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伏惟同道各自努
力珍重

黃蘗禪師示衆

預前若打不徹臘月三十夜到來管取你熱
亂有般外道纔見人說做工夫他便冷咲猶

有遮箇在我且問你忽然臨命終時你将何
抵敵生死你且思量看却有箇道理那得天
生彌勒自然釋迦有一般閑神野鬼纔見人
有些少病便與他人說你只放下著及至到
他有病又却理會不下手忙脚亂爭奈你肉

陟七

三

如利刀碎割做主宰不得萬般事須是閑時
辦得下忙時得用多少省力休待臨渴掘井
做手脚不辦遮場狼藉如何迴避前路黑暗
信采胡鑽亂撞苦哉苦哉平日只學口頭三
昧說禪說道呵佛罵祖到遮裏都用不著平

日只管瞞人爭知道今日自瞞了也阿鼻地獄中決定放你不得而今末法將沉全仗有力量兄弟家負荷續佛慧命莫令斷絕今時纔有一箇半箇行脚只去觀山觀景不知光陰能有幾何一息不回便是來生未知甚麼頭面嗚呼勸你兄弟家趁色力康健時討取箇分曉處不被人瞞底一段大事遮些關捩子甚是容易自是你不肯去下死志做工夫只管道難了又難好教你知那得樹上自生底木杓你也須自去做箇轉變始得若是箇

丈夫漢看箇公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去二六時中看箇無字晝夜叅行住坐卧着衣喫飯處阿屎放尿處心心相顧猛着精彩守箇無字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花頓發悟佛祖之機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便會開大口達磨西來無風起浪世尊拈花一場敗闕到遮裡說甚麼闍羅老子千聖尚不柰你何不信道直有遮般奇特爲甚如此事怕有心人頌曰
塵勞迥脫事非常謹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

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徐學老勸童行勤學文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出家兒幸得
身離塵網居於廣堂大厦切不可溫飽自
滿其志少壯之時不勤學問不究義理不正

陟七

四

呼吸對聖前如何可以宣白士大夫前如何
可以談吐不學一筆字文疏如何寫士大夫
往來書只如何回出家人胷中貫古今筆下
起雲煙方可了身了性以至於了命若自懶
惰託言所稟無受道之資是自壞了一生也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且如猿猴獸類也尚可教以藝解鵠鵠禽鳥
也尚可教以哥唱人爲萬物之靈如不學視
禽獸之不若也爲人師者自當尚嚴師嚴而
後道尊與其初年失於寬而招異時之怨不
若過於嚴招異時之感人家子弟捨父事師
師却不嚴而縱其懶及其時過失學也談吐
又訥宣白又鈍發遣又踈寫染又拙覺時事
事無能方始自悔而歸咎於其師何謂至感
初年脫白從師師長訓導極其嚴緊於公事
畢然後敢治私事禁妄出讀書要背寫字要

第一九四冊

楷義理要通道念要正日漸月磨復還固有
之天得造洞然之妙由是性海清澄心珠瑩
徹學仙者著脚蓬萊學佛者安身樂國到恁
麼時却感師長嚴訓之功也

月窟清禪師訓童行

陟七

五

咨爾童行聽子試云高以下基洪田織起古
今賢聖莫不由斯儒宗頗多釋氏尤甚茲不
繁引略舉二三虞夏至尊尚曾歷試可能二
祖猶服勤勞一念因真千生果實若其濫服
終無所成任是毀形徒增黑業爾等童耆今

各顯誠履實踐真無隨流俗處清淨地生難
遭心見佛逢僧克勤敬慕如能反責可謂丈
夫施主交肩宜先祇揖同衣相見莫後和南
夕火晨香常常勿懈齋食蚤粥念念興慚當
直殿堂供過寮舍宜勤拂拭無怠應承進止
威儀上流是則言默要道下輩休詢貝葉固
合精通墳典尤宜博學稍知今古方解為人
若似啞羊出家何益如來未成佛果文武無
能永嘉才作人師宗說俱備晞顏晞驥子雲
有言誦誦誦若釋尊無誤各須努力莫謾因

循立志堅高不墮凡地故經云立志如高山
種德若深海如斯苦口期汝爲人報荅佛祖
莫大恩拔濟衆生無量苦日日如是不愧自
心頌曰

負春剗草示嘉模紹續須還猛烈徒一念豁

然三際斷單傳直下老臊胡

山谷居士黃太史發願文

昔者師子王白淨法爲身勝義空谷中奮迅
及哮吼念弓明利箭被以慈哀甲忍力不動
搖直破魔王軍三昧常娛樂甘露爲美食解

脫味爲漿遊戲於三乘安住一切智轉無上
法輪我今稱揚稱性實語以身口意籌量觀
察如實懺悔我從昔來因癡有愛飲酒食肉
增長愛渴入邪見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
大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淫欲願從

陞七

六

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盡未來
世不復食肉設復淫欲當墮地獄住火坑中
經無量劫一切衆生爲淫亂故應受苦報我
皆代受設復飲酒當墮地獄飲洋銅汁經無
量劫一切衆生爲酒顛倒應受苦報我皆代

受設復食肉當墮地獄吞熱鐵丸經無量劫
願我以此盡未來際忍事誓願根塵清淨具
足十忍不由他教入一切智隨順如來於無
盡衆生界中現作佛事恭惟十方洞徹萬德
莊嚴於刹刹塵塵爲我作證設經歌羅邏身
忘失本願惟垂加被開我迷雲稽首如空等
一痛切

雲峰悅和尚小叅語湖隱石刻

師舉百丈和尚示衆云汝遮一隊後生經律
論學故是不知也入衆叅禪禪又不曾臘月

三十日作麼生折合去師云酌然諸上座去
聖時遙人心淡薄看却今之叢林更是不得
也所在之處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只以飲
食豐厚寮舍溫暖便爲旺化其間孜孜爲道
者能有幾人設有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青

勝七

七

半黃總道我會了也各各自謂握靈蛇之寶
孰肯知非及乎編辟挨拶將來直是萬中無
一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
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衆來便乃端
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莖柴

不搬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樂爭奈三塗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供養上座不爲分外若也未是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帶角牽犁拽杷償他始得又不見祖師云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緇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痛

莫言不道珍重

月林觀和尚體道銘

上士叅玄人光陰莫虛弃渡江須用船爲人須有志名相各不同非一亦非二佛法苦無多於中無別伎動着關挨子非師自然智徹
座老婆心觸人無忌諱刹境一毫端到此無回避唱起德山歌道者合如是佛祖出頭來吞聲須飲氣作略遮些兒古今無變異混沌未分時早有箇田契人人本具足不肯回頭視箇箇違本鄉切忌著名位過去諸如來不

離而今嘆現在諸菩薩轉次而受記智者暗
點頭心空親及第愚人信受拋家自逃逝
哀哉猛省來現成真活計箇裏用無窮宗門
第一義左右逢其原亦不離行市銅頭鐵額
兒腦門須着地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陟七

八

慈受深禪師小叅

此心清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
全乖法體纔退步便相應只是不肯退步纔
放下便安樂只是不肯放下大都是無始劫
來慣習成了也古人學道先打當貪嗔癡然

後放教一切處冷啾啾地如臘月裏扇子相
似直是無人覩着亡得名利甘得淡薄世間
心輕微道念自然濃厚區檐山和尚一主拾
椽子煮喫永嘉大師不喫鑊頭下菜高僧惠
休三十年着一納鞋百補千綴遇軟地行則
赤脚恐損他信施信心物難消他總是妻子
口中減削將來供養你了便要邀福懺罪你
十二時中種種受用盡出他人之力未饑而
食未寒而衣未垢而浴未困而眠道眼未明
心漏未盡如何消得故古德云爲成道業施

將來道業未成爭消得山僧遮裏不可與你
諸人打粥飯過日也若是坐消信施諸天不
喜麤茶淡飯也難消他底如今初學比丘飽
食高眠取性過日猶嫌不稱意在出家人如
一塊磨刀石一切人要刀快便來你石上磨

陟七

九

張三也來磨李四也來磨磨來磨去別人刀
快自家石漸消薄有底更嫌他人不來我石
上磨有甚便宜處進食如進毒受施如受箭
幣厚言甘道人所畏你灼然與道相應萬兩
黃金亦消得此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是實到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遮箇田地始得高談大論瞞人自瞞大不濟
事如今叢林中無人說着遮般話也莫道焦
山長老說禪全無孔竅記取記取伏惟珍重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

有僧問曰十二分教流于此土得道果者非
止一二云何祖師東化別唱玄宗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豈得世尊說法有所未盡只如上
代諸德高僧並學貫九流洞明三藏生肇融
叡盡是神異間生豈得不知佛法遠近某甲
庸昧願師指示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

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洵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爲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來意論甚麼生肇融叡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

河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萬億纖塵不去未免輪迴思念不亡盡從沈墜如斯之類尚不能自識業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謂上流並他先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

嫌他二乘十地菩薩且醍醐上味爲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南山尚自不許呼爲大乘學語之流爭鋒唇舌之間鼓論不形之事並他先德誠實苦哉只如野逸高士尚解枕石漱流棄其利祿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微而

陟七

十

不赴况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茆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煮飯喫過三二十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迹岩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沒世途如短販人

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千地諸賢豈不通佛理
可不如一箇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他說法如
雲如雨猶被佛訶云見性如隔羅縠只爲情
存聖量見在果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迹
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綱蓋

爲識學詮文水乳難辨不明自理念靜求真
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
地土良可傷哉設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
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謂永出世利
廵山傍澗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

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且聰明不能斷
業乾慧未免苦輪假使才並馬鳴解齊龍樹
只是一生兩生不失人身根思宿淨聞之即
解如彼生公何足爲羨與道全遠共兄弟論
實不論虛只遮口食身衣盡是欺賢罔聖求

陟七

十一

得將來他心慧眼觀之如喫膿血一般總須
償他始得阿那箇有道果自然招得他信施
來不受者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水凌上
行似劍刃上走臨終之時一毫凡聖情量不
盡纖塵思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

胎馬腹裏託質泥犂鑊湯裏煮煤一徧了從
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虛一時失却依前
再爲螻蟻從頭又作蚊蚋雖是善因而遭惡
果且圖甚麼兄弟只爲貪欲成性二十五有
向脚跟下繫着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
生有大乘根性惟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
即不揀凡之與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
實大丈夫兒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頓息萬緣
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巍
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

項佩圓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道
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
光得大總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食之直
汝等諸人倘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
損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撈漉一箇半箇堪
爲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
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
先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
傳燈

法昌運禪師小叅

大凡叅學兄弟道眼未明心地未安入一業
林出一保社須當親近良朋善友二六時中
將佛法爲事直須決擇令心眼精明遮箇不
是小事光陰易失時不待人一失人身卒未
有出頭處在莫與麼打闕過時今日三明日

陟七

十二

四遮裏經冬那邊過夏記取一肚葛藤路布
學解到處掠虛摩唇將觜漢語胡言道我解
禪解道輕忽好人作無間業將知此事大不
容易沒量大人到遮裏討頭鼻不着莫當等
閑開大口法昌老漢無人情莫愛人摩將你

贊嘆你盡不是好心一朝風火解散眼光落
地善惡業緣受報好醜生死境界一時現前
那時便如落湯螃蟹手忙脚亂從前學得活
計神通佛法總使不着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追悔不及隨緣受報改頭換面都未可定豈

不見古者道學般若菩薩且莫自瞞切須子
細纖毫不盡未免輪迴緣念未忘盡從沈墜
你要識披毛戴角底麼便是你尋常亂作主
宰者是你認識拔舌地獄底麼便是誰惑迷
途者是你認識寒氷鑊湯底麼便是你溫膺

信施者是三塗八難盡是你心自作只爲道眼不明方乃如是若是諦當底人豈有遮般消息法昌與麼說話盡是契合諸聖不獨爲你三兄四弟但求得忍菩薩皆有此過豈況天龍八部既來遮裏經冬過夏莫生容易老

陟七

十三

僧饅頭邊討飯供養你說些子出家話莫被人我奔却一生空過一旦四大分張那時作伎倆遲了也有一般漢聞人舉着他肚裏事嗔心忿起便道佛法豈有與麼事大悟不拘小節更問阿誰我問你悟見箇甚麼還脫得

觸體識想也未十二時中且與五戒十善相應靈山會上還曾見有無行業底佛麼還有妄語底祖師麼大似將牛屎比栴檀有甚交涉可謂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你要得他日相應但從今日去一切處放教枯淡二六時中對五欲八風如盲人視物不爲諸法管帶亦不管帶諸法六根門頭檢點無絲毫過患方有少許趣向分法昌與麼說話如服瞑眩底藥相似一期苦口他時大有得力處所以道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

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無人替代各自
努力珍重

語錄

古鏡和尚回汾陽太守

南陽忠國師三詔竟不赴遂使唐肅宗愈重
於佛祖然我望南陽雲泥雖異路回首思古

人媿汗下如雨如何汾陽侯視我如泥土戲
以玉峰寺出帖請權住豈可爲一身法門同
受污萬古長江水惡名洗不去謹謹納公帖
觀使自收取放我如猿鳥雲山樂幽趣他年
無以報朝夕香一炷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雪竇明覺禪師壁間遺文石刻

夫傳持祖燈嗣續佛壽此非小任宜景前修
肅尔威儀尊其瞻視懲忿窒慾治氣養心無
以名利動於情無以得失介於意無隨世之
上下無逐人之是非黑白置之於胃喜怒哀不

陟七

十四

形於色樂人之樂猶已之樂憂人之憂若已
之憂容衆尊賢克已復禮無因小隙失素所
善無背公義弃素所疎能不可矜勢不可恃
無護已短無掩人長見德不可忘身在貴不
可忘賤且夫學本修性豈愠人之不知道貴

全生無靳世之爲用人或慕義理固推餘必也篤爾心誠誨以規矩博援羣籍深示妙宗慈室忍衣不可須臾而離大方寶所欲其造次必是動息有常嫌疑必慎人不可侮天不可欺衆之去來無追無拒人之毀譽無患無

貪內無所慚外無所恤或若聲華溢美利養豐多畏四趣之果因慎三寶之交互死生未脫業苦難逃方其得志亟思利正身如行廁利稱軟賊百年非久三界無安可惜寸陰當求解脫古先諸祖舉有懿範杖錫一味喫土

丹霞只箇布裘趙州青灰滿首朗師編草爲毳或深禪久修或優詔不就大都約則虧失奢則招譏謙則有光退則無忌去佛愈遠行道有艱觀時進止無自辱也

范蜀公送圓悟禪師行脚

陟七

十五

觀水莫觀汚池水汚池之水魚鱉卑登山莫登迤邐山迤邐之山草木稀觀水須觀滄溟廣登山須登泰山上所得不淺所見高工夫用盡非徒勞南方幸有選佛地好向其中窮妙旨他年成器整頽綱不負男兒出家志大

丈夫休擬議，豈爲虛名滅身計。百千隨分覺，
無多莫被光陰暗。添歲成都况是繁華國，打
住只因花酒惑。吾師幸是出家兒，肯隨齷齪
同埋沒。吾師幸有虹蜺志，何事躊躇溺泥水。
豈不見吞舟之魚不隱卑，流合抱之木不生
丹丘大鵬一展九萬里。豈同春岸飛沙鷗，何
如急駕千里驥。莫學鷓鴣戀一枝，直饒講得
千經論也。落禪家第二機，白雲長是戀高臺。
莫罩朝籠不暫開，爲慰蒼生霖雨望。等閑依
舊出山來，又不見荊山有玉名璫瑶。良工未

遇居蓬蒿當時若不離荊楚，爭得連城價倍高。

保寧勇禪師示看經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
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也。一端身正，
坐如對尊，顏則身業淨也。二口無雜言，斷諸
嬉咲，則口業淨也。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
意業淨也。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
源，庶研窮於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
義海湧於智襟，智嶽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

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大智照律師送衣鉢與圓照本禪師書

某年月日比丘元照謹裁書獻于淨慈圓照禪師元照早嘗學律知佛制比丘必備三衣

陟七

十六

一鉢坐具漣囊是爲六物上中下根制令遵奉故從其門者不可輒違違之則抵逆上訓非所謂師資之道也三衣者何一曰僧伽梨謂之大衣入聚應供登座說法則着之二曰鬱多羅僧謂之中衣隨衆禮誦入堂受食則

着之三曰安陀會謂之下衣道路往來寺中作務則着之是三種衣必以粗疎麻苧爲其體青黑木蘭染其色三肘五肘爲其量裂碎還縫所以息貪情也條葉分明所以示福田也言其相則三乘聖賢而同式論其名則九十六道所未聞敘其功則人得免凶危之憂龍被逃金翅之難備存諸大藏未可以卒舉也一鉢者具云鉢多羅此云應器鉢瓦二物體如法也煙熏青翠色如法也三斗斗半量如法也蓋是諸佛之標幟而非廊廟之器

用矣昔者迦葉如來授我釋迦本師智論所謂十三條粗布僧伽梨是也洎至垂滅遣飲光尊者持之於雞足山以待彌勒有以見佛佛之所尊也祖師西至六代相付表嗣法之有自此又祖祖之所尚也今有講下僧在原

陟

七

奉持制物有年數矣近以病卒將啓手足囑令以衣鉢坐具奉于禪師實以賴其慈蔭資其冥路故也恭惟禪師道邁前修德歸庶物黑白蟻慕遐邇雲奔天下叢林莫如斯盛竊謂事因時舉道假人弘果蒙暫屈高明俯從

下意許容納受特爲奉持如是則大聖之嚴

制可行諸祖之餘風未墜謹遣僧齋衣鉢共

五事修書以道其意可否間惟禪師裁之不

宣準薩婆多中三衣長五肘廣三肘每肘一尺八寸準經周尺長九尺廣五尺四寸

釋門登科記序

三代僧史十科取人讀誦一門功業尤重皇朝著令帝王誕辰天下度僧用延聖祚尊崇吾教宣布真風自古皆然於茲尤盛方今州縣淨侍寔繁每歲選人必量經業開場考試合格精通公榜星羅獎平生之勤苦綸恩露

墜許畢世以安間外被田衣內懷戒寶爲法
王子作人天師不事耕桑端受信施棲心物
外旅泊寰中釋子之榮豈復過此近世出俗
多無正因反欲他營不崇本業唯圖進納濫
預法流或倚侍宗親或督迫師長至有巡街

打化袖疏干求送惠追陪強顏趨謁頻遭毀
辱備歷艱辛爲者百千成無數十豈信有榮
身良策安樂法門斯由當本昧出家心抑亦
爲人無丈夫志况蓮華妙典驚領極談大事
因緣開佛知見是諸佛降靈本致實羣生悟

入津途無量國中不知名字幸而聞見那不
誦持豈獨孤恩誠爲忘本奉勉未度者宜加
精至早與變通已達者莫廢溫尋終爲道業
百金供施實亦能消四輩瞻依諒無慚德幻
軀有盡實行不亡故有舌相粲若紅渠身骨

陟七

十八

碎如珠顆具書傳錄識者備聞况般若經
耳之緣法華校隨喜之福幸依聖訓勿棄時
陰近期於削髮爲僧遠異於破魔成佛若能
如此夫復何言所患爲僧不應於十科事佛
徒消於百載古賢深誠寧不動心哉

顏侍郎答雲行人書

近辱書誨且以禪教之說見教法之深有開
慰而向來亦嘗有所開示適以多事不能與
師周旋今復有言自非見愛之深孰能以此
相警顧我愚昧何足知之然師所言者余竊
疑焉於如來方便之道似執一偏猶有人我
之見以我爲是以人爲非於佛法中是爲大
病人我不除妄談優劣只爲戲論爭之不已
遂成謗法未獲妙果先招惡報不可不慎但
能於先佛一方便門精進修行行滿功圓自

然超脫不必執我者爲是以餘爲非也修行
淨土佛及菩薩皆所稱嘆在家出家往生非
一況今末法之中修此門者可謂捷徑然於
是中間亦須洗去根塵摧折我慢於其他種
種法門雖非正修行路隨力隨分亦加欽信

陽七

十九

豈可妄論優劣自爲高下達磨西來不立文
字直傳心印一花五葉自曹溪來悟此法者
如稻麻竹葦在李唐時世主尊崇如事師長
以至於今師授不絕特未可以優劣議也若
必欲引教家義目定其造證謂如是修者方

入某地如是行者方登某位真所謂描畫虛空徒自勞耳故經云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願師屏去知見勿論其他專心自修於淨業也某每與師談見師多斥不立文字之說使此說非善則達

磨必不西來二祖必不肯斷臂求之也今禪家文字徧滿天下此乃末流自然至此何足恠耶娑婆世界衆生知見種種差別非可以一法而得出離故佛以方便設種種法門使其東西南北縱橫小大皆可修行皆可證入

華嚴會上文殊師利蓋嘗問於覺首言心性是一云何見有種種差別問於德首言如來所悟惟是一法云何乃說無量諸法問於智首言於佛法中智爲上首如來何故或讚布施或讚持戒或讚堪忍以至或復讚嘆慈悲

喜捨終無有以一法而得出離者咸有頌答是師之朝夕所誦者也斯理必深明之夫受病既殊處方亦異今以手足之疾服某藥而愈他人病在腹心而責其不進手足之藥乃以治腹心之劑爲非可乎楞嚴會中二十五

行獨推觀音豈可使優觀音而劣諸菩薩神
仙外道於我法中皆為邪見然華嚴知識或
在外道或為人王或為淫女引導眾生若以
正修行者為是則善財所參勝熱婆須密女
無厭足王等皆可指為非也千經萬論止為

陟七

干

眾生除病病去藥除何須無病而自灸此心
垢重故修淨因淨垢若亡復何修證三界無
住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衣中之寶
只為衣纏衣若壞亡珠當自現聊敘鄙見以
復來誨或別有可教者更垂一言幸甚慎勿

支離蔓衍以成戲論也過來四大輕安否所
苦不下食今復差退否某隨緣過日只求無
事耳未間千萬珍重

陳提刑貴謙答真侍郎德秀書

管仲月林鐵
鞭諸大老

承下問禪門事仰見虛懷樂善之意顧淺陋

何足以辱此然敢不以管見陳白所謂頭合
看與否以某觀之初無定說若能一念無生
全體是佛何處別有話頭只緣多生習氣背
覺合塵剎那之間念念起滅如猴猴拾栗相
似佛祖不得已權設方便令咬嚼一箇無滋

味話頭意識有所不行將蜜果換苦葫蘆淘
汝業識都無實義亦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
用之今時學者却於話頭上強生穿鑿或至
逐箇解說以當事業遠之遠矣稜道者二十
年坐破七箇蒲團只管看驢事未去馬事到

陟七

主

來因捲簾大悟所謂八萬四千關捩子只消
一箇鎖匙開豈在多言也來教未誦佛之言
存佛之心行佛之行久久須有得處如此行
履固不失爲一世之賢者然禪門一着又須
見徹自己本地風光方爲究竟此事雖人人

本有但爲客塵妄想所覆若不痛加煅煉終
不明淨圓學經云譬如銷金鑛金非銷固有
雖復本來金終以銷成就蓋謂此也來教又
謂道若不在言語文字上諸佛諸祖何謂留
許多經論在世經是佛言禪是佛心初無違
背但世人尋言逐句沒溺教網不知有自己
一段光明大事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
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別傳非是教外別
是一箇道理只要明了此心不着教相今若
只誦佛語而不會歸自己如人數他珍寶自

無半錢分又如破布裏珍珠出門還漏却縱使於中得少滋味猶是法愛之見本分上事所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直須打併一切淨盡方有少分相應也某向來雖不閱大藏經然華嚴楞嚴圓覺維摩等經誦之亦稍熟矣

其他如傳燈諸老語錄壽禪師宗鏡錄皆玩味數十年間方在屋裏著到却無暇看經論也楞伽雖是達磨心宗亦以句讀難通不曾深究要知吾人皆是誠心非彼世俗自瞞以資談柄而已姑以日用驗之雖無濁惡粗過

然於一切善惡逆順境界上果能照破不爲他所移換否夜睡中夢覺一如否恐怖顛倒否疾病而能作得主否若目前猶有境在則夢昧未免顛倒夢昧既顛倒疾病必不能作得主宰疾病既作主宰不得則生死岸頭必

陸七

二十三

不自在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待制舍人於功名鼎盛之時清修黨欲留神此道可謂火中蓮華矣古人有言此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也又云直欲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更欲深窮遠到直到不疑之地來教謂

無下手處只此無下手處正是得力處如前
書所言靜處鬧處皆著一隻眼看是什麼道
理久久純熟自無靜鬧之異其或雜亂紛飛
起滅不停却舉一則公案與之厮捱則起滅
之心自然頓息照與照者同時寂滅即是到
家也某亦學焉而未至也姑盡吐露如此不
必他示恐有儒釋不侔者必大恠之待制舍
人他日心眼開明亦必大笑而罵之

緇門警訓卷第八

陟八

慈受禪師訓童行

世諦紛紛沒了期空門得入是便宜直須日
夜常精進莫只勞勞空過時
燒香禮拜莫匆匆目覩心存對聖容懺悔多

陟八

一

生塵垢罪願承法水洗心腎
心猿易縱安教縱意馬難調亦要調到老情
塵掃不盡出家四事恐難消
也要學書也念經出家心地要分明他年圓
頂方袍日事事臨時總現成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一等出家爲弟子事師如事在堂親添香換
水須勤謹自有龍天鑑照人
衣衫鞋襪須齊整掛搭巾單不可無身四威
儀常具足莫隨愚輩學粗疎
廊下逢僧須問訊門前遇客要相呼出家體
態宜謙讓莫學愚人禮數無
出家不斷葷和酒枉在伽藍地上行到老心
田如未淨菩提種子亦難生
莫說他人短與長說來說去自招殃若能閉
口深藏舌便是安身第一方

第一九四冊

莫學愚人說脫空脫空說得有何窮暗中莫
道無人見只恐難聽馬相公
色身康健莫貪眠作務辛勤要面前不見確
坊盧行者祖師永鉢是渠傳
二時普請宜先到衆手能爲事不差諷誦如

來經一卷勝如閑話口吧吧
香積厨中好用心五湖龍象在叢林瞻星望
月雖辛苦須信因深果亦深
常住分毫不可偷日生萬倍恐難酬猪頭驢
脚分明現佛地今生掃未休

家事精粗宜愛惜使時須把眼睛看莫將恣
意胡拋擲用者須知成者難
諸寮供過要精勤掃地煎茶莫厭頻事衆若
能常謹切身心方是出家人
有時緣幹出街頭照顧瀉山水牯牛門外草
深常管帶等閑失却恐難收
拳手相交不可爲粗豪非是出家兒遭人唾
面須揩却到底饒人不是痴
三通浴鼓入堂時觸淨湏分上下衣語笑高
聲皆不可莫將粗行破威儀

佛八

二

出家言行要相應戰戰常如履薄冰雖是未
除鬚與髮直教去就便如僧

勉僧看病靈岩石刻

四海無家病比丘孤燈獨照破牀頭寂寥心
在呻吟裡粥藥湏人仗道流

病人易得生煩惱健者長懷惻隱心彼此夢
身安可保老僧書偈示叢林

三濕風勞猶可療不知禪病若爲醫衲僧更
擬論方藥便把拳頭薦口拈

大慧禪師禮觀音文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清淨三業一心五體投地皈依南無十方慈
父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我聞菩薩從聞思
修入三摩地得二隨順四不思議十四無畏
十九說法七難二求三十二應無量功德興
大威力發大誓願同流九界六道四生生死

陟八

三

趣中興百千萬億無量恒河沙劫數善行方
便救度拔濟一切衆生無有休息我今哀求
必賜加被伏念某甲宿生慶幸生遇佛法身
雖出家心不染道愚痴邪見諸根昏塞內外
經書雖於習學章句妙理無所通曉又恐福

第一九四册

力淺薄壽命不長徒入空門虛生浪死我今
洗心泣血稽顙投誠終日竟夜存想聖容受
持聖號禮拜聖像惟願菩薩天耳聞聲悲心
救苦憐憫加被放大神光照我身心傾大甘
露灌我頂門蕩滌累世冤愆洗滌千生罪業
身心清淨魔障消除晝夜之間坐卧之中觀
見菩薩放大神光開我慧性使某即時神通
朗發智慧聰明一切經書自然記憶一切義
理自然通曉得大辨才得大智慧得大壽命
得大安樂參禪學道無諸魔障悟無生忍世

世生生行菩薩道四恩總報三有齊資法界
衆生同圓種智

天台智者大師觀心誦經法

夫欲念經滅罪第一先須盥漱整威儀別座
跏趺而坐第二入觀所坐之座高廣嚴好次
觀座下皆有天龍八部四衆圍繞聽法次須
運心作觀觀我能爲法師傳佛正教爲四衆
說想所出聲非但此一席衆乃至十方皆得
聽受名爲假觀次觀能說之人所念之經何
者是經爲經卷是爲紙墨是爲標軸是誦者

爲當心念是口念是爲齟齬和合而出爲有
我身爲無我身誰是念者觀此四衆爲是實
有爲後想生四衆非有推尋畢竟無有我
念者是名空觀雖無所念之經而有經卷紙
墨文字雖無能念之人而有我身爲四衆宣

陟入

四

念雖非內外不離內外雖非經卷不離經卷
雖非心口不出心口從始至終必無差謬名
不可思議能作此解能作此觀名爲三觀於
一念得不前不後三觀宛然雖無施者而有
法施雖無受者四衆宛然雖無法座登座宣

說非一二三而一二三名爲法施檀波羅蜜
專心執持無諸遮礙名爲持戒忍耐惡覺名
聞財利皆不能惱名爲爲忍一心不息從始
至終無有慚愧名爲精進專念此經無有愛
味名之爲禪分別無謬序正流通無不諦了

字句分明名爲般若若是名六波羅蜜具足自
行此法名之爲實傳授外人名之爲權若從
生至老一生已辦以此成功德於無始心名
爲正因種子若有心觀名爲了因高座四衆
說授因緣名爲因緣三因具足若觀未明但

是性德研之不已觀心相應名托聖胎以胎業成就名爲修德中間四十二位亦名性修至於極果名爲種智伊字三點不縱不橫名大涅槃名到彼岸名第一義空平等大慧是名念經正觀三世諸佛無不從此而生信者

涉八

五

可施無問莫說第三派通者若自調自度不名爲慈見苦不救不名爲悲既修正觀現前復應莊嚴法界所念經竟出觀之後以此道觀功德已登正覺之者願度衆生入位之人悉登上地未入位者即運慈悲二法願未來

世成等正覺也

觀心食法

既敷座坐已聽維那進止鳴磬後歛手供養一體三寶徧十方施作佛事次出生飯稱施六道即表六波羅蜜然後受此食夫食者衆生之外命若不入觀即潤生死若能知入觀分別生死有邊無邊不問分衛與清衆淨食皆湏作觀觀之者自恐此身內舊食皆是無明煩惱潤益生死今之所食皆是般若想於舊食從毛孔次第而出食既出已心踞即開

食今新食照諸闇滅成於般若故淨名云於食等者於法亦等是爲明證以此食故成般若食能養法身法身得立即得解脫是爲三德照此食者非新非故而有舊食之故而有新食之新是名爲假求故不得求新不得畢竟空寂名之爲空觀食者自邨可食爲新既無新食邨可得食者而不離舊食養身而新食重益因緣和合不可前後分別名之爲中只中即假空只空即中假只假即空中不可思議名爲中道又淨名云非有煩惱非離煩惱

惱非入定意非起定意是名食法也

大智律師三衣賦

吾有三衣古聖真規粗疎麻苧爲其軀獸毛蠶口害命傷慈青黑木蘭壞其色五正五間涉倍生譏其奉持也如鳥兩翼其敬護也如

陟

六

身薄皮信是恒沙諸佛之標幟賢聖沙門之軌儀九十六道起信之首二十五有植福之基是以堅誓獸王忍死而頻加稱嘆蓮花色女作戲而盡斷貪痴弘誓甚重至德難思龍披免金翅之禍人得息戰敵之危末流浮薄

正教衰遲競買亂朱之服率遭濫吹之嗤壯
大於貢高我慢欺墜於碩德庵眉習以成俗
愚不知非汝當敬遵彞範仰荷恩慈時時自
慶步步勿離潛神樂國兮鉢水自被垂形忍
界了報服常隨劫石可銷想斯言而不泯太

空有盡諒此志以難移

鐵鉢賦

吾有鐵鉢裁製合轍斗半爲量不大不小竹
烟熏治唯光唯潔似二分之明珠若將圓之
皎月清晨入聚群心發越黃梁傾散有若金

沙白浙高堆宛如積雪與香積之變現無殊
比自然之天供何別咨爾同舟宜自隱括不
耕不耘不鋤不割有生之命自何而活且夫
口腹無厭貪源巨竭正念微乖羅刹已奪嗜
時之甘美爲萬劫之饑渴萬金可受保君

陟八

七

未徹杯水難堪聖教明說是宜五觀無違三
起有節慎勿枉彼信施以養穢軀會須籍此
資緣早求自脫

坐具賦

吾有坐具裁量有據其色相則一類袈裟其

物體則兩重疎布長四廣三壞新標故彼形
之大者可用開增吾身之小兮從初制度好
大惡小但責他非反制爲開焉知自誤嘗聞
比丘身者五分之塔也尼師壇者四方之基
也是則道者所資豈宜身之爲護安禪講法

敷之莫失於威儀入聚遊方持之勿離於跬
步不然諸律有違制刑科一生無如法坐處

漉囊賦

吾有漉囊製造有方緻練作底熟鐵爲匡其
用漉兮深湏諦視其還放兮切忌損傷宜知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我佛仁慈尚不遺於微物將使吾曹飲用得
幸免於餘殃一化境中上下皆制半由旬內
往返湏將世多輕畧孰究否臧或聞而不製
則嗤爲小道或製而不用但懸於草堂斯由
內無慈慙外恣疎狂塞來蒙之津徑害吾教
之紀綱汝當存誠持守竭力恢張豈止四生
有賴抑使三寶增光

錫杖賦

吾有一錫杖製有式上下三停聳幹六尺十
二環圓而無缺示因緣乃死乃生兩銛開而

第一九四冊

復同顯空有不離不即匪以扶羸唯將丐食
執之兮居然寂寂振之兮其鳴歷歷直欲使
諸有門開三途苦息隨身所止懸之屋壁塵
垢易生長須拂拭擲雪外兮不以爲難解虎
競兮未須勞力幸哉凡愚蹈夫聖跡外露粗

隱八

暴內懷荆棘用之舍之兮能無夕惕

贍禪師誠洗麪文

詳夫麪豈天然麥非地涌盡衆生之汗血乃
檀越之脂膏本療形枯爲成道業尋常受用
尚恐難消况於盥洗精英唯餘筋滓全資五

味借美色香巧製千端擬形魚肉致使鬣毛
白雪之狀逐水流離常堂口分之食三分去
二如斯枉費實謂無慚昧稼穡之艱難減龍
神之祐護設具輪王之福猶須无解冰消雖
非害命傷生寧不招因帶果大覺世尊一麻

一麥古來高士果菜充饑飲食之侈未除解
脫之期安在但願參禪得髓何須洗麪求筋
縱消萬兩黃金正好粗羹淡飯既免多求妨
道自然所向清高雖云淡薄家風別是一般
安樂痛想圓通慈訓真堪換骨洗腸

法雲同
通極師

常成學徒不得洗麵深思舜老規繩湏是斬釘截鐵雲
舜和尚制常住及大衆同推道念莫嫌供養
諸莊並不令洗麵

蕭疎假饒斫下山僧頭決定不洗常住麵元符
三年十一月一日住持宗贖白

洗心猶在半途中洗麵何曾振古風今日鼓

步八

九

林思舜老昔時宗匠憶圓通

種麥辛勤磨麥難莫將洗麵作盤餐爲憐枉
費情何似恰與山僧肉一般
任是豐年猶損福假饒凶歲亦傷財殷勤爲
報諸禪者緊把繩頭更不開

正使有餘湏愛惜不應過分太無慚閻羅老
子真難解主稼龍神意未甘

莫言此費不多爭萬事皆從洗麵生舜帝昔
年爲凍噐百僚猶諫不湏行

麵裏有筋湏有脚忽然筋去脚難行自家喫

着情猶倦過與他人意未平

調和香味如真肉鬪釘肥鮮作假魚書佛既
然成道果像生那得證無餘
三冬洗處寒侵骨九夏蒸時汗滿身費水費
油無費火勞人勞畜亦勞神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冊

道者疎食樂有餘淨人還不費工夫尋常普
請供奉外落得叅禪誦佛書

不學諸方五味禪箇中消息更天然成湯祝
網從君意呂望垂鈞信我緣

三時普請歸禪室一念無心過虎溪鉢裏飯

盛粗粟米桶中羹是淡黃虀

玉食尊官莫動情隨堂齋飯太粗生空門平
等無高下千聖從來一路行
信心檀越事齋筵莫以蕭疎意便闌大抵精
粗同一飽細論功過却多般

效古修行利益深新羅不是拘芻林雖然冷
淡無滋味聊表禪家一片心

君親義重曾輕捨水陸危精尚遠離今日此
情猶未息低頭更念出家時

摩盤拭案強逢迎終愧禪林本分僧出世道

陟八

十

心隨日減順情人事逐年增

叢林枯淡變叢林日用蕭條古意深不洗十
方常住麪唯叅六代祖師心
莫以今人似古人較量終是有疎親當時建
磨分皮髓後代兒孫洗麪筋

疎齋易備長安樂美食難消檢道緣多見水
邊林下客一生無事亦長年
已學壞衣爲乞士忍誇精饌敵王公有人解
笑從他笑甘豎降旗立下風
不是憂貧不是慳息繁食道合如然通心上
士應相委多口禪和莫亂傳
乳薤葷羶損戒香麪筋奢靡費常堂如今一
筆都勾下轉覺空門氣味長
洗麪終歸剋化難因循多病障輕安凡夫福
德能多少縱使滄溟也解乾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本來面目甚分明逐浪隨波太瘦生應被鼓
林高士笑天真喪盡得浮名
龍象高僧意不群撩天鼻孔氣凌雲尚嫌禪
悅珍羞味爭肯嚙噉愛麪筋
山僧初未歷艱難振領提綱似等閑十五萬
斤常住麪已隨流水過人間
雖然指馬事難明同過同功未可憑惜福此
時因大眾無慚當日是山僧
招提枉費禍難量見說泥犁歲月長却恐那
時妨道業不如今日且尋常

陟八

十二

叢林執事莫癡憨苦果耐因豈易擔更擬諸
方問王老不知辛苦爲誰甜

僧家一飯且支身惜福由來戒麪筋大嚼屠
門真可愧十千沽酒又何人

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家塔寺空應是昔

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

山僧持地改家常圖得吾門更久長若向此
時疎奉養免教他日悞君王

唐朝欲末事如麻兵火屠燒萬萬家當日太
平思儉約可能巢賊亂中華

宴安風範日驕奢須趁昇平剪禍芽所以吾
門增淡薄且圖天下息繁華

攝伏龍天動鬼神蓋因高行出凡倫從教古
淡無人愛只此清修是化門

隨家豐儉事難同禪悅偏宜淡薄中下口若

知無味味舉頭方見不空空

受福人多惜福稀得便宜是落便宜雲門胡
餅金牛飯一飽心頭忘百饑

百衲袈裟五綴盂二時寧復計精粗沙門畢
竟宜清苦軟喫修行道業疎

太平人物侈心開受用殷繁養禍胎慚愧未
生癡福盡灾荒水旱薦頭來

太平生齒漸增加美食鮮衣器用華地力有
窮財有限此時宜儉不宜奢

辯才淨法師心師銘

步八

十二

咄哉此身爾生何爲資之以食覆之以衣處
身以室病之以鑒百事將養一時不虧殊不
知恩反生怨違四大互惱五臟相欺此身無
常一息別離此身不淨九孔常垂百千癰疽
一片薄皮此身可惡無貪惜之當使此身依

法修持三種淨觀十六思惟一行不退安養
西歸成無上智是爲心師

唐禪月大師座右銘并序

序曰愚常覽白太保所作續崔子玉座右銘
一首其詞旨乃典乃文再愜再切實可警策

未悟貽厥將來次又見姚宗卞蘭張說李邕
皆有斯文尤爲奧妙其於束勗婉婉乃千古
之鑒誠資腴矣愚竊愛其文唯恨世人不能
行之十得一二一日因袖毫遂作續白氏之
續命曰續姚梁公座右銘一首雖文經理緯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冊

非逮於群公而亦可書於屋壁

善爲爾諸身行爲爾性命禍福必可轉莫惡
言前定見人之得如已之得則美無不克見
人之失如已之失是亨貞吉返此之徒天鬼
必誅福先禍始好殺滅紀不得不止守謙寡

陽八

十三

欲善善惡惡不得不作無見貴執諂走是蹙蹙
無輕賤微上下相依古聖著書矻矻孳孳忠
孝信行越食逾衣生天地間未或非假身危
彩暫京速奔馬胡不自強將昇玉堂胡爲自
墜言虛行偽艷殃爾壽湏戒酒腐爾腸湏畏

勵志湏至撲滿必破非莫非於飾非過莫過
於文過及物陰功子孫必封無恃文學是司
奇薄患隨不忍害遂無足一此一彼諧官合
徵親仁下問立節求已惡木之陰匪陰盜泉
之水非水世乎草草能生幾幾直湏如冰如

玉種桃種李嫉人之惡酬恩報義忽已之慢
成人之美無擔虛譽無肯至理恬和慈暢冲
融終始天人景行盡此而已丁寧丁寧戴髮
含齒禪月集

吉州龍濟山友雲整和尚蛇穢說

世間最毒者無甚於蛇虺至穢者莫過乎便利蓋蛇虺之毒能害人之性命便利之穢能穢人之形服所以欲保其性命也必遠于毒害欲潔其形服也必除其穢惡如世之人夢蛇虺則欣其有財夢便利則悅其獲利何寤寐愛惡之不同哉苟知懼有所忌寤有所懼又何必見財斯喜見利斯悅者乎況財之毒尤甚於蛇虺利之穢更過乎便利且古之人以財害乎性命者不止於一以利汙乎形服者亦由其衆而不悟者愛之而不已貪之而

不止是亦可悲也且夫貧也富也人之分定也能安其分雖貧亦樂不安其分縱富常憂能知分之可安貧之可樂則性命可以保而生形服可以潔而存是知貪財者是養於蛇虺好利者必汙乎形服吾非好貧也是遠毒

陟八

十四

害也吾非惡富也是除穢惡也如有遠財如遠蛇虺去利如去便利者吾保此人漸可以爲達人矣不然生生之厚貪愛無休必將見傷其性命而汙其形服矣世人其訓之

大慧禪師答孫知縣書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册

蒙以所修金剛經相示幸得隨喜一徧近世士大夫肯如左右留心內典者實爲希有不得意趣則不能如是信得及不具看經眼則不能窺測經中深妙之義真火中蓮也詳味久之不能無疑耳左右詆諸聖師翻譯失真

而汨亂本真文句增減違背佛意又云自始持誦即悟其非欲求定本是正舛差而習僞已久雷同一律暨得京師藏本始有據依復考繹天親無着論頌其義膾合遂泮然無疑又以長水孤山二師皆依句而違義不識左

右敢如是批判則定嘗見六朝所譯梵本盡得諸師翻譯錯謬方始泮然無疑既無梵本便以臆見刊削聖意則且未論招因帶果毀謗聖教墮無間獄恐有識者見之却如左右檢點諸師之過還着於本人矣古人有言交

陟

十五

淺而言深者招尤之道也某與左右素昧平生左右以此經求印證欲流布萬世於衆生界中種佛種子第一等好事而又以某爲箇中人以箇中消息相期於形器之外故不敢不上稟昔清涼國師造華嚴疏欲正譯師訛

舛而不得梵本但書之于經尾而已如佛不思譯法品中所謂一切佛有無邊際身色相清淨普入諸趣而無染着清涼但云佛不思議法品上卷第三葉第十行一切諸佛舊脫諸字其于經本脫落皆注之于經尾清涼亦聖師也非不能添入及減削止敢書之于經尾者識法者懼也又經中有大琉璃寶清涼曰恐是吠琉璃舊在錯寫亦不敢改亦只如此注之經尾耳六朝翻譯諸師非皆淺識之士翻譯場有譯語者有譯義者有潤文者有

證梵語者有正義者有唐梵相校者而左右尚以爲錯譯聖意左右既不得梵本便妄加刊削却要後世人諦信不亦難乎如論長水依句而違義無梵本證如何便決定以其爲非此公雖是講人與他講人不同嘗參琅琊廣照祥師因請益琅琊首楞嚴中富樓那問佛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之義琅琊遂抗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長水於言下大悟後方披襟自稱座主蓋座主多是尋行數墨左右所謂依句而不依義長

水非無見識亦非尋行數墨者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菩提經文大段分明此文至淺至近自是左右求奇太過要立異解求人從已耳左右引無著論云以法身應見如來非以相具足故若爾如來雖不應以相具足見應

陟八

十六

相具足為因得阿耨菩提為離此著故經言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相成就得阿耨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等者此義明相具足體非菩提亦不以相具足為因也以相是色自性故此論大段分明自是左右錯見錯解

爾色是相緣起相是法界緣起梁昭明太子謂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菩提三十二分中以此分為無斷無滅分恐須菩提不以具足相則緣起滅矣蓋須菩提初在母胎即知空寂多不住緣起相後引功德施菩薩論末後若相成就是真實有此相滅時即名為斷何以故以生故有斷又怕人不會又云何以故一切法是無生性所以遠離斷常二邊遠離二邊是法界相不說性而言相謂法界是性之緣起故也相是法界緣起

故不說性而言相梁昭明所謂無斷無滅是也此段更分明又是左右求奇太過強生節目耳若金剛經可以刊削則一大藏教凡有看者各隨臆解都可刊削也如韓退之指論語中畫字爲畫字謂舊本差錯以退之之見

步八

十七

識便可改了而只如此論在書中何也亦是識法者懼爾圭峯密禪師造圓覺疏鈔密於圓覺有證悟處方敢下筆以圓覺經中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圭峯改證爲具謂譯者之訛而不見梵本亦只如此論在疏中不敢便改

正經也後來泐潭真淨和尚撰皆證論論內痛罵圭峯謂之破凡夫臊臭漢若一切衆生皆具圓覺而不證者畜生永作畜生餓鬼永作餓鬼盡十方世界都盧是箇無孔鐵鎚更無一人發真歸元凡夫亦不須求解脫何以

故一切衆生皆已具圓覺亦不須求證故左右以京師藏經本爲是遂以京本爲據若京師藏本從外府州納入如徑山兩藏經皆是朝廷全盛時賜到亦是外州府經生所寫萬一有錯又却如何改正左右若無人我定以

妙善之言爲至誠不必泥在古今一大錯上
若執已見爲是決欲改削要一切人唾罵一
任刊板印行妙喜也只得隨喜讚嘆而已公
既得得遣人以經來求印可雖不相識以法
爲親故不覺怛怛怛相觸忤見公至誠所

以更不留情左右決欲窮教乘造與義當尋
一名行講師一心一意與之叅詳教徹頭徹
尾一等是留心教網也若以無常迅速生死
事大已事未明當一心一意尋一本分作家
打破人生死窠窟者與伊着死工夫厮捱忽

然打破涑桶便是徹頭處也若只是要資談
柄道我博極群書無不通達禪我也會教我
也會又能檢點得前輩諸譯主講師不到處
逞我能我解則三教聖人都可檢點亦不必
更求人印可然後放行也如何如何

陟八

十八

佛鑑懃和尚與佛果勤和書

特住來山

惠懃啓上昔奉祖峯老師左右嘗聞其語今
時叢林學道之士而聲名不揚匪爲人之取
信者良由梵行不清白爲人不諦當輒欲苟
異名聞利養乃廣銜其華飾遂爲有識者所

機故蔽其要妙爾輩他後忽風雲際會出來
爲人天師範者切宜以此事自勉其得聞此
語遂書諸紳銘於心終身誦之不敢忘近有
禪客至此傳聞夾山禪師邇來爲兄弟請益
雪竇其洪機捷辯出沒淵奧頗異諸方自古

今未有也某聞之不覺洒涕自謂高蹈之士
何至此矣老兄何不激揚達磨未來時因緣
誘接學者以報先聖之德無乃牽蔓至此何
太錯也此蓋老兄博覽古今所蘊之妙而不
憤今時邪黨異說有昧古人之意故奮發大

用益舒卑願開顯先德之機以破其蔽意在
此然高明遠識者有以見亮必無外也第恐
晚進後昆疑其言句尖新以爲佛法只如此
矣遂坐守化城不能進至寶所爲害非淺就
此而言不唯有損宗教亦乃無益於學者某

涉八

十九

不懼罪責敢以先師所授之言以告于左右
倘能自勉則幸莫大焉苟或以此見棄於我
者亦不罪於左右也不宣

荅授子通和尚書

某啓上比聞瓶錫赴緣授子四方歸德翕然

欽承無有間者則其同風異慶又可知也伏承來書以法屬見呼良難當克未審禪師得法果嗣何人若汾陽的派臨濟正宗何幸加焉從上先祖各有密傳宗旨以辨正邪爲之驗人關肘後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萬象森

羅有情無情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普天匝地更無絲毫滲漏自百丈大智禪師以下遞代相承至於汾陽有三種獅子句一超宗異目二齊眉共躅三影響音聞若超宗異目見過於師方爲種草若齊眉共躅減師半德不

堪傳授若影響不真狐狼猥勢異類何分慈明傳之遂云掌上握乾坤千差都一照楊岐傳之則以金剛圈栗棘蓬以驗正邪鎖圍山可透金剛圈不可透大海水可吞栗棘蓬不可吞若吞得一蓬百千萬億蓬吞之無碍若

透得一圈百千萬億圈透之無碍自楊岐傳之白雲端師翁師翁傳之五祖先師先師傳之於新戒近代相傳若當勘辨邪正切須子細恐濫宗乘有悞後學某自授先師印可握柄太平擬令全提明投暗合高低一顧萬類

齊彰邪正洞然不敢草次是以千差萬別公
按誦訛不出金剛圈栗棘蓬一時攝盡若能
吞一蓬透一圈則百千萬億蓬圈悉皆無礙
無疑俟容披晤款曲勘同倘若符合無差即
幸甚矣如或未然不敢從命謹此奉聞伏希
陟人
見察不宣
二十

緇門警訓卷第八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冊

緇門警訓卷第九

隋高祖文皇帝勅文

陟九

皇帝敬問光宅寺智顗禪師朕於佛教敬信情重往者周武之時毀壞佛法發心立願必許護持及受命於天仍即興復仰憑神力法

陟九

輪重轉十方衆生俱獲利益比以有陳虐亂殘暴東南百姓勞役不勝其苦故命將出師爲民除害吳越之地今敕廊清道倍又安深稱朕意朕尊崇正法救濟蒼生欲令福田永存津梁無極師既已離世網修已化人必希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獎進僧行固守禁戒使見者欽服聞即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爲出家之業若身從道服心深倍塵非直含生之類無所歸依抑恐妙法之門更來謗譏宜相勸勵以同朕心春日漸暄道體如宜也開皇十年正月十六日內

史令安平公臣李德林宣內史侍郎武安子臣李元操奉內史舍人裴矩行

晉王受菩薩戒疏

即隋煬帝

使持節上柱國太尉公楊州總管諸軍事楊州刺史晉王弟子楊廣稽首奉請十方三世諸

第一九四冊

佛本師釋迦如來當降此土補處彌勒一切尊經無量法寶初心以上金剛以降諸尊大權摩訶薩埵辟支緣覺獨脫明悟二十七賢聖他心道眼乃至三有最頂十八梵王六欲天子帝釋天主四天大王天仙龍神飛騰隱

顯任持世界作大利益守塔衛法防身護命護淨戒無量善神咸願一念之頃承佛神力俱會道場證明弟子誓願攝受弟子功德竊以識暗萌興即如來性無明俯墜本有未彰理數斯歸物極則反欲顯當果必積于因是

調御世雄備歷生死草木爲籌不可勝計恒沙集起固難思議深染塵勞方能厭離法王啓運本化菩薩譬如日出先照高山隨逗根宜權爲方便如彼衆流咸宗大海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趨貽教夙漸福理攸

陟九

二

鍾妙機須悟耻崎嶇於小徑希優遊於大乘笑止息於化城擔舫航於彼岸但開士萬行戒善爲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諭造宮室必因基趾徒架虛空終不成立弗揆庸憊抑又聞之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孰將安

仰誠復釋迦誡仁本爲和尚文殊師利冥作
閻黎而必籍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
遂通薩陀波喩釐髓於無竭善財童子忘身
於法界經有明文敢爲臆說深信佛語聿遵
明導天台智顗禪師佛法龍象童真出家戒

珠圓淨年將耳順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
礙辯先物後已謙挹盛風名稱普聞衆所知
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楫遠延每畏緣差
值諸留難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只
銷煩惱謹以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總管金城設千僧齋飯敬屈禪師授菩薩
戒戒名爲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親奉極
以此勝福奉資至尊皇后作大莊嚴同如來
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弟子即日
種羅睺業生生世世還生佛家如日月燈明

附九

三

之八王子如大通智勝十六沙彌眷屬因緣
法成等侶俱出有流到無爲地平均六度恬
和四等衆生無盡度脫不窮結僧耶於始心
終大悲以赴難博遠如法界究竟若虛空具
足成就皆滿願海揚廣和南

王親戒師衣物
五十八事親書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冊

龍魚飛曰諧
第四十節字

婺州左溪山朗禪師召永嘉大師山居書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高低峯頂振錫常遊石
室岩龕拂手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
白雲縱自千里名花香果蜂鳥啣將猿嘯長
吟遠近皆聽鋤頭當枕細草爲氈世上崢嶸
兢爭人我心未達方乃如斯倘有寸陰願
垂相訪

永嘉答書

自別以來經今數載遙心眷想時復成勞忽

奉來書適然無慮不委信後道體如何法味
資神故應清樂也粗得延時欽詠德音非言
可述承懷節操獨處幽棲泯跡人間潛形山
谷親朋絕徃鳥獸時遊竟夜綿綿終朝寂寂
視聽都息心累闕然獨宿孤峯端居樹下息
繁食道誠合如之然而正道寂寥雖有脩而
難會邪徒喧擾乃無習而易親若非解契玄
宗行符真趣者則未可幽居抱拙自謂一生
歎應當博問先知伏膺誠懇執掌屈膝整意
端容曉夜忘疲始終虔仰折挫身口蠲矜怠

慢不顧形骸專精至道者可謂澄神方寸歟
夫欲採妙探玄寔非容易決擇之決如履輕
冰必須側耳目而奉玄首肅情塵而賞幽致
忘言宴旨濯累食微夕惕朝詢不濫絲髮如
是則乃可潛形山谷寂累絕群哉其或心徑

陽九

四

未通矚物成壅而欲避喧求靜者盡世未有
其方况乎鬱鬱長林義我聳峭鳥獸鳴咽松竹
森稍水石崢嶸風枝蕭索藤蘿縈絆雲霧氤
氲節物衰榮晨昏眩晃斯之種類豈非喧雜
耶故知見惑尚紆觸途成滯耳是以先須識

道後乃居山若未識道而先居山者但見其
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識道者但見其
道必忘其山忘山則道性怡神忘道則山形
眩目是以見道忘山者人間亦寂也見山忘
道者山中乃喧也必能了陰無我無我誰住

人間若知陰入如空空聚何殊山谷如其三
毒未祛六塵尚擾身心自相矛盾何關人山
之喧寂耶且天道性冲虛萬物本非其累真
慈平等聲色何非道乎特因見倒惑生遂成
輪轉耳若能了境非有觸目無非道場知了

本無所以不緣而照圓融法界解惑何殊以
含霧而辨悲即想念而明智智生則法應圓
照離境何以觀悲悲智理合通收乖生何以
能度度盡生而悲大照窮境以智圓智圓則
喧寂同觀悲大則怨親普救如是則何假長

陟九

五

居山谷隨處任緣哉况乎法法虛融心心寂
滅本自非有誰強言無何喧擾之可喧何寂
靜之可寂若知物我真一彼此無非道場復
何徇喧雜於人間散寂寞於山谷是以釋動
求靜者憎枷愛杻也離怨求親者厭檻欣籠

也若能慕寂於喧市壓無非宴坐微違納順
怨債由來善友矣如是則劫奪毀辱何曾非
我本師叫喚喧煩無非寂滅故知妙道無形
萬像不乖其致真如寂滅衆響靡異其源迷
之則見倒惑生悟之則違順無地聞寂非有
緣會而能生我疑非無緣散而能滅滅既非
滅以何滅滅生既非生以何生生生滅既虛
實相常住矣是以定水滔滔何念塵而不洗
智燈了了何惑霧而不祛乖之則六趣循環
會之則三途迴出如是則何不棄慧舟而遊

法海而欲駕折軸於山谷者哉故知物類紘
紘其性自一靈源寂寂不照而知實相天真
靈智非造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
於人何關動靜者乎譬夫未解乘舟而欲怨
其水曲者哉若能妙識玄宗虛心冥契動靜
常矩語默恒規寂爾有歸恬然無間如是則
乃可逍遙山谷放曠郊鄺遊逸形儀寂怕心
腑恬淡息於內蕭散揚於外其身若拘其
心若若泰現形容於寰宇潛幽靈於法界如
是則應機有感適然無準矣因言略此餘更

何由若非志朋安敢輕觸宴寂之暇時暫思
量予必誑言無當看竟迴充紙盡耳不宣同
友玄覺和南

天台圓法師懺悔文

我念自從無始劫失圓明性作塵勞出生入

陟九

六

死受輪迴異狀殊形遭苦楚夙資少善生人
道獲遇遺風得出家披緇削髮類沙門毀戒
破齋多過患壞生害物無慈念啗肉食腫養
穢軀衆人財食恣侵瞞三寶資緣多互用邪
命惡求無厭足耽滯嗜酒愈荒迷慢佛輕僧

謗大乘背義孤親毀師長文過飾非揚已德
幸哉樂禍掩它能虛誑欺誣競利名闢構是
非爭人我惡念邪思無暫息輕浮掉散未嘗
停追攀人事愈精專持誦佛經唯困苦外現
威儀增諂詐內懷我慢更踈狂懶墮熏修恣
睡眠慳嫉貪婪無愧耻野田穢本將何用大
海浮屍不久停既無一善可資身必墮三塗
嬰衆苦仰願本師無量壽觀音勢至聖賢僧
同軫威光俯照臨共賜冥加咸救拔無始今
身諸罪障六根三業衆愆尤一念圓觀罪性

空等同法界咸清淨

發願文

願我盡生無別念阿彌陀佛獨相随心常
繫玉毫光念念不移金色相我如再食衆生
肉飲酒行淫作重非現身生陷大阿鼻萬劫

陟九

七

洋銅吞熱鐵願我臨終無疾苦預知時至不
昏迷善根慧念轉增明業債冤魔咸寐滅異
香天樂盈空至寶殿金臺應念來親觀如來
無量光一切聖賢同接引彈指已登安樂國
即聞妙法悟無生遊歷無邊佛土中供養親

承蒙授記分身徧至河沙界歷微塵劫度衆
生擔入娑婆五濁中普化群迷成正覺衆生
業盡虛空盡我願終當不動移乃至今身及
未來念念圓修無間斷仍將三業修行善回
施虛空法界中四恩三有衆冤親同脫若輪
生淨土

荆溪大師誦經普回向文

一句深神咸資彼岸思惟修習永用舟航隨
喜見聞恒爲主伴若取若舍經耳成緣或順
或違終因斯脫願解脫之日依報正報常宜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妙經一刹一塵無非利物唯願諸佛冥熏加
被一切菩薩密借威靈在在未說皆爲勸請
凡有說處親承供養一句一偈增進菩提一
色一香永無退轉

芭蕉泉禪師示衆

雲水之人不憚休問君着甚苦來由異鄉彼
此皆爲客無事相干且縮頭行與住坐與卧
兩片唇皮只管描是是非非誰箇無也須檢
點自家過出家兒著便宜袈裟不是等閑披
桑田不耕親不養不修道業更何爲閻老子

第一九四冊

不撥攤據你所作因還你所作果涅槃堂裡
叫阿爺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正與麼時
是你是我

龍門佛眼禪師十可行十頌并序

華嚴以十法界總攝多門示無盡之理禪門

詩九

八

有十玄談以明唱道洞山有十不歸以表超
證山僧述十可行以示後生庶資助道譬諸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又如深香之人亦有香
氣有少益者書之于后

宴坐

清虛之理竟無身一念歸根萬法平物我頓
忘全體露箇中殊不記功程

入室

問道趨師印自心入門端的訪知音此生不
踏曹溪路到老將何越古今

普請

拈柴擇菜師先匠進業脩身見古人若到諸
方須審實龍門此法是通津

粥飯

三下板鳴生死斷十聲佛唱古今通開單展

鉢親明取不可貪心昧苦空

掃地

田地生塵便掃除房廊瀟灑共安居
裝香掃地無餘事默耀韜光示智珠

洗衣

陟九

九

臨流洗浣莫疎慵入衆衣裳垢不中
上下隣肩薰炙久身心動念肯消鎔

經行

石上林間鳥道平齋餘無事略經行
歸來試問同心侶今日如何作麼生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誦經

夜靜更深自誦經意中無惱睡魔惺
雖然暗室無人見自有龍天側耳聽

禮拜

禮佛爲除憍慢垢由來身業獲清涼
玄沙有

語堪歸敬是汝非他事理長

道話

相逢話道莫虛頭大語高聲咲上
泥言下若能窮本末肯將無義結朋儔

示禪人心要

第一九四冊

近世多以問答爲禪家家風不明古人事一向逐末不反可恠可怪昔人因迷而問故問處求證入得一言半句將爲事究明令徹去不似如今人胡亂問趂口答取笑達者

試問話

近代問話多招譏謗蓋緣不如伸問致疑咨請之意後生相承多用祝贊順時語並非宗乘中建立如古人問若爲得出三界去又問聲色如何透得又問此間宗乘和尚如何言論並是出衆當場決擇近時兄弟進十轉五

轉沒巴鼻語或奉在座官員或莊嚴修設檀信俱不是衲僧家氣味又抽身出衆便道數句或時云某甲則不恁麼道又云和尚何不道云云夫問話者激揚玄極也不在多進語三兩轉而已貴得生人信不至流蕩取笑俗子

陟九

十

也

大隋神照真禪師上堂

師云老僧不爲名利來此須要得箇人不可青山白雲中趂爾是非將來之世捨一報身後草也無喫多少金毛師子問着便作驢鳴

馬喊諸人者似老僧行脚時到於諸方多是一千少是七百五百衆或在其中經冬過夏未省時中空過向瀉山會裏做飯七年於洞山會中做粥頭三年重慶即便先去只是了得自己時中干他人什麼事如諸佛菩薩盡

是勤苦不計劫數捨金輪王寶位及頭目髓腦所愛之物國城妻子不可算數所以始得名爲佛似諸闍梨還曾捨得箇什麼作得箇什麼勤苦便道我會出世間法世間法尚不會些些子境界現前便自張眉努目消容不

得說什麼解脫法長連牀上坐不搖十指喫他信施了合眼合口便道我修行修道感果如是合消得只是謾自己如百丈和尚置於堂宇只要辦事底人諸闍梨還辦得個什麼事其中有不動身手日消得萬兩黃金若是

陳九

十一

消得者豈可如此見解不可從母腹中來如是邪但會得世間法是則名爲出世間法世間法尚乃不會豈况佛法只如一大藏教盡是金口所宣如來祕密汝口裏念將來總成魔語豈得了爲什麼不了着了時達磨不從

西來也只如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又爭得道無譬如人有一寶墜在淤泥中勤苦累劫尋求不得或有一人善知寶所直從泥中指出此寶以示失寶之人失寶之人一見便識是我本物了無得失達磨西來亦

復如是不可只是者僧是善知識邪遍地衆生總是善知識只是見覺未明不可道伊無也若言有時諸人肯禮蠢蠢之徒作佛麼譬如明珠墮在泥中未遇其人豈有出期有此衆生比如無情還同頑物既在三衣之下直

須親近知識早是發生修來始得如此不可却入輪迴六趣去也若是得自在底人論个什麼鑊湯爐炭刀山劍樹四生六道於中如喫美食若未得如是便實受此報一失人身再求欲似如今者萬中無一莫未得謂得未

證謂證未聞謂聞自謾自誑失却光陰虛延日月展轉只是無明擔重乍可爲俗隨所任運遣過時日卻乃無業如今作沙門每日有業有什麼業踏底是國王地着底是檀信衣喫底是檀信食骨肉是父母之體着也不了

將何酬答所以言有業只如老僧不可是了
底人捨此一報身隨業而行誰言定得除佛
與佛乃能知之時有僧問不假言句如何得
知師云假言句尚乃不知僧無語禮拜

上堂

陟九

十二

夫沙門釋子見有如無始得向一切時中與
凡聖等與解脫等方有少許出處若不如
此大難大難珍重

雲峯悅和尚室中舉古

舉古者道剃髮着袈裟宜應行聖道自餘閑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雜事俱爲生死因師云汝等諸人橫擔拄杖
撥草瞻風遠天下行脚且道還曾踏着田地
也無僧無對師云虛生浪死漢

金陵保寧勇禪師示衆

身上之衣不容易披鉢中之食莫等閒喫等
閒喫往往難銷水一滴容易披究竟出家何
所爲直心實行能綱紀一顆圓光無表裡莫
學尋常輕薄流平生涉獵誇唇嘴恣貪嗔沒
慚愧善惡昭然難躡避三途六道正茫茫也
好回頭自瞥地

第一九四冊

古德渴熱行

金烏震怒兮爍爍如飛火雲發炎兮騰騰若
炊江湖競熬煮草木半黃萎真金銷爍兮大
石欲裂猛虎喘息兮蛟龍垂垂門有蓬蒿兮
屋無片瓦寢無帳席兮哭有多兒耘苗匪倦

陟九

十三

岸水忘疲顏容抹淥黑背脊坼龜皮咨爾釋
氏宜以審之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屋有畫堂
虛室浴有清流曲池帳垂翡翠簾展琉璃開
尋泉石兮恣行恣坐靜對風月兮自歌自怡
回頭一顧人間事飲水須知可度時無更恨

風伯休顛噴雨師

覺範洪禪師送僧乞食序

曹溪六祖初以居士服至黃梅夜舂以石墜
腰牛頭衆乏粮融乞於丹陽自負米斛八斗
行八十里朝去暮歸率以爲常隆化惠滿所
至破糞制履百丈涅槃開田說義墜腰石尚
留東山破糞斧猶存鄴鎮江陵之西有負米
莊車輪之下有大義石衲子每以爲游觀不
可誣也世遠道喪而妄庸寒乞之徒入我法
中其識尚不足以匡欲其可荷大法也方疊

花制韞以副緣絢其可夜春乎織羅剪袍以
宜小袖其可破紕乎升九仞之峻僕夫汗血
不肯出與其可負米乎方大書其門云當寺
今止掛搭其肯開田說義乎余嘗痛心撫膺
而嘆者也屢因私法致禡卒爲廢人方幸生
還逖遁山谷而衲子猶以其嘗親事雲庵故
來相從余畜之無義拒之不可即閉關堅卧
有扣其門而言者曰雲菴法施如智覺愛衆
如雪峯出其門者今皆不然道未尊而欲人
之貴已名不耀而畏人揆已下視禪者如百

世之寃謫事權貴如累劫之親師皆笑蹈此
汚而去庶幾雲庵爪牙矣於是蹶然而起曰
然則無食柰何曰當從淨檀行乞亦如來大
師之遺則也老人肯出則庶使鼓林知雲庵
典刑尚存余嘉其言因序古德事以慰其意

陟九

十四

當有賞音者耳

爲僧不預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膏傳
譯經變梵爲華通凡入聖法輪所轉諸佛

所師

義解

尋文見義得意忘言三慧克全二依

常轉

習禪

修至無念善惡都亡亡其所亡常住

安樂

明律

嚴而少恩正而急護嬰守三業同彼

金湯

護法

家有良吏守藏何虞法有明師外禦

其侮

感通

逆於常理感而遂通化於世間觀之

難測

遺身

難捨易捐施中第一以穢濁體迴金

剛身

讀誦

十種法師此為高大洙枸椽花果時

穰亦

興福

為已為它福生罪滅有為之善其利

博哉

陟九

十五

雜科

統攝諸科同歸高尚唱導之匠光輝

佛乘

或庵體禪師上堂

衲僧行李豈尋常出匣吹毛不隱藏奪食驅

耕全正令東西無復鬼分賊

示衆

暗撒驪珠成瓦礫閑傾鴆毒是醍醐
冤將忌報滅胡種舉眼無親真丈夫
著脚孤危草不生勿棲泊處等閑行
臨風闊卻墮空口斷送渾家入火坑

絕學無爲暗號通先天後地活虛空
縱橫漏泄祖師意爭得渾家不點胸
瘡破孃生帖肉衫袒肩赤膊不羞慙
胡來漢見非難易大事教誰更荷擔
生獍別是一般村品藻先賢薄後昆
掉放狐

峯爭合煞棒頭有眼蓋乾坤
清平世界罷干戈無柰兒曹籍甚何
急水灘頭拋直釣錦鱗不遇枉多羅
男兒脚底透長安得坐披衣肯自謾
三尺冷光輝夜月一條秋水迸人寒

瞎駟種草不消憑舊閣重關唾手羸
湖海晏清還獨步功歸寸刃血長鯨
判身捨命討冤讎熱血相噴肯便休
反倒大家無寸土空雙手去占雲頭
全提大用鳥投網絕照忘機龜負圖
入此門

來都不是如何陞降老臊胡

已躬日用露全真選甚行雲與谷神合掌低
頭又手處粗言細語在當人
離相離名無實法非心非佛若爲猜了知極
則難分付不覺和聲送出來

陞九

十六

支郎入作葛藤多捏定咽喉下柰何轉得身
米添氣急可憐鷄子過新羅

小參

赤骨力窮擔片板顛癡教癩豎雙眉薦生做
處難名狀佛祖當頭聽指揮

結座

一拳也是打爺來未有輸贏莫放開割捨拍
盲窮性命戴喙鼻塌見全材

真淨文禪師頌

剃髮因驚雪滿刀方知歲月不相饒迺生脫

死勤成佛莫待明朝與後朝

靈芝照律師頌

聽教參禪逐外尋未嘗回首一沉吟眼光欲
落前程暗始覺平生錯用心

古德垂誡

地獄之中未是苦衆衆之下苦無間死生大
事還知否莫向青山卧白雲

勉看經

檀那經卷早宜看施利雖虧我不安奉勸僧
尼勤讀誦鐵窻莫待電光寒

陟乙

十七

勉應緣

出家事業總荒唐贏得身心蟻子忙簿上轉
經多積欠眼前業障自身當門徒施利魚顚
水買得油鹽雪見湯年去年來何了日不知
將底見閻王

勉住持

深嗟末法實悲傷佛法無人爲主張未解讀
文先坐講不曾行脚便陞堂將錢討院如狂
狗空腹高心似啞羊奉勸後賢休繼此免教
地獄苦時長

洞山和尚自誠

不求名利不求榮只麼隨緣度此生三寸氣
消誰是主百年身後謾虛名衣裳破處重重
補糧食無時旋旋營一个幻軀能幾日爲他
閑事長無明

雪峯存禪師入閩

光陰倏忽暫須臾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嶺年
登三十二入閩早已四旬餘他非不用頻頻
舉已過當須漸漸除爲報滿朝朱紫道閭王
不怕佩金魚

宏智禪師示衆

萬里新墳盡少年修行莫待鬢毛斑死生事
大宜須覺地獄時長豈等閑道業未成何所
賴人身一失幾時還前程黑暗路頭險十二
時中自着奸

省病僧

訪舊論懷實可傷經年獨卧涅槃堂門無過
客憲無帟爐有寒灰蓆有霜病後始知身自
苦健時多爲別人忙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
交煎總不妨

陟九

十八

大慧和尚示徒

出家立志切須勤也要時時近好人蹭蹬莫
隨愚伴侶蹉跎又恐落風塵無良小輩頻頻
脫得義高流數數親若也依吾如是誠佛家
梁棟亦堪陳

龐居士頌

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
錢牛不怕師子乳恰似木人見花鳥
木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
心境如如只遮是何慮菩提道不成

自保銘姑蘇無作譔

夫求名者不以德而求之謂之惡名
求利者不以道而求之謂之惡利
惡名爲智人之所嫌惡利有果業之
所畏上德不德老氏誠言四邪五邪
釋門切忌寧以實而失不以得而

偽小人趨惡名之名君子存大利之利福劣
財強財必爲殃德薄任大任速成害古人者
只要心達不要身達他賢莫揜我賢莫伐若
如是則知其命合其道終一身而自保

上竺佛光照法師示小師正吾

堂集卷之五
神院東序

陟九

十九

爲人難爲人師不易難者何曰天資曰學問
曰識見曰氣象無天資無學問無識見無氣
象若是而能爲人者未之有也有天資而後
有學問有學問而後有識見有識見而後有
氣象若是能爲人未也是何也天資不高學

問不博識見不明氣象不雅猶之不能也不
高則庸不博則窒不明則回不雅則野高而
智博而達明而正雅而文四者備能爲人矣
而欲爲人師者未之可也曷爲不易曰宗旨
曰教義曰法相不得乎宗旨不通乎法相不
辨乎教義猶之不可也能提宗旨矣能析教
義矣能解法相矣不有師承不明境觀而能
與人爲師者未之有也師承正境觀明而不
超悟洞徹佛意者猶之不能也亦既超悟洞
徹矣不能忘境觀絕知見離法愛爲大導師

者未之有也三者具矣而不知進退得失者
猶之不可故曰爲人難爲人師不易

圭峯禪師示學徒委曲

一從別後相憶是常未審朝暮用心在何境
界得背塵合覺否外境內心覺了不相關否
定慧輕安適悅否修行若忘失菩提心知之
總是魔業否數數覺察勤勤觀照習氣若起
當處即休輒莫隨之亦莫滅之何以故陽燄
之水不應趣故不應滅故不應趣故免落凡
夫縱情不應滅故免墮二乘調伏圓宗頓教

畢竟如斯但與本性相應覺智自然無間長時之事難可具書略標大分自須努力不多述也

登廁規式

登廁之法律制委明蓋欲潔嚴身器親近

陟九

二十

聖賢洗淨洗手各有軌度倘未盡諳則反汚其手禮誦燒香合掌執捉動輒得外可不慎歟今將古規稍加增削然其細行固難備舉大抵種種動用之際皆有方便護人意根處自當觸類而長之書不云乎不矜細行終累

大德况出家者流幸冀高明勸諸後進

○經云若登廁不洗淨者不得入大僧數不得坐禪牀不得登寶殿○須知淨桶內淨外觸不可將淨桶入水槽中就水須將杓盛水入桶中免污一槽之水○不可安淨桶在水槽上淋其桶底觸水下槽中○不得將觸屢笊帚近水槽邊恐不知者誤將洗盆○槽中之水須頻換新者蓋水留三宿只生細虫夏月則不至三宿切莫停積死水若無淨頭之處仰宣力者結緣措置免傷物命○初入廁

時先須彈指三下以警在穢之鬼亦不可痰吐入廁中以傷在穢之鬼此二項陰德具載藏經茲不繁引○初蹲身時先須傾少水在槽中一則解舊糞臭氣則新糞易下不積槽中○既在廁中不可語言作聲○文殊經云

陝九

主

大小便時身口狀如木石不得有聲○廁中不可畫壁書字每見尊宿老成路逢字紙在地即收置淨處或拋在水中蓋尊重字畫不忍狼籍况書臭廁中豈不折福○若洗淨時右手執淨桶旋旋傾之以左手盛水將第四

指著實洗之七度切不可就桶中掬水汚於桶內○常去左手第四指爪甲莫令藏垢釋氏要覽云佛令比丘指甲止長一麥粒許過則剪之今有出家人愛護指甲養長寸餘以爲美觀尚縱穢軀應無淨行○常見惜福人用廁籌畢就淨桶洗之反汚桶內或將手入桶掬水洗籌亦不可○洗淨須用冷水則益人用熱湯則生腸風等疾○若洗手時先用灰擦七度去穢手背亦然次用泥擦七度淨之手背亦然次用皂團或皂角或木屑或二

桑葉皆可○溪堂雜錄云元祐中有蜀僧智超法師常誦華嚴經已三十年偶見一童子風貌清爽舉手高揖超曰何來曰五臺來超曰何遠至此曰有少事欲相道故超曰願聞曰吾師誦經固可嘉矣但失在登廁洗淨時

觸水淋其手背而未嘗用灰泥洗之所用灰泥律制七度今但二三緣此觸尚存禮佛誦經悉皆得罪言訖不見超慙而改過識者或曰此必文殊化現有警於超也故知洗手必須依法因果經云觸手請經當獲廁中蟲報

○後架手中須多備三兩條頻頻洗換莫令垢染以污淨手人衆處五日一洗人少處十日一洗○凡拭手時須將手中擣而拭之庶得易乾○入廁洗淨等經中各有神呪必須受持經云若不持誦此諸神呪者縱用七恒

陟九

三十二

河水洗至金剛際亦不得身器清淨受持此呪者當一一默誦七遍則獲一切清淨福德諸惡鬼神悉皆拱手

入廁 唵狼魯陀耶莎訶

洗淨 唵賀曩密栗帝莎訶

洗手 唵主迦羅野莎訶

去穢 唵室利曳婆醯莎訶

淨身 唵呬折羅惱迦吒莎訶

大智律師入廁垂訓

摺疊衣裳整齊鞋履省約用籌點滴使水屏

息語言安詳進止當念此身滿中盛屎臭不可聞穢不可視行廁革囊誠爲可鄙云何於身耽欲無耻云何於食樂着肥美結習成因果報必是一入泥犁窮劫不已苦樂在心昇沈由已道豈遠哉未之思爾

緇門警訓卷第九

緇門警訓卷第十

讚佛傳法偈

陟十

稽首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三祇修鍊萬
行功圓纖瑕去而法性凝清片善具而報化
微妙爾後上生兜率下降王宮三十歲居道

陟十

樹成佛四十九年住世教化說法三百五十
度宣演八萬四千門

王臣外護於四海九州師僧內傳於人間天
上利益廣大傳法難思故有偈云

假使頂戴經塵劫 身為牀坐遍三千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若不傳法度衆生 畢竟無能報恩者
傳法有五 一受持 二看讀 三諷誦
四解說 五書寫 外護內護流傳即 佛
法僧寶不斷也

禪林妙記前序

京師西明寺釋玄則撰

一切諸佛皆有三身一者法身謂圓心所證
二者報身謂萬善所感三者化身謂隨緣所
現今釋迦牟尼佛者法身久證報身久成今
之出現蓋化身耳謂於過去釋迦佛所發菩
提心願同其號故今成佛亦號釋迦三無數

第一九四冊

劫修菩薩行一一劫中事無量佛中間續遇
錠光如來以髮布泥金華奉上尋蒙授記得
無生忍然一切佛將成佛時必經百劫修相
好業其釋迦發心在彌勒後當以逢遇弗沙
如來七日翹仰新新偈讚遂超九劫在前成

道將欲成時生兜率天號普明菩薩盡彼天
壽下閻浮提現乘白象入母右脇其母摩耶
夢懷白象梵仙占曰若夢日月當生國王若
夢白象必生聖子母從此後調靜安泰慈辯
日異菩薩初生大地震動身紫金色三十二

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生已四方各行七步
爲降魔梵發誠實語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抱
入天祠天像悉起阿私陀仙合掌嘆曰相好
明了必爲法王自恨當死不得見佛斯則淨
飯國王之太子也字悉達多祖號師子頹父

陵十

二

名淨飯母曰摩耶代代爲輪王姓瞿曇氏復
因能事別姓釋迦朗悟自然藝術天備雖居
五欲不受欲塵遊國四門見老病死及一沙
門還入宮中深生厭離忽於夜半天神扶警
遂騰寶馬踰城出家苦行六年知其非道便

依正觀以取菩提時有牧牛女人煮乳作糜其沸高踊牧女驚異以奉菩薩菩薩食之氣力充實入河洗浴將登岸時樹自低枝引菩薩上菩薩從此受吉祥草坐菩提樹惡魔見已生瞋惱心云此人者欲空我界即率官屬十八億萬持諸苦具來怖菩薩促令急起受五欲樂又遣妙意天女三人來惑菩薩爾時入勝意慈定生憐愍心魔軍自然墮落退散三妙天女化爲癯鬼降魔軍已於二月八日明相出時而成正覺既成佛已觀衆生根知

其樂小未堪大法即趣波羅柰國度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此則三寶出現之始也其後說法度人之數大集菩薩之會甚深無相之談神通示現之力經文具之矣又於一時昇忉利天九旬安居爲母說法時優闍國王及波斯匿王思慕佛德

略一

三

刻檀畫甍以寫佛形於後佛從忉利天下其所造像皆起避席佛摩其頂曰汝于未來善爲佛事佛像之興始於此矣化緣將畢時徒厭怠佛便告衆却後三月吾當涅槃後記後事如經具說然如來實身常在不滅故法華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佳

處今生滅者是佛化身爲欲汲引現同其類所以
受生復欲令知有爲必遷所以示滅又衆生根熟
所以現生衆生感盡所以現滅佛涅槃後人天供
養起諸寶塔又大迦葉召千羅漢結集法藏阿難
從鎖鬚入誦出佛經一無遺漏如瓶寫水置之異

器一百年外有鐵輪王字阿輸柯亦名阿育役御
神鬼於一日中天上人間造八萬四千舍利寶塔
其佛遺物衣鉢杖等及諸舍利神變非一逮漢明
感夢金軀日佩丈六之容一如釋迦本狀又吳主
孫權燒椎舍利無所變壞爰及浮江石像汎海瑞

容般若真力觀音密驗別記具之事多不錄

讚弗沙佛偈

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間所有我盡見

一切無有如佛者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

傳云明帝永平十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
日光寤已問諸臣下傳毅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
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爲立佛寺畫
壁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
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經緘於蘭

臺石室廣如前集牟子所顯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測志存開化蔡愔使達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諭物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答曰迦毘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一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

陟十

四

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二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廣說教義文廣故畧也傳示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

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弃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畧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虛無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同遵百

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高堯舜竊承陛下弃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諸山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羣錄太虛符祝無不綜練達其涯

極或策使鬼神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得與其比較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辯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則有勝乞除

涉十

五

虛妄敕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岳道士褚善信華岳道士劉正念恒岳道士桓文度岱岳道士焦得心嵩岳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五臺白鹿等十八

山道士祁文信等各賫靈寶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錄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二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御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紫荻粘檀沉香爲炬繞經泣曰臣等上啓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神亂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踪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使開示蒙心得辨真偽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

熒燼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昇天
隱形者無力可能禁效鬼神者呼策不應各
懷慚惡南岳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太傅張
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
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
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
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
教即爲妄也信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
上空旋環如蓋徧覆大衆映蔽日光摩騰
法師踊身高飛坐卧空中廣現神變子時天

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
咸悅歎未曾有皆繞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
音歎佛功德亦令大衆稱揚三寶謚善惡業
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說出家功
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

陟十

六

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四岳
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三十人出家陰夫
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三十人出
家便立十所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
尼自斯已後廣矣傳有五卷畧不備載有人

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案具書明費叔才感死故傳爲實錄矣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太宰誦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也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

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

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爲大聖也時緣未昇故默而識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致矣

鍾山鐵牛印禪師示童行法晦

唐則天延載元年五月十五日始括天下僧

陟十

七

尼隸祠部玄宗天寶六年制所度僧尼令祠部給牒肅宗至德元年祠部牒賜功臣賣始以此論之延載前爲僧依天竺法有行業堪任受道者惟師攝受如唐官使會通謁鵲巢道林禪師曰弟子不願爲官志慕出家願和

尚攝受道林曰今時爲僧行多浮濫通曰本
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道林曰汝若了淨智
妙圓體自空寂即真出家何假外相通曰願
垂攝受誓遵師教道林乃與剃落後來行業
既濫檢制興焉自然之理所以黃面老子以

法付之國王大臣蓋以此也今國朝聖澤洪
需持使穹其價者政所以重教尊僧貴尚其
法也明教萬禪師曰夫僧也者其防身有戒
攝心有定辨明有慧有威可敬有儀可則天
人望而儼然近世多輕僧固僧人自取然披

僧伽黎者若數世願力之重夙熏種智成熟
未易得也如本朝王文正公旦臨薨背時悔
當初錯了路頭不作僧乃囑令諸子爲削其
鬚髮衣以僧家三衣然後入棺要第二世出
頭來使成僧仍囑侍郎楊大年主其治命後

楊以宰臣薨背國家自有典故雖不從所請
只以三衣剃刀置之棺中楊亦自悔竟叅禪
宗了悟自心被旨詳定景德傳燈錄流布西
天此土意爲僧之難有如此者若是大丈夫
漢興决烈之志屏浮濫之行從脚跟下一刀

兩段向佛祖外一覷便透身心俱了亦不爲難亦不患護身符子不入手所以道高山流水深深意自有知音笑點頭法晦致身寶公道場有年其爲人謹愿朴厚有決烈之志無浮濫之行今謀進納爲僧敬授敬信英偉持

陟十

八

達大賢揮金助成其志以此軸求警策因縷縷示之亦欲世間賢士大夫興重教尊僧之心知前輩雖爲富貴所折困末後亦有悔之者歲在己未中秋住鍾山鐵牛

撫州永安禪院新建法堂記無盡居士撰

臨川陳宗愈於永安常老會中得大法喜捐其家貲爲建文室作脩廊方且鳩林以新法堂而宗愈死其二子號訴於常曰吾先子之未奉佛也安且強既奉佛也病且亡佛之因果可信耶其不可信耶常曰吾野叟也不足以譬子子第成父之志而卒吾堂吾先師有得法上首無盡居士深入不二辨才無碍隨順根性善演音法堂成當爲子持書求誨決子之疑紹聖元年春常遣明鑑至山陽以書來言會予方以諫官召還未暇明年鑑又至

京待報於智海禪剎爾時居士默處一室了
明幻境鐵輪旋頂身心泰定明鑑兩淚悲泣
殷勤三請大悲居士佛法外護付與王臣今
此衆生流浪苦海貪怖死生迷惑因果惟願
居士作大醫王施與法藥居士曰善哉善哉

步十

九

汝乃能不遠千里爲陳氏子諮請如來無上
祕密甚深法要諦聽吾說持以告之善男子
大空寂間妄生四相積氣爲風積形爲地積
陽爲火積陰爲水建爲三才散爲萬品一切
有情水火相摩形氣相結以四小相具四大

界因生須養因養須財因財須聚因聚成貪
因貪成競因競成瞋因瞋成狠因狠成愚因
愚成癡此貪瞋癡諸佛說爲三大阿僧祇劫
人於百年劫中或十歲二十歲或三十四十
歲或五六十歲或七八十歲各於壽量有爲

小劫於此劫中而欲超越不可數劫譬如虬
蚓欲昇烟雲無有是處諸佛悲愍開示檀波
羅密大方便門勸汝捨財汝財能捨即能捨
愛汝愛能捨即能捨身汝身能捨即能捨意
汝意能捨即能捨法汝法能捨即能捨心汝

心能捨即能契道昔迦葉尊者行化有貧媼以瓦破器中潘汁施之尊者飲訖踴身虛空現十八變貧媼瞻仰心大歡喜尊者謂曰汝之所施得福無量若人若天輪王帝釋四果聖人及佛菩提汝意所願無不獲者媼曰止求生天尊者曰如汝所欲過後七日命終生忉利天受勝妙樂又罽賓國王在佛會聽法出衆言曰大聖出世千劫難逢今欲發心造立精舍願佛開許佛云隨爾所作罽賓持一枝竹挿於佛前曰建立精籃竟佛云如是如

是以是精籃含容法界以是供養福越河沙鑑來爲吾持此二說歸語檀越善自擇之汝父所建堂室廊廡比一器潘得福甚多生天受樂決定無疑若比罽賓國王挿一枝竹乃能含容無量法界汝欲進此聽吾一偈一竿

陸子

十

修竹建精籃風捲蟪蛄入海南惡水潑來成第二鈍根嗟過問前三於是明鑑踴躍信受歸告其人筆集緒言刻以爲記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

文帝即宋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

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
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
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措懷而復不敢
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
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政必求性
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理爲指南耶近見顏延
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深尤爲
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
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
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更荷褒拂非所

敢當之至如前代群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
已遠難復盡知渡江以來則王導周顗庾亮
王濛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舉謝敷
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
汪孫綽張玄殷覲等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
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跡烟霞之表
並稟志歸依措心歸信其間比對則蘭獲開
潛深遁崇遠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之人也慧
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
教源濟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要若

陟十

十一

使家家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旨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謂秦楚論強兵之事孫吳盡吞併之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對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

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有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屢延殿會躬御地筵同僧列飯時

有沙門竺道生者秀出群品英義獨拔帝重之嘗迷生頓悟義僧等皆設臣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卿所屈時顏延之著離識論帝命嚴法師辨其同異往返終日笑曰卿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談也

後漢書郊祀志

志曰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統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精進者爲沙門漢言息心剃髮去家絕情洗慾而歸於無爲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

形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行善以練其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也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爲宗包羅精粗無所

陟十

十二

不統善爲宏濶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表歸依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無不據然自失也魏書云其佛經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修道

階次等級非一皆緣淺以及深籍微以爲著率在於積仁順勸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

杭州淨慈寺守一法真禪師掃地回向文

以此掃地功德回向法界衆生色塵清淨塵清淨故眼根清淨根清淨故眼識清淨聲香

味觸法亦復如是又願一世界清淨乃至盡法界虛空界皆悉清淨同諸如來光嚴住持圓覺伽藍清淨覺地永斷習氣淨穢二邊凡聖垢染一塵不立如是願清淨智亦復清淨
隨州大洪山靈峯寺十方禪院記

元祐二年九月詔隨州大洪山靈峯寺革律
為禪紹聖元年外臺始請移洛陽少林寺長
老報恩為住持崇寧改元正月使來求十方
禪院記乃書曰大洪山在隨州西南盤百餘
里峯頂俯視漢東諸國林巒嶺猶平川也

陟十

十三

以耆舊所聞攷之洪或曰胡或曰湖未詳所
謂今以地理考之四山之間昔為大湖神龍
所居洪波洋溢莫測涯涘其後二龍闔搆開
層崖湖水南落故今負山之鄉謂之落湖管
此大洪所以得名也唐元和中洪州開元寺

僧善信即山之慈忍大師也師從馬祖密傳
心要北遊五臺山禮文殊師利瞻覩殊勝自
慶菩薩有緣發願為衆僧炊爨三年寺僧却
之流涕嗟感有老父曰子緣不在此往矣行
馬逢隨即止遇湖即住師即南邁以寶曆二年

秋七月抵隨州遠望高峯問鄉人曰何山也
鄉人曰大湖山也師默契前語尋山轉麓至
于湖側屬歲亢旱鄉人張武陵具羊豕將用
之以祈于湖龍師見而悲之謂武陵曰雨暘
不時本因人心黑業所感害命濟命重墻乃

罪可且勿殺少須三日吾爲爾祈武陵亦異人也聞師之言敬信之師即披榛捫石得山北之巖穴泊然宴坐運誠冥禱雷雨大作霽後數日武陵迹而求之師方在定蛛絲幕面號耳挫體久之方覺武陵即施此山爲師興建精舍

以二子給侍左右學徒依嚮遂成法席大和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師密語龍神曰吾前以身代牲輟汝血食今捨身餉汝汝可享吾肉即引利刀截左膝復截右膝門人奔馳其慈忍膝不克斷白液流出儼然入滅張氏二子

立觀而化山南東道奏上其狀唐文宗嘉之賜所居額爲幽濟禪院晉天福中改爲奇峯寺本朝元豐元年又改爲靈峯寺皆以禱祈獲應也自師滅至今三百餘年而漢廣汝汾之間十數州之民尊嚴奉事如赴約束金帛

陝十

十四

粒米相尾於道貨強法弱僧範乃革前此山峯高峻堂殿樓閣依山製形後前不倫向背靡序恩老至止熟閱形勝關途南入以正賓主鏡崖壘澗鑿議補砌嵯峨萬仞化爲平頂三門堂殿翼舒繩直通廊大廡疏戶四達淨

侶雲集藹爲叢林峨眉之寶燈瑞相清涼之
金橋圓光他方詭觀異境同現方其廢故而
興新也律之徒懷土而嘔嘔會予謫爲郡守
舍禪律而訂之曰律以甲乙禪以十方而所
謂甲乙者甲從何來乙從何立而必曰我慈
忍之子孫也今取人於十方則忍之後絕矣
乙在子孫甲在慈忍乙在慈忍甲在馬祖乙
在馬祖甲在南嶽乙在南岳甲在曹溪推而
上之甲乙乃在乎菩提達磨西天四七所謂
甲乙者果安在哉又而所謂十方者十從何

生方從何起世間之法以一生二一二爲三
二三爲六三三爲九九者究也復歸爲一一
九爲十十義乃成不應突然無一有十而所
謂方者上爲方耶下爲方耶東爲方耶西爲
方耶南爲方耶北爲方耶以上爲方則諸天

陟十

十五

所居非而境界以下爲方則風輪所持非而
唇止以東爲方則毘提訶人面如半月以北
爲方則鬱單越人壽命久長以西爲方則瞿
耶尼洲滄波浩渺以南爲方則閻浮提洲象
馬殊國然則甲乙無定十方無依競律競禪

奚是奚非律之徒曰世尊嘗居給孤獨園竹林精舍必知太守言世尊非耶子曰汝豈不聞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非我說乃是佛說於是律之徒默然而去禪者曰方外之士一瓶一鉢涉世無求如鳥

飛空過枝則休如龜游海值木則浮來如聚梗去如滅漚不識使君甲乙之乎十方之乎予曰善哉佛子不住內不住外不住中間不住四維上下虛空應無所住而住持是真十方住持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崇寧元年

上月上元日記

唐修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

山色沉沉松烟幕幕空林之下盤陀之石石上有僧結跏橫膝誦白蓮經從旦至夕左之右之虎跡狼跡十片五片異花狼籍偶然相見未深相識知是古之人今之人是曇彥是曇翼我聞此經有深旨覺帝稱之真妙義合目冥心子細聽醍醐滴入焦腸裡佛之意兮祖之隨我之心兮經之旨可憐彈指及舉手不達目前今正是大矣哉甚奇特空生要使

群生得光輝一萬八千土土皆作黃金色
四生六道一光中狂夫猶自問彌勒我亦當
年學空寂一得無心便休息今日親聞誦此
經始覺驢乘匪端的我六當年不出戶不欲
紅塵沾步武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行行皆

步十

十六

實听我亦當年愛吟咏將謂冥搜亂禪定今
日親聞誦此經何妨筆硯資真性我亦當年
狎兒戲將謂光陰半虛棄今日親聞誦此經
始覺聚沙非小事我昔曾遊山與水將謂它
山非故里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山河無寸

地我昔心猿未調伏常將金鎖虛拘束今日
親聞誦此經始覺無物爲拳拳師誦此經經
一字字字爛嚼醍醐味醍醐之味玆且美不
在脣不在齒只在勞生方寸裏師誦此經經
一句句句白牛親動步白牛之步疾如風不

在西不在東只在浮生日用中日用不知一
何苦酒之腸飯之腑長者揚聲喚不迴何異
聾何異瞽世人之耳非不聰耳聰特向經中
聾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盲今聰
不聰合明不明轆轤上下浪死虛生世人縱

識師之音誰人能識師之心世人縱識師之
形誰人能識師之名師名醫王行佛令來與
衆生治心病能使迷者醒狂者定垢者淨邪
者正凡者聖如是則非但天恭敬人恭敬亦
合龍讚詠鬼讚詠佛讚詠豈得背覺合塵之

陟十

十七

徒不稽首而歸命

梁皇捨道事佛詔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
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
指懷皆爲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

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蓆草
屨葛巾初臨太寶即備斯事日唯一食永絕
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
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
捨道文曰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

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
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
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
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
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

垢啟瑞跡於天中燦靈儀於像外度群迷於
慾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
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示生
淨飯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尊道樹成光普
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自期

二月當至雙林宗乃湛說圓常且復潛輝鶴
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王
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
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
棄迷知返今捨舊鑒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

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
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
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三乘念正願諸佛證明
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摩十

十八

緇門警訓卷第十